

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

陈政欣文集



MALAYSIYA JUAN

马来
西亚
卷

主编 云里风

鹭江出版社

DONGNANYA HUAWEN WENXUE DAXI

發展馬華文
促進文化交流

冰心



一九九
丁未年

■ 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编委会

□ 顾问 萧 乾

□ 主 编 杨加清

□ 副主编 游 斌 徐恒进

□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聪文 杨加清 林承璋

林承璜 徐恒进 游 斌

■ 马来西亚卷编委会

□ 顾问 方北方

□ 主 编 云里风

□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云里风 金 苗 看 看

柯金德 赖观福



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

马来西亚卷

陈政欣文集

主编 云里风

● 鹭江出版社

● 一九九五年·中国厦门

〔闽〕新登字 08 号

陈政欣文集

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马来西亚卷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香莲里 15 号)

邮政编码 361009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6 印张 3 插页 139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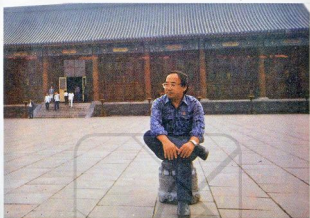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510-172-1

I·49 定价:13.2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作者近影

● 作者简介

陈政欣，祖籍广东省普宁县。一九四八年出生于马来西亚。修读机械工程，现从商。担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兼评介主任，曾创办《金石诗刊》。

在文坛上，陈政欣是一位多面手，不但创作小说、诗歌，撰写文学评论，还翻译文学作品。已出版的著作有：诗集《五指之内》，短篇小说集《树与旅途》、《山的阴影》，微型小说集《陈政欣的微型》，译著有西方流行小说五部，即《杀手》、《赤裸的脸》、《要不要告诉总统》、《大骗局》、《美国书商公会谋杀案》。

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总序

萧 乾

东南亚各国是我国的友好邻邦。我们如饥似渴地想了解东南亚各国，我们尤其想了解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他们日常是怎样生活的，喜什么惜什么，心目中憧憬什么和为什么而苦恼着。尽管国籍不同，总归都在用几千年前老祖宗留下的方块字写着文章，刻画人物，表达情感。

这就是鹭江出版社出版“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的主旨。

国界是政治上的分水岭，十分森严，然而岭下涓涓流着的江水可不那么受约束。正如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照样可以流往北美和大洋洲一样，屈原、杜甫以至鲁迅也随着千百万华族人口的迁徙而流到东西半球，尤其是大门口的东南亚。每到一处，它就结合当地的社会现实和写作者的机智，形成独立的崭新的文学。这些文学都各有自己的特色。我们肯定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这就叫交流吧。

现在讲国际文化交流，我看，我们跟大门口东南亚各国用华文写作的朋友首先应当交流起来。因此，鹭江出版社出版“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正是我所企望的。这套“文学大系”共五辑，分别精选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五国当代华文作家代表作各十种，总共五十种。

愿这套丛书朝着文化交流这一健康有益的方向大力推进。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马来西亚卷总序

马来西亚文化、艺术和旅游部

李督陈广才副部长

马华文学于五四运动前后发轫，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

在这七十多年间，马华文学界出现了不少作家，创作各种体裁与内容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新诗、戏剧、评论等等，以报章的文艺副刊为温床，结集成册的数量也相当可观。

这些作家，多数感于时势之需，抱着强烈的使命感，把写作视为一门崇高的事业（实际上只是副业），坚持执著，锲而不舍。其中有些还集私人之所有，出版期刊，使文学生机勃勃。出版文艺书刊的有心人，一般也不是大资本家，自资出书的观念，十分普遍。

上述情形，显示马华作家充满斗志，甚有韧力。文学创作与出版单凭一些个人的努力，作为毕竟有限；在经济逐渐蓬勃，人们日益讲求物质享受的现代，这种弱点更易表现出来。文学创作虽是很个人化的事情，但推动文学，则必须依赖群体的力量，其生命才得以延续下去。

七十年代以后，多个华文文艺团体相继成立。一九七八年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后来易名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正式组成。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如今会员数百，全国主要的华文作者都是大马作协的成员。通过这个合法的组织，作家们有了归属，出书、出期刊，引起社会对文学的重视，促使社会对作家地位的认同。许多文学活动，也都在逐步展开，如作协举办的“写作讲习班”，培训年轻作者，联办“马华文学节”等等。这些在推动马华文学的发展，

提升马华文学的地位,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大马华文作协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出版《写作人》(原为季刊,后改为半年刊)、“作协文库”,后来再接再厉为会员出版个人单行本(列为“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在短短的三几年间,已出版了三四十部。作为一个民间文学团体,能有这种表现,着实令人敬佩。

马华作家有了自己的大家庭,作家之间不再自圆一角;相反的,彼此经常来往、联络,互相切磋、研究写作技巧,交换写作经验与心得。同时,他们也冲出种族的界限,和国内其他源流与种族(尤其是马来族与印度族)接触,打破以往的人为障碍与隔阂。这是正确的做法。

马华作家与新华作家的关系一向密切,常有交往,还举行了几次作家交流会,通过亚细亚文艺营等活动,马华作家与东南亚各国(泰、菲、印尼、文莱)的华文作家有了认识。至于马华作家与港台地区作家的关系,在八十年代初已建立了稳固的基础。

新华作家与中国作家较早交往,马华作家直到九十年代当政府全面解除人民访华的限制之后才与中国作家有交往。这几年间,大马华文作协曾多次组团前往中国,拜会中国各地的知名作家,并与各地的文学团体进行文学交流;而中国作家也曾有多位在访问我国时,由大马华文作协热情款待。据我所知,目前大马华文作协与北京、广州、江苏、上海、湖北、福建等地的作协或文联以及个别作家感情甚笃,除了交换信息和作品之外,更参与对方举办之文艺研讨会等活动。马、中官方关系良好,作家之间当然也应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中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马华作家大可向彼邦学习、借鉴,以激发创作热忱,并提高作品水平。

中国北京现代出版社的《马华文学选集》(小说、散文、新诗)三大册已经出版。潘亚曦教授也在紧锣密鼓为广州花城出版社编选

一套马华文学选集。这对于马华文艺作者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其作用广大深远，无可置疑。

中国厦门鹭江出版社在出版文艺书籍方面，贡献良多。本年初，决定为新加坡作家出版一套（十种）“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新加坡卷”后，也将为我国华文作家出版一套同类的书籍。日后，泰国华文作协也会受邀出版一套丛书，如此发展下去，几套丛书合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意义将更为重大。

“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马来西亚卷”十种，作者分别是云里风、碧澄、孟沙、马惹、马汉、骆铃、曾伟、李忆蓀、甄供、陈政欣。他们都是大马华文作协的理事，在不同体裁的创作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属于资深作家。由他们打头阵，当不致引起任何异议。

文学的创作与出版是持续不断的，我谨希望鹭江出版社日后将出版更多更似的文集，中国的其他出版社也可效法，以推动马、中文学特别是马华文学向前发展。

因此，我预祝这套丛书顺利出版，并衷诚盼望这只是个好的开始，以后有更好的接踵而来。

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

目 录

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总序..... 萧 乾 1

马来西亚卷总序..... 陈广才 3

小说

树与旅途..... 3

沉默是金..... 6

谎言..... 9

我与我的决裂..... 14

黑土堆..... 17

神牌轶事..... 20

忙死了..... 24

穿越时空的人..... 28

车祸..... 33

骨气..... 35

特殊比赛大会..... 38

钥匙串..... 50

秀梅之死..... 58

血缘	73
引魂	80
有原则的人	90
还是回家睡觉去	103
逃上山去	113
人格交易	126
火刑	135
二舅母的伤	159
困境	175

小说



树与旅途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

当我意识到我是在这里时，太阳似乎刚升上天空不久，我可以感觉到，透过头顶浓郁的树叶间缝洒下的阳光给我的皮肤带来暖意。

在我脚旁是我的行李袋。除了疏落的鸟鸣，四周一片静寂。

而那条在我面前的路，在我左右展延，伸延向云雾中不知何处。向左或向右极目望去，我都看不到尽头。

我下意识知道，我要到 A 城去。我在这的目的，是在等候一班开往 A 城的巴士。至于我在等候的那班巴士是应该从左方还是右方来，我不知道。所以我有些焦急地期待着任何一个人出现。

终于有一个人出现。

我听到背后响着脚步声。我回过头来，只见一个头上还系着盏割胶灯的年老胶工从浓郁的胶林里走出来。

他微笑地点点头。我马上焦急地问：

“请问，往 A 城是哪一个方向？”

“两边都是一样。”

“什么？”

“两边都能通往 A 城，两边也都一样通不到 A 城。其实，你又何必去 A 城？你能搭上巴士，不管前往 A 城还是 B 城，你都该感到满足。要知道，你一上了车，你就有了方向。至于是不是 A 城，又有

什么要紧。”

“但我必须前往 A 城。在 A 城，我有个紧急的约会。”

“为什么要在 A 城呢？其实，这条路是不是通往 A 城，或来自 A 城，我也不知道，或者是否有巴士在这条路通行，我也不能肯定呢！”

“那我怎么会在这里呢？我的下意识告诉我这条路通往 A 城。而这里不是有个候车的牌子吗？这里不是个候车处吗？”

年老的胶工眯着眼望向我身旁挂着候车牌的铁杆。

“也许是候车站吧。也许会有巴士在这里经过说不定。也许十年前有趟巴士经过，也许十年后有趟巴士到来，在一公里外有个候车站，那儿有人在等车。也许吧，终有一天，会有巴士到来。”

“但我得去 A 城呵。”

“好吧。或者你能搭上往 A 城的巴士。但告诉我，你怎么能肯定你下车的地方就是 A 城？知道吗？巴士就在这块土地上转，它从不停歇地从一个地方驶向另一个地方。你一旦搭上了巴士，就跟着它，至于它是否会遵从你的意愿把你送到要前往的地方，没有人知道。一上了巴士，你就得在巴士上生活，而且接受它赋予你的方向，再说，你搭上的巴士是否在前进呢？告诉你，车窗上或者装了巧妙的装置，使你在心理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幻觉，这种装置是司机在车上操纵，它使人从它的引擎声中，以为整辆巴士正在前进中。然而实际上巴士一连几个月都在那里停着。而你，却透过车窗玻璃看到迷人的景色在向后掠去。”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什么目的？”

“噢，这一些都是出于司机的好意。要知道，司机都是熟悉政治的人，他为了减轻搭客们急于抵达目的地的心理，为了满足他个人普渡众生的虚荣心理，他会告诉搭客他正为搭客的目的地全力以赴，至于是不是能够达到搭客心目中的目的地，对他们来说，都毫

没关系了。主要的是，让所有的搭客有个方向感，要搭客们在心理上有所期待企望。他知道，所有的搭客都会在旅途上死亡，所以，所谓的 A 城 B 城，并不是件紧要的事。他可以指任何一个城市，说它是 A 城，它就成了 A 城。搭客下车来，发觉这城市并不是 A 城，于是搭客又得等候另一趟巴士，去寻觅他心目中的 A 城，就这样，每个人都在寻找个人心目中的城市，一直到死亡。而所有的巴士司机，都是来自同一间公司的。”

“天。那法律呢？”

“法律，如果站在土地上，它也许是自主的。但一落上了巴士，它就得跟着巴士的方向飞驰。”

“究竟，究竟这儿有通往 A 城的车吗？或者，这条路到底有没有车通行？”

“通行，或者是有的吧。只是通行的时间表没有安排好。向前走吧，在一公里外有个候车站，很多人，都在等着。”

“他们在等什么？”

“等着搭上一班他们心目中认为会前往他们目的地的班车。”

“而你呢？你搭过很多次班车了吧？”

“我？先生。我从不旅行，我从不等候。我没有方向，我没有城市。我站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属于这块土地。我不愿意离开这里。告诉你，先生，我是一棵树，一棵站在这里的树呵。”

这时，在路的尽头，巴士的引擎声越来越响地向我奔来。

而我竟提不起手制止它，

而我竟提不起脚跨步。

沉默是金

发觉自己生理上有这么一个奇异的现象，是在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時候，或者应该把这奇异的现象称为缺陷吧，就像自己长得太矮，面庞上长了粒黑痣一样，这缺陷已跟自己的身躯结了永生之缘。身高不够或是长黑痣什么的，都是些外在的现象，而我这奇异的缺陷，可却是内在的，而且也让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作了无数次的自我检讨、分析研究之后，我才把这种缺陷肯定下来。我曾认为这可能是种心理上不平衡而引起的阻碍，致使我的喉音在一时之间失去作用。但我一再细心观察研究，发觉这并不是种心理上的阻碍，而是我生理上跟一般人不同的生理现象，这现象在别人身上是找不到的，而且常常带给我十分痛苦的冤枉，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它当作一种缺陷才是。

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時候，在某一天的算术课上，我的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个算术题 $4 \times 2 = ?$ 我被叫名，前去作答。当时我写了个8。我一写完，老师就在我头上敲了下，骂道：“你这笨蛋， $4 + 2 = ?$ ，连简简单单的加法也不会。”当时我知道我是对的，是老师忘了是 4×2 ，而不是 $4 + 2$ 。我心中很焦急生气，我要向他指出是他自己的错误，然而，当我张开口，却发不出声音来。我很焦急，泪水已在眼眶内打滚，汗水也在额头上沁出，但我却发不出声音，任我心中脑海中在狂喊我是对的，但总没有一丝的声音跑出来，我只是张着嘴，双眼盈泪地僵立在那里。

接着老师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又骂了起来。“你这笨蛋，你自己算对了，是老师一时糊涂错怪了你，但你也是笨蛋呵，你怎不对我说：老师你错了？站在这儿发呆作什么？好，好，别哭，你就打一下老师好了。”老师真的拉起我的手在他头上敲了一下。当时，我很惊慌，我担心就此变成哑巴，再也发不出声音了。可是在下一分钟，我却“呵”一声哭了起来，把老师吓了一跳。

当时年小，对这奇异的现象没有注意，只知道被人冤枉了，心中很郁闷，憎恨，然而就要开口解释时，我却找不到声音来表达我的意念，似乎声音刹那逃逸了，我只能哑然地僵在那儿。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发觉这种特异的缺陷频频在生活中出现。这现象使我颓废消沉。我曾探询同年的伙伴可有如此的现象，但得到的答复是一些嘲笑。这使我失望，以致后来我把这缺陷深埋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不再向任何人透露了。

例如有时在某件事情与父母或兄弟争执，我觉得我的看法是正确的，而且有大把的理由，但当我要把我的意见说出时，突然间我的声带失去了作用。我只能张开着口焦急地僵着，说不出话来。就因为这样，我总是被他们认为我是个拿不定主意，没有意见，不会思考的人。也因此我饱受父母兄弟的蔑视。他们总是认为我的沉默就是对他们的赞同或漠视，而我的性格又是很倔强，在失去开口的机会后，我又不愿为自己的失常作任何解释。

我曾自我分析过，是不是我生性懦弱，是不是我不能面对错误，还是惧怕别人的嘲笑，是不是这些因素使我的心理失去平衡，而致使我的声带失去效用。我请教医生，医生也检查过我的喉咙。我的发音器官正常，只是在面临对任何行为作解释时，我总会失声而哑然。

由于这种缺陷，我于是养成了不对旁人解释的习惯。我只求结果，而不注重事前的铺叙或任何人的许可与谅解。我决定一件事，

我去做，而不给予任何理由，成就是最终和最好的理由，也因此，我的行为令我的父母兄弟瞠目，我也成了他们心目中最自我最高傲的独裁者。他们说我的口含着一块金。

这种缺陷反映在工作上，却成了我的致命伤。老板问我业务上的意见时，我总是瞠目相待。我不会给他任何意见，我只有沉默，而这沉默总被他误认为无能懦弱。事后我虽然以行动和成果来答复他，但我的沉默总得不到老板们的欢心。所以我从一间公司跳到另一间公司，四十岁未到，我终于再找不到任何一间愿意聘请我的公司了。

没有人会了解这种缺陷，也没有人会相信，因为我本人就没有为这缺陷作解释的能力。我离开城内的家，回到乡下祖传的古屋。

回到乡下，远离了城市间的噪乱，我想或者我能好好地思考和探究我的缺陷的根源。我作笔记，作统计，阅读心理学的资料，我面对一脉青山，一天蓝空，我希望有人告诉我的缺陷的原因。

作为一个沉默者，在这乡下，不用多久的时光，我的声名已远播四乡。人们都知道我不是个随意开口的人，于是语言四起，说我口里含金。

就在一个深夜，有两人摸黑跳进我的屋子。一个把我的手绞在背后，另一个拉着我的头发把头往后仰，一把匕首在我颈项一划。

我听到金属与金属摩擦的声音，我感到热血流淌胸膛。他的手探进我的喉咙乱扯。

在我失去知觉前，我听到那人喊道：

“哎呵，果然是有黄金啊！”

谣 言

我们该如何向各位介绍我们自己呢？或者各位听过这么个玩笑式的诠释：乳罩——是一种能把山丘变成高山的东西。

而我们的作用，就是能把针头般小的事故，玩魔术般地变成改写历史的事迹，我们更能把真理般的事实扭曲、丑化、变质。只要我们略为计谋，我们能掀起国与国间的战争，引起种族间的争端，摧毁了人性，甚至导致家破人亡。总之，把小事化大，把好事化丑，把善事化恶，这些都是我们最拿手的把戏。当然，如果我们心情好，也可以把好事夸张到荒谬的境界。

这么说，大家一定认为我们是撒旦、妖魔，或者是鬼怪。不，不，不。我们不属于任何宗教圈内或神话界内的形象。我们只是种概念、意念，一种眼看不到、手摸不到的气息。我们的存在，使人类平淡无奇的生活掀起风波，历史的进展受到挫折。总之，没有悲欢离合，似乎不能被称为“美满”的人生吧。

是的，是种气息般的意念。我们从人的耳朵钻进人们脑袋的表层下。我们最喜欢盘踞的地点是在脑层内听觉神经及喉音神经交接处，也就是听觉神经把信息传往大脑思想部，以及思想部接往口腔神经的那段空间。更明确的解释是：我们最喜欢盘踞在接受听觉和指挥发音的脑层。

对我们来说，不论是在乡村或是在城市，不论是文盲还是知识分子，只要我们附贴在脑袋内的那部分，就能制造出好多好笑荒唐的事情，从而更显出人类的愚昧无知，盲从、轻妄的劣根性。所谓理

智，以我们的准则来说，是个笑话。在我们的逗弄下，不会有理智或理性的存在。就如鼠类接受到错误的信息，而直往河中跳下溺毙那样，我们让人类在历史的时空上弯弯曲曲地挣扎、爬行。

我们无所不在，尤其喜欢人多的地方。我们最向往战争时期，但在国家选举、政党改选期，也一样能展现我们的威力。至于股票市场，公众公司，国家经济，社会组织，我们的同胞更无时无刻地在掀起风波。

到这里，大家应该认识我们吧。是的，我们是种制造谣言的意念。我们盘踞在大脑的思想部，把接收自听觉的信息加工，再悄悄地让口部把加工了的信息传进另一张耳朵，让另一个脑层下的我们的同胞去加工，再传给另一张耳朵……所以，一条七厘米的小青蛇，几经转折，已化成五米长的大蟒蛇，一位政治要人几天不上厕所也能引起股市价格大跌。怎样阿呢？“嘶嘶吧啦”地直到有人跳高楼自杀。

或者，我们该现身说法，让各位体认我们的速度与效率吧。

你们看那人。

李有良，本国国会议员，产业经纪协会主席，某合作社副社长，某挂牌公众公司董事经理，本国执政党某区会主席，也是执政党三个副会长之一。四十三岁，无论在政治舞台上或是经济领域，他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在学术上，他是英伦回来的皇家特许会计师，所以也是一般人公认的高级知识分子。随和，诚恳，守信义而又负责任，靠着自身虔诚的态度，他白手起家。不论在政治圈或经济界，他终于都建立了自身的城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正坐在吉隆坡他那布置得朴实而又舒适的办公室内，签署着一封封信件。

这时，公司的秘书小姐拿了叠文件走到李有良私人办公室门前，敲了下门，然后旋转门把，开门而进。厚实的木门在秘书小姐身后“卡”一声关上，坐在附近的几位打字员都抬头一瞥，然后低头继

续工作。

十分钟后，公司的营业经理来到李有良的私人办公室门前。他抬手敲了敲门，旋转门把欲推门而进，门被卡着。他诧异地望向附近的几个打字员：“里头有人吗？”

几位打字员都惊讶地抬起头望着他。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打开，秘书小姐颊上涨红着两团红晕走出来说：“对不起，门被卡住了。”

营业经理径自走进李有良的办公室。

坐在外面的打字小姐从洞开的大门看去，正好见到李有良俯身拾起掉落在桌旁的大衣。

办公室的厚实的大门又在营业经理的身后关上。

几个打字员暧昧的眼光，在秘书小姐的身背扫射。

这是简单的事件，我们略施计谋，就能把这位正在阔向他人生事业最高峰的李有良揪下来。

我们随意潜进任何一个打字小姐的脑层，然后像披上一层薄纱那样，我们使她的理智混沌，于是，从她的口中流出：“门锁上了。想不到李先生会是这样的人。那狐狸精真不要脸。”

一日之内，在我们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各种各色的流言开始在办公室内泛滥。从耳朵传到口部，我们同胞们全心一致地把信息提升，到那天下班之时，已有人听到，“哎呀，怎么李先生那么好色。俗语说，不可在窝边大便呵。有头有脸的人了，而那女的除了骚，也不见得艳。不值得，不值得。”

第二天，就有人这么说：“这是秘密。我告诉你，你切切不可告诉别人呵。人家告诉我时也这么说：这里说这里止。李太太呵，早就跟李先生分房罗。还说，李先生不止有一个女人，是有几个呵，香港和新加坡都有一个，在曼谷收的还是个洋婆。”

“李先生的经济已出现问题。”

“李先生的人格道德腐败。好色的人不能当人民的领袖。”

那晚，我们又出现在某政党的几位政治人物的集会上。这种政治人物的晚间集会，通常就是我辈大展身手的地方。我们繁忙地潜入这些人的脑海，把收到的信息扭曲，然后又调整下那人的分析理智，再让他们去把风浪掀起。

开始时，有人说：“听说我们的主席搞女人。这是从他的公司总部传出来的。乱搞，搞到夫妻关系都有问题了，海外也藏有女人呢。还有人说，主席的经济很紧，最近在银行界的声望已大跌……”集会接近尾声时，大家都似乎肯定地认为：

一、李有良的个人道德行为有问题。

二、李有良在金钱上可能会不清不白。（在这问题上，有必要和区会财政进行核对。）

三、党区的改选就要降临，这几位作为李有良的支持者认为有必要把这些弱点掩饰起来，以免让区署理主席在未来的竞选中有隙攻击。

各位，到这里，我们已把李有良的道德信用、经济实力和政治前途联系在一起。我们已掌握了李有良的事业前途。我们只须再稍为努力，再花多一些时光，就能让社会人士们听到，或报章大事渲染如下的“事实”：

“党区会有人动议彻底调查近三年来的活动基金帐目。”

“某挂牌公司出现庞大的赤字。某些帐目出现不清的现象。”

“豪门艳史，国会议员夫人夜睡单人床。”

“某秘书小姐服安眠药自杀获救。”

“区会署理主席，言行不正者不可盘踞高位。”

“某挂牌公司董事会分裂。股票市价日趋低落。”

当然，李有良会反击我辈，如：

“某政党副主席谒见党主席，对各种谣言澄清。”

“李有良会见记者，向社会保证他的人格完整。”

他安排妻子出现在记者招待会，现身说法证明他们的婚姻没有破裂。他要求党主席向党员保证他的人格清白，他甚至安排伦敦的著名证券经纪商来向公众人士分析他的公司今日的财政情况稳固和未来的盈利潜能。

当然，这些反击都在我们的估计之内。他站出来澄清，就让公众人士有一种“果然出问题”的印象。他不澄清，谣言又会更排山倒海地指责他不敢面对现实。这时，正如俗语所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李有良将在我们安排的谣言攻势下销声匿迹。

我们再接再厉地夸大扭曲实事，就不难得到下列的效果：

“檳城不明人士大量抛售某公司股票。”

“某区会发现大量假党员。”

“公司周转金困难，银行催收贷款……”

“党主席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李有良的去留……”

我们散播，到处散播，到最后，有人就会这么说，“李有良引咎下台。署理主席众望所归。”起初，这只是我们散播出去的谣言，但各位，在公众人士的煽动下，这项谣言能经得起考验，而我们也敢保证，这谣言必会兑现成为事实。

为什么我们能这么轻而易举地摧毁一个人？

为什么我们的效率和速度那么高那么快呢？

哈！哈！哈！

这就是拜各位所赐，因为：

各位就是我们谣言最忠诚的支持者。

至于各位所拥有的理智，理性，或者分析力，以我们的准则来说，我们只能冷然地，嘿，嘿，嘿……

我与我的决裂

他盯着我，我也目不转睛地瞪着他，我们两人剑拔弩张地瞪着对方，我感觉到我眼瞳内的愤怒逐渐在滋长，我的五指逐渐握紧成拳，我的脉搏加速跳动。他就站在我面前，我一样感觉到他义愤填膺，在我眼前张牙舞爪，我知道，他也像我一样紧握着拳头，在等待机会，等待我的眼光中泄露出疏忽时，他就会一拳飞出，直袭我的鼻梁，一拳把我打翻地上。我盯着他的眼神，我察觉到 he 脸颊上的肌肉在颤动，额头的皮肤也绷得紧紧地；同样地，我紧咬着牙齿，握紧了嘴唇。我在期待着一击成功的机会，我必须击倒他，正如他必须击倒我一样，我们已没有时间再互相容忍、礼让。我们已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境界了。

我们不是在做白日梦。我们已经决定我们必须认真地面对现实。所以，我们约定在今早乘家人外出的时刻，在我们的屋子内作面对面的决斗。不管我们决斗的结果如何，胜者方能心安理得地进行他要进行的工作。

我们从小就一起长大，从同一间学校毕业，同一个时期走进社会，同时意识到该为族人和国人争取到更美好的生活方式而参加了某一个政党。我们希望通过政治的手段来让国人得到真正的民主和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从最基层干起，一步一步地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奋斗终于在今年成了党州委员会的一分子。我们有同一的目标与理想，我们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鞠躬尽瘁为族人为国人尽力。

然而，一件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坦诚面对的事件，终于在昨晚的区党委员会上发生了。这使我与他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一下我们的处境与立场，以决定在这一宗事件中，是全心全意地支持党中央的决议，还是本着我们从小一直认为是正确的目标与信仰而违反党中央的决议，并且退出这十几年来为之赴汤蹈火的政党？

党中央的决议案很简单：在目前国家的文化争论中，我党必须以磋商妥协的态度与友党配合，以期达致和谐共处团结和平的社会。

党区委员会主席说：很简单，中央要我们以磋商妥协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中央认为这次我们区会的表现太“火”了，要我们以较低的格调来处理这次的争论，所以希望各位同志按着党中央的意愿行事。

散会后回到我们房间时，经过一场冗长的静默后，他终于爆发起来，冲到我的面前，目光炯炯，火辣暴躁地说：“这是个什么鸟政党！在这重大的文化争论上，却要采取低格调、磋商妥协的态度。我受够了，我受够了这种不争气的党的气。我们要大声讲出我们要讲的话，不要作应声虫。在这方面，我是不妥协的。我要退出这个政党，我要抗议，我不能执行党中央的决议。

而我，看他那猖獗、嚣张而又轻浮不驯的态度，胸中的怒火不禁燃烧。我虽然肃穆庄严地坐着，但我对他的短见和桀骜感到愤怒。我说：“你不能如此短视。党有党的政略和策划，再其上者，党有党的规律和原则。即使我们目前不能同意党的决议，我们还是要服从，遵守上面决定的方针。还有，我们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辛辛苦苦地爬进了党州委员会内了，总不能为了你他妈的什么原则问题而把我们的大好政治前途断送了。在这次的课题上，我们得服从党中央的决议。”

“在这次的课题上！其实，在有任何的课题上，你何曾发表过任何反对党决议的言论？即使是我们认为应该在会议上提出异议的，但每次在大会上你又何曾提出过？你是个应声虫，没有骨气的政治投机分子，即使你心中有千百万个反对的理由，但你一想到以你目前的政治地位所得到的经济甜点，你就会把你的原则廉售。我实在想不通，我为什么会是你，你为什么会是我。你只是想爬上政治的高座，然而，摸摸良心，你会自认你的最终目的是为族人为国人谋求最佳的生活吗？看看我们的政治环境，你到底敢不敢做出任何改变的企图？”

他的这番话，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我们的政治立场和做人的道德准则。我们终于发觉，他与我不能共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要不就是他死，要不就是我亡。两种见解同时存在，是种不能忍受的煎熬。他的存在，使我不能放心地去进行我的策略，我的判断态度，却使他的良心哀痛。我并不挑剔他，但他不该来诬蔑我的人格。我认为，我们应该随风舞动，而他，认为宁折不屈。

于是，今早我瞪着镜内的他，他也一样愤怒地盯着我。我感觉到我全身的血液都流向我的右拳，我感觉到我的血管在扩张，一阵阵无名的窒闷的气息自我的肠胃翻滚而上。

我大喝一声，右拳如闪电般地击向镜子内的他。我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我看到镜内他的惊愕苍白的脸在流血，而血液沾流到我的右拳上。我看着他随着玻璃的裂片在我眼前跌倒下去。我发觉到他终于消失了。突然间，我感觉到痛楚，感觉到我自己的一半似乎也空了。

在没有了他之后，我终于能在没有他的折磨下，全心全意地从事我的政治生涯。

黑 土 堆

几年前，两家发展商在 B 市郊外两公里半的华人新村附近，发展了两个住宅区，骤然间，该区热闹了起来。

几年后的现在，公共工程部终于要实现该区国会议员历年来的竞选诺言，把 B 市通往新村间的那条七米半宽的马路扩展到十二米了。

推泥机把与路面平行的野草杂树铲平，挖泥机随后挖掘地面，以便铺上水泥。一时之间，整条路似乎活了起来。

推泥机来到春河叔屋旁，就停了下来。

一座一米高的黑土堆挡路般地矗立在推泥机前。司机乌狗跳了下来，走到机前看了一下，即挥手把站在不远处的公共工程部的工头拉昔夫招来。

“这是拿督公的，”乌狗指着黑土堆前散落一地的香脚、竹炮脚及几页金报纸，“是拿督，没有祭拜请拿督移开，我不敢推。”

于是，建路工程停顿下来。

下午，拉昔夫终于找到了建路部的工程师。“是有人祭拜拿督的土堆，有香有炮，没有拜祭，不会有人愿意推铲那土堆的。”拉昔夫抹着额头的汗珠说。

“你呢，你不会自己驾驶推泥机吗？”工程师乔治王蹙着眉头。

“我，不不不，拿督的事，我不敢惹。”拉昔夫苦笑一下说，“这样吧，明天王先生你自己来。”

我来？乔治王的眉头变成了起伏的山峦。开玩笑，虽然说信的是上帝，但拿督公这种事，实在不敢冒犯：“这样吧，我明天跟局长说去。”

第二天，在局长沙利夫的办公室里，汇报过后，沙利夫说：“说的也是。宗教问题，大家都得互相尊重。既然有人祭拜，我明天就请示一下土地局局长。”

第三天下午，沙利夫把乔治王召来：“跟土地局局长联系过了。土地局局长已跟新村的村长联系。村长说是不知道这回事，也不知道哪里有个拿督公。村长要你与他明天下午一起到现场看看，再作决定。”

第四天下午，村长和工程师终于来到现场。树荫下停工已四天而在玩牌或闲聊的工人们都向这两位人物敬注目礼。

村长向倚在屋旁好奇地望着他俩的春河叔，挥手点头打个招呼。

村长和工程师站在黑土堆前，村长看了一下土堆前的香脚蜡炮脚和金报纸，不禁双掌合十，弯身鞠躬礼拜。

“是有拿督，”村长说，“我得找个儿童扶乩，请示是否可以敬请拿督迁移几米。我们再出钱建个小庙，让拿督安身。”

“这么说，我们的工程还要停顿几天？”

“没办法，拜神的事，宗教的事，没办法。”村长双手一摊。

这时春河叔拿了把锄头侧头走前来，一言不发就挥锄向那黑土堆锄去。黑土堆碎裂，一只只的土蚁争先恐后地爬满一地。

“呵，”村长叫了一声，惊讶地望着春河叔。所有的工人都站了起来，有些还脸色惊惶，似乎不敢相信。

“没什么，没什么，”春河叔咧着嘴，露出一口黄牙，“前几天，我家换了神牌，一些旧的香脚、蜡炮脚及垫炉的金报纸，一时没有地方丢，我就丢在这里，没什么的。”说着，把锄头扛在肩上，走回家

去。

村长和工程师望向春河叔的背影。

工人群中，有人低声地叹了口气：“明天，又得工作罗。”



神 牌 轶 事

“又来了！”妻的双眉一蹙，眼光冷冽地投射过来。

屋后果然传来“丝丝”的撒尿声，配合悠然的口哨声。

我们正在屋后厨房里，讨论如何制止随着一阵阵清风从窗口飘进而来的尿腥味时，又有一个家伙解脱了似地在屋后“丝丝”地大开“水龙头”，并且心情愉快地吹着口哨。

“出去，出去赶那家伙。”妻瞪着双眼。

“算啦。明天我找个人在那里写几个字。”我温吞吞地说。

“不行，去赶！”妻不由分说地打开后门。厨房的灯光撒落在后巷上。事关男人撒尿，我不能任由妻子去处理。走到后门，我探出了头。一个身影果然在夜色的掩罩下对着后墙“丝丝”地投射水注。

我说：“老兄，撒尿呵。”

“撒尿，撒尿。”那黑影竟也翘起头，回答似地说，“急死我了！”

“这里不是厕所。”妻在身后厉声喊道。

“老兄，这里不是厕所。”我不得不接过话头，“拜托，以后别在这里小便了。臭死人，那尿味。而且，不雅观嘛。”

“是，是。”那身影拉起拉链，“对不起，尿急。”说着，急步离去。

自从工程局在屋子前方设置了个巴士车站后，住在这排排屋最后一间的我们这一家就倒运了。我们屋旁有条小巷，小巷尾端还有挂电灯泡的路灯。灯光朦胧，气氛颇佳，只是一阵阵的尿腥总是

飘泛着。有时甚至还有人粪排泄物的味道。

等候的巴士还没有来，或是就要赶远途而先来个清理，于是一些搭客就左顾右盼之余，看中了我们家后墙的幽静，疾步蹑足走来，解开裤头，撒出瀑布般的声响。

有时巴士在站前停下，车门刚打开，搭客就冲了出来，打量了四周的环境后，就毫不迟疑地跑到我们家后墙，扑熄“无形”的火种来了。

巴士站的小孩如果苦着脸向父母唠叨什么时，总会看到做父母的举起手往我们家后墙一指，孩子就会展展颜笑地飞奔过来。有时甚至看到母亲打开手提包，从里头拉出几张纸塞进孩子的手中，叫孩子径直到后墙处“解决”了。

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夜晚，有时光天化日之下也照样“浇”墙，害得妻子每次打开后门都得犹豫再三。

这种情况也不只发生在男性身上。我就曾在路灯的微光下看到几个装扮入时的少女一排列蹲到我家后墙处，一手掀起裙子，一手掩着嘴在窃笑。至于上了年纪的妇女，只要我家后房的灯光不亮，“沙沙”的水声还是照常不误。

妻子已向我投诉了不知多少次。我也打开后门当场向方便者规劝了多少次，除了得声“对不起”，尿腥臭味还是照样穿入窗口飘然而来。

所以我对妻说：“明天，明天我一定去找写广告的来写几个字。”我再三地保证。

“禁止小便。”血红般地大字写在后墙上。

我满意地点着头，妻也微笑了。

黄昏时往后墙处一逛，竟见“禁止小便”处一片水渍，尿腥依然浓郁。

我不得不再请写广告的填上“违者严办”。

然而，我还是照样看到一位老者在揣摩后墙上的这八个红字之后，再撩起裤脚，吁了一口气，投注射去。

总不能要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那里，更不能让妻子向每个撩起裤脚或拉下拉链的男人吆喝谩骂。

我到警察局投诉了。

警长说，要不要派个警察到那里站岗收钱？几个在场的警察都哈哈笑了起来。

我甚至找到国会议员州议员市议会的办公室去，他们都“为民服务”地替我在报纸上呼吁。这之后，引来更多好奇者到来，把“禁止小便”的“禁止”两字冲掉了。

唉唉，我绞着双手对妻叹气。

哼哼，妻却圆睁着双目怒瞪着我。

人有三急，而偏偏我家后墙是解决三急的最佳去处。

妻一直紧逼着我，要我想办法。

突然间我灵光一闪。

我到神料行买了个写着“五指神君”的神牌和红绸布一条。

把“五指神君”神牌钉在后墙处，并用红绸布挂搁在神牌的上方。

果然，一名内急的巴士搭客疾步跑到后墙处，正想拉下拉链时，惊见神牌正向他仰望，不禁惶惶失措地把裤头扣好，环首四顾一番，然后合十鞠躬，苦着脸跑回到巴士车站去。

站在厨房玻璃窗内的我不禁“哈哈”大声笑了起来。

“你呵你，真是冒犯神明。”妻子却是嘴角泛着笑意地指责我。

我决意在窗后窥视。

有者来到后墙处，看到神牌，急得直躁脚，然后无可奈何地直奔稍远处的草丛。

有者来时气势汹汹，去时却弓着脚咬着牙根扭曲着脸。

少女妇人更是四处张望一番后，向“五指神君”告罪一番才离去。

于是，不只我家后墙处洁净了起来，整条后巷似乎更加清爽了。

不只没有尿腥臭味袭人，时不时还有清凉的晚风徐吹。

一天傍晚，竟有香味袭鼻，我打开后门一看，不知哪位诚心者，竟在神牌前按了香炉垫着神纸，在炉内插了神香几支，一时之间竟也香烟缭绕，烛火闪烁。

“呵呵，你看！”我张大着嘴指给妻看。

接着下来的每个初一、十五，总是有人诚心点香献花拜神果。

至于尿腥，那已是很遥远很遥远的轶事了。

直到有一天，连妻也备妥香果进奉时，我才惊觉果然“神力无边”，当然，“禁止小便”、“违者严办”的八个血红大字早就被某个善男信女洗刷得干干净净了。

一天傍晚返工抵家，看到大厅处搁放着一篮水果一只烧鸭，惊问妻子何人送来如此大礼？

“是答谢来的。”妻笑眯着眼，“有人在屋后的‘五指神君’求了个字，什么‘5483’的，中了近十万元。今天下午专诚送礼答谢来的！”

“什么？出了真字？哈哈哈……”

“笑什么笑什么！”妻突然间脸色一沉，严肃地说，“有诚则灵，有神则灵，有什么好笑的！哼哼！”

忙死了

早上八时。

东尼李及时在打卡机打上时间，县署办公室内其他文员书记已陆陆续续地各自坐下，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拿起桌上昨天已草拟完毕的函件，东尼李揣摩了一阵子草稿上的国文文法，就回过身子与沙美谈起昨晚TV3(第一剧场)电影的剧情。邻桌的尤索夫也走过来，津津有味地提起昨晚“蓝色影片”的精彩处。东尼李和沙美都争着要跟尤索夫借该套影片。风定尘落之后，东尼李抬头望着莎丽花身后的时钟，都已是九时十五分了。

东尼李于是拿着张县署专用信纸和草稿，移步到莎丽花身边还没有人使用的打字机。信件转进打字机后，他调了方位，然后把草稿在桌面上摊开，再拿出支香霜，点上火，对坐在旁边抄写着文件编号的莎丽花说：“真倒运，昨天波士要我主持今年县政府运动会的一个节目，莎丽花，以你的经验，你说，哪一项比赛不麻烦的？”

“女性的‘手球’吧？参加队伍又少，规则又简单，但我想拉昔夫要定了这节目。”

与莎丽花讨论了往年运动会的事项，再想到应该在今天把这封函件打好呈给“波士”过目时，已是十时了。

他于是站了起来，对莎丽花和尤索夫说：“喂，喝咖啡去。早餐还未吃，不知今天可有卖椰浆饭。”

早点过后，再在打字机前坐定时，眼前却出现了林亚苟的身影。

林亚苟谄媚地说：“李先生，早。”

“早，”东尼李抬起头，双道浓眉不禁蹙起，“怎么？又是你那块地的地税问题啊？都跟你说了，地税率今年调整，你不能接受的话，也得把地税付了，再向政府提出申诉。”

“我，不。不是地税的事。我是想查三个月前我提出的建筑申请。”

“是那一地段？三〇四八，第九区。那是沙末的区域，来，我带你找他去。”

“都这么久了，李先生，可否帮帮忙，早日处理。”林亚苟的手环搭在东尼李的肩上，以几乎是要求的声调说。

“哪里有这么快，你以为我们都很空闲啊，这样快就能办到。找一下沙末，要求他早日到现场调查，呈上报告，我们很忙，申请的事项都要按照编号逐个处理的。”

在沙末处交涉，查阅图测，谈一谈股票市场国家经济大事，再回到东尼李的办公桌前，都已是中午十二时一刻了，林亚苟就建议与东尼李共进午餐。“可以，但你得等我，我们要到一时才能出去。”东尼李说。

这时，莎丽花从另一头喊了过来：“东尼李，我要用打字机，不然我先替你吧信件打好。”

“不必，不必，”东尼李走过去，拿下打字机上的信件及桌面摊着的草稿，“我自己下午来。”

他再回到自己办公桌前跟林亚苟聊起字花爆厂的事，并问起林亚苟最近可听闻到水池大伯公出神宇的新闻。

挺着饱胀的肚皮回来时，却发现莎丽花的文件还搁在打字机上。不见莎丽花的影子，大概还在洗手间吧。东尼李在办公桌前坐

下，拿出支香烟，抬头一望，都已是二时二十分了。

他翻阅搁在桌前如小丘般的宗卷，打了一个哈欠，双眼在泪光中看着迷濛的文字，然后又合上宗卷，对坐在后面的莎丽花说：“天气好热呵。”

这时，又有个身影在面前出现。这次是个年迈的马来人，叫鸭都拉的。这老人在自己的胶林内建了屋子，却申请不到门牌，上县署投诉了几次，最后还是在署长的指示下，东尼李替他填具了申请手续。

“叔叔，不会这么快的，我们都很忙。我的部门忙，卫生署也忙，工程组也忙。那里有申请这么快被批准的？我们的工作很多，你看，这些文件，像不像小山？我们每个人都忙死了。”

鸭都拉一脸惶惑地站着，一脸僵硬的笑颜，低声道，“我知道，我知道，大家都很忙，但我缺电缺水呵。”

“这样吧，你去找沙来，叫他早日去调查实况。”说着东尼李站了起来，“我要去找县长去。”东尼李走出办公室，转了个弯，径自走进洗手间。

抽了烟，在洗手盆前又跟“好色”的亚旺谈了些最近市郊“阿姨之家”的货色与价格，及最近合艾市场生意的实况。走出洗手间之后，他又转进给测室跟武都三美要了前些日子替他买的字花钱，顺便又跟他取回三个星期前要他修改的土地测量图测。

东尼李把图测搁在桌面，再望着还在打字机上“的的嗒嗒”的莎丽花，却瞥见时钟已指示着三时三十分，莎丽花抬起头，向他微笑。

“不要紧，不要紧。你先用，我明天再打。”离下班时间还有四十五分钟，今天是不可能及时把信打好的了。他于是在椅子上坐下，叹了口气，心中却暗骂道：“忙死人了。”

于是，他从小丘上拿起一个卷宗，打开来。纸上的文字都似乎

游动了起来。他连忙又把卷宗合上，再打了个哈欠，对旁桌在看报的尤索夫说：“唉，这么多文件，如何处理得了！”

尤索夫却回答道：“妈的，马来亚银行涨了四角，真他妈的，我上个星期才卖了一粒。”

东尼李发呆地望着眼前的卷宗小山，最后他终于叹了口气，然后拿起那份草稿，再次揣摩起草稿上的国文文法了。

反正时钟的指针都一直在逐渐移向四时十五分——下班的时间了。

明天，还有一天好忙的呢，他付道。



穿越时空的人

据说，李成义花了四十八小时才完成他的诞生过程。

从他的头皮露现，到他的双脚脱离母体为止，他的母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四十八小时的生产痛楚。当他一脱离母体，他的母亲也就灯枯油尽地弃世而去。他的诞生带来母亲的死亡，所以从婴儿期开始，他就在不是正常亲情的滋润下长大。他从小就被送往乡下的外祖母处，直到上学的年龄，他才被允许回到城市的父亲家中来。

从他懂事开始，他就发现自己拥有一种人体的特异功能，那就是他能在睡梦中看到明天(第二天)的实景。而明天(第二天)的生活情况会如他梦中所呈现的一样，确确实实地在呈现。这也是说，在他的睡梦中，他的人体特异功能能使他看到未来四十八小时内的生活世界，更确实地析出，他的意识在睡梦中能经过时间的隧道，而跑到未来四十八小时内的世界去。当他睡醒时，他的意识会回归到现时现刻的真实世界，但他却会很清楚地知道在未来四十八小时内将发生在他周遭的事态。以如是推论，他的特异功能赋予他一种能打破时间阻碍而看未来的能力。遗憾的是，他只能看到未来四十八小时的世界，超过四十八小时，他是跟你我平常人一样，对未来一样盲目视而不见的。

在中国，科学家对人类的“超能力”和“超感知觉”已进行很有系统的测试和研讨。在超视觉的研究上，他们发现和测试不少能“耳朵认字”的儿童。这些特异的儿童，不仅能靠耳朵和腋下，甚至

靠脚底、手指、皮肤和头顶等而看到写在纸上的文字。这种超视觉的发现是否是人类古老或已退化的功能再次复现呢？而李成义这种意识超越时空的能力是否和“超感知觉”拉上关系呢？这有待科学家们去深入研讨。

能预见未来情势演变发展的人，我们称他们为有长远眼光的人，这些人是根据已存在的现实推测预算未来，所以他们都是些聪明灵慧思路敏捷的人，而我们的李成义呢，在智商上他只是一个平常的人。他所能预见的未来，并不是根据他的智慧推演出来的结果，而是他的意识确实实地看到未来。他又看不远，仅仅是四十八小时的未来。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是具有长远眼光的人。有了这种鲜明区别的认识后，我们对李成义的最终结局竟以悲剧收场才不会瞠目置疑。

在上小学之前的那段时期，他是在乡下跟着守寡的外祖母度过。从他懂事开始，他就常常向他的外祖母预告未来四十八小时会发生的事。例如他跟外祖母说第二天会是个下雨天，而第二天真的下了整天的雨。外祖母家是靠割胶过活的，而下雨天也就是意味着一天的收入泡汤了。这使外祖母生气而迁怒于李成义。外祖母总是骂李成义那张嘴是“毒嘴、鬼嘴”，总是带来不好的兆象。好好的天气，傍晚时星星还在天边眨眼，但经李成义这么一说“明天下大雨呵”，就好像雷神雨龙唯他是听，明天一定倾盆大雨地下个不停。这也就无怪外祖母常常要厌恶地阻止李成义发出任何有关未来的谈话。如果李成义说“明天是个太阳天”，外祖母也是会敲下他的头，憎恨地说：“星星都出来了，谁要你多嘴，明天当然是个太阳天。”或者是：“今天都下了整天雨，明天当然是个太阳天啦，你胡说八道什么。”更惨的是，李成义好心地向外祖母预告第二天她会跌断了腿时，他的外祖母竟拿着木棍追打他，一边恶声愤怒地骂道：“你这死毒嘴，竟咒我跌断腿，不打死你才怪。”而最奇怪的是，外祖

母亲竟好像奉了他的命令似的，第二天，真的跌断了腿。经过几次凶兆式的预告后，外祖母一家都公认李成义是妖魔转世，从他口中吐出的话将带来无可避免的灾祸。他的出世不只扼杀了他母亲的生命，更把凶兆带来这世界。所以从小开始，外祖母一家都尽量阻止他开口发言。他们害怕他的预言会带来苦难。如果李成义不开口吐出凶兆，即使第二天发生了些事件，这也是天意。要是李成义预告了某些事件，而这件事件在第二天真的发生了，谁又能保证这不是由妖魔转世的李成义带来报复，而是天意呢？外祖母一家都以厌恶憎恨的眼光对待他，外祖母甚至向神明祈祷他的父亲早日前来把这魔鬼带走。当然，李成义也曾预告过些好兆头，如小表妹的会考成绩会及格，第二天母猪会生出十二只小猪等等，但外祖母总是凶巴巴地瞪着他。第二天，外祖母又会为这些喜讯在观世音菩萨的神案前叩头拜谢，然后用手指按在嘴上，不耐烦地要李成义噤口，把他撵了出去。

在这种环境下，李成义养成了沉默孤僻的性格，同龄的孩童都在父母的恐吓下，远离了这个连自己外祖母都承认是妖魔转世的孩童。所以，他常常孤独一人浸淫在胶林下，冷漠地旁观着周遭的人们盲目地无知无觉地赴往第二天无可避免的处境。他不能向任何人预言，因为他的预言总是别人的凶兆，他只能袖手旁观着人们愚蠢地直赴无可逃避的命运。由于他总是比人早四十八小时知道结局，而别人又总是远远地避开他，所以他只能冷冷地微笑着看着事件的演出。他的冷笑，再加上那冷漠的眼光，更使他的父亲厌恶地远离了他。他也别无出路地被命运框进一出悲剧去。

从乡下回到城市，从小学到中学，不论是在空间上的变更，还是时间上的推进，都无助于改变他与他的家庭的关系，或是他与社会的人际关系。他的父亲兄姐以冷淡相待，他的同学更因他的孤傲性格而远离他。他那在睡梦中能穿越时空四十八小时的特异功能，

因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而更加明晰。然而这种功能并不能使他更融洽地进入生活，反而使他在别人的眼光中更加怪异。表面上，人们称他是预言家，背后人家鄙夷地谩骂他为“恶毒的凶兆家”，因为从他口中流露出来的预言，总是带来灾祸。至于有时他预告的喜讯终于实现时，人们又把它归功于神的旨意或是命运的必然。

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他终于发现人类惧怕灾难，不敢面对现实的弱性，更领悟到比别人具有长远的眼光并不能为他带来丝毫的益处；相反，就由于他这比常人较长远四十八小时的先知先觉，人们对他猜疑不信，人们把他当作一种异体而不愿接受他的种种预见。无论是报忧报喜，他的这种特异功能都被人目为一种邪魔。

离开学校走进社会后，他意识到要在这社会上生存下去，就必须遗弃或隐遁他这种特异功能。他不再刻意记忆梦中所看到的未来世界，他更不向任何人提出善意的预告。他让这世界就照着他的原本轨道演进下去，私底下，他进行着一种在梦中生活过而又在下四十八小时内再一次实际生活一番的双重生活游戏。他在梦中先预见生活一次，第二天，他再以坦然的情怀面对已知的实际生活。

他独自作了自我分析和研究测试。就在他三十二岁生日的那一天，他终于对他的特异功能寻到一个结论。就是：他是一个在意识上能穿越时空的人。他从他父亲处得知他的诞生过程长达四十八小时，也就是说，从他露出头部，到脱离母体为止，他的意识竟花了四十八小时才从母体内被排挤出来。更明确的解释是，他的意识能从这一分钟看到四十八小时内的世界。他的身躯的宽度是五十厘米，厚度是三十厘米，高度是一米六八，而他的意识穿过第四空间的时间，直达四十八小时外处。他的实体是身处在这一时这一刻的现在，但他的意识却穿越了时空四十八小时。

作为一个可能是真的穿越时空的人，并没有为他带来任何实

际的利益。他是一间银行的出纳员。每个晚上的梦中，他都能看到第二天他的出纳工作将会在分文不差的情况下结帐呈交。所以第二天早上，他总是信心十足心情畅快地前往银行上班。

然而，就在三十二岁生日的那天晚上，他在睡梦中看到第二天的他在无意中发现银行的出纳主任亏空了银行十万元的现金，并在别人毫无察觉下私自把出纳柜内当天收入的五万元移往厕所匿藏，打算在下班全体职员离开银行后把这笔钱偷运出来。看样子出纳主任是已预定在当天下班后携款潜逃。他看到他笔直地走进银行的厕所，他看到出纳主任正把那包金钱夹在腋下，弯着身子假装在洗手。他望着镜内他自己似乎开口在对出纳主任进行着道德的游说。突然间出纳主任抬起暴怒的脸，桀骜地瞪着他……

这时，一声雷声，把他从梦中惊醒，接着倾盆大雨下个不停。

第二天一切都照着他在睡梦中看到的情况进行。下班后，所有的同事都已离开银行，而他，李成义，本着他本人的道德和责任感，他昂首挺胸地以坦然的心情走进银行厕所，打算进行一场挽救出纳主任的游说。他望着墙上镜子内弯着身子，腋下夹着包钱假装洗手的出纳主任，他说着说着，蓦然，出纳主任自置洗盆抬起头，暴怒凶恶地转过身子瞪着他。出纳主任的双手突然掐着他的颈项。他惊悚失措地挣扎。他们滚倒在地上。出纳主任狰狞的脸出现在他的眼内，他惊悸地吐出舌头，窒息、挣扎，盲黑罩盖压下……恍惚间，他看到下一天的自己，正躺在冰冷的推轮床上，而整个身子就被一张雪白的长布没头没脑地盖着。

就是前天晚上那一声响雷，使他看不到今天这一刻的自己。

也就是因为那一声响雷，我们这位穿越时空的人退回到永恒去了。

车 祸

月色明洁的夜晚。城市，沉寂无人的长街。

一只黑狗从阴暗的屋角窜冲而出。

一声刺耳的刹车响声，摩托西卡像被魔手随意一挥般的，飞跌在长街空寂的黑柏油路面。

一阵巨痛自胸膛伸延，这阵痛楚掀开我的眼皮。我看到阿李的摩托西卡翻倒在街中心，那后轮的轮胎犹在转着。

一个人体伏倒在路面，四周传来人群向这里奔跑的脚步声。

我站了起来。这是阿李的摩托西卡，毫无疑问，阿李的摩托西卡出了事，但驾驶员肯定不是阿李，因为十分钟前我到阿李的家去。阿李没有在家。

我得去通知阿李，阿李是我的朋友。我该去通知他，叫他来处理这件事，或者到警察局把摩托西卡领回。我要尽一个朋友的责任。

我开步跑，我向阿李的家跑去。

夜风在我身边流过，夜风撩起我的长发。

这是个清凉的夜晚。远处，有狗在长号，号声是那么的哀怨。

而这夜的长街空旷如坟场。两边的店铺就像一座座的坟堆，一张张的广告牌就是一块块的墓碑。

而我跑步，夜风在我脚下四处流窜。我跑步，我要到阿李家去

报信，我朝着阿李家，跑呵跑。

来到阿李家。大门关闭着，屋内有灯光。我翻开窗口的百叶玻璃，屋内没有人影。我大声喊，没有反应，只有我的声音在回响。

怎么办？我望着阿李大门顶上贴着辟邪的神符。我才不愿意冒险。灵或者不灵，我可不愿蒙受私闯别人家屋的罪。

我只好再回到窗口处，我再次喊道：“阿李阿李……”我探首望着室内，竟看到挂在墙壁上的钟摆已停止不动了。

而夜风却恶作剧地把我的声音吹得那么凄厉，害得邻家的狗群都悲哀地长号起来。

这时，我看到阿李的摩托西卡架在屋影下，而摩托西卡的钥匙却在暗影中反射着月亮皓洁的寒光。

大意的阿李，或者，我该骑着他的摩托西卡去找他。他要不是在黑狗那儿车大炮，就一定在香莲那里幽缠。

我骑上摩托西卡，扭转油门。清涼的夜晚，天上圣洁的月亮见证，我如飞般地向黑夜的长街冲奔而去。

月色明洁的夜晚，城市。阖家无人的长街。

一只黑狗从阴暗的屋角窜冲而去。

一声刺耳的刹车响声。

而我飞呵，飞呵，飞呵飞。

骨 气

自称是物理医学博士的李如华，突然间受到华人社会的推崇和赞扬。

作为领导华人社群的“华人总会”，甚至在該会六十周年大庆上，由該会会长亲自颁发一面刻着“华人救星”的匾额送给李如华博士。

究其原因，李如华博士为华人社会寻觅回大多数华人早已遗失的“骨气”。

在李如华的物理“调理”下，一些不知骨气为何物，或是生理上乃至精神上全无“骨气”的华人，霎那间，个个都以充满“骨气”的神态站立到社会上去。这些经过“调理”的人，不再是颓废、委曲求全、低头折腰、胆怯软弱的窝囊废了。他们以坚毅果敢的全新的雄姿，倔犟不屈的傲气，凭着李博士“调理”出来的“骨气”作为后盾来领导华人社会。

至此，我们也该来理解李如华博士对“骨气”的诠释了。

以常理来说，骨气应该是指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不向现实屈服的一种傲气。

但李如华博士却认为不是如此简单。

追溯起来，李如华在未成名之前，是以按摩针灸专家之名为一般患上阳萎的男人治疗的中医师。他一直都强调，肉条之所以能够硬挺，是在于男人身上有股“骨气”，没有骨骼的支撑而能挺拔如铁

作，不是“骨气”之使然，又会是什么？当年华人社会会如此萎靡不振，委曲求全地任人摆布，个个领袖如此低声下气，求求乞乞的，就是因为太多华人患上了阳萎症，个个的“骨气”都荡然无存。大家有一日过一日，事到临头时再喊“万事以和为贵”地让步，这才落得今日只能大叹“偏差”的困境了。

所以李如华博士强调万事从家庭起步。当年他在报章上的广告就是这么写着：“重振男人的雄风”、“挽回昔日的冲劲”、“别再软弱无能”、“不要临阵退缩”、“再塑造你的骨气”来招徕因阳萎而自卑的一群。

以按摩为经，心理上的说服为纬，在李如华博士的精心“调理”下，一个个垂头丧气的人不但从此昂首挺身，给家庭带来人生的乐趣之外，而且“骨气”十足，倔犟顽强坚毅不拔地面对现实生活。附带作用是，女人们都受到“骨气”的感染而果敢坚强起来。

效果卓越，影响渐广，李如华的成就终于获得“华人总会”的承认，“华人巨星”的赞扬更是响彻云霄。每个人都以有“骨气”而自勉自励；一时之间，华社的前途顿然似乎亮了起来。

于是，“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的口号四处流传。每个政党和宗教团体内的不满与失势分子都打着“站着死也要有骨气”的旗帜，另起门户。霎时间，民间团体纷纷成立，形成一盘散沙的局面。

就在李如华声誉如日中天般地炽热时，内政部一纸令下：“妖言惑众”，便把他逮捕了。

总警察长向内政部长投诉，形势不妙，不只是一般犯罪分子，就连一般犯交通规则的小市民，每个都“骨气”十足倔犟地死不认错。宁愿罚款坐监，就是不愿悔过。每个人都倔强起来，而且不论是对是错，都倔犟到底，还说这是“骨气”的最高表现。

教育局长向内政部长投诉，惨，学生与教师对立，教师与家长对立，家长与教育局对立。大家都坚持己见，大家都说自己是站在

真理的一边，而且还有“骨气”作后盾。

监狱总督向内政部长投诉，坏了，每个犯人都握着拳头，每个犯人都说宁死不屈，绞台不够用了。

社团注册官向内政部长投诉，不妙呵，地方上社团组织纷立，每个人都想据山为王，起个组织名称，尝尝当领导人之瘾。我们局内人手不够用了。

内政部长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最终的结论，阳萎还是必要的。

寻根究底，李如华博士的名字终于出现在内政部长的脑壁。

搜查逮捕过后，在李如华博士一团糟的办公室内，那面“华人救星”的锡盘被人踢进桌底下去。

特殊比赛大会

四年一度的市议员竞选，总是在这个距离 P 城三十公里外的华仁新村展开一场特别的竞赛，并为新村内的咖啡店和菜市场增添各种的谈笑话题。

跟全国大部分的区域一样，华仁新村的政治势力是三脚鼎立。在这里，反对党的事就不说了，剩下的二支脚就是在朝执政党旗帜下的 A 党和 B 党。既然是姐妹兄弟党，表面的和谐是必要维持的，然而市议员的代表权也是党势力的象征，不得不每届力争。建国之初，华仁新村的 A、B 两党元老，就以“党和万事兴”的原则，规定了在市议员的推选上，来个别开生面“以和为贵”的竞赛。这个竞赛不谈政治，不揭双方牌底，而是较量双方代表的“腹量”，看谁的腹内气量最大。古人说：“宰相腹内可撑船。”这比赛就是要听要闻要看双方代表从腹内排泄出来的气体有多响亮、有多悠扬、有多沉郁，有多冗长以及有多“暗香”，这就是华仁新村唯一仅有的放屁大会。

A、B 两党元老早有规定，在放屁大会上，得到台下人民百姓最多掌声喝彩的，就是胜利的一方，有权推举党员出任代表华仁新村这一届的市议员。然而几年前发生了有人出钱收购掌声的事件后，这几年来，虽然大会还是重视台下村民的反应，但为了公平起

见，已敦请了友族的政治领袖做为裁判。这些裁判的分数，才是推举权的最后定夺。

二

今年 A 党的候选人是林日华。林日华年方四十，是华仁新村商业界后起之秀，几家公司的董事经理，也是本区域 A 党青年组的组长兼党宣传主任。此人肥胖，凸出的肚膈更显出他偌大的肚量，又加上他那响亮的声喉，和在商业上修炼的口舌花巧，各方村民早已对他有所期望。这次他当仁不让，自动请缨出任 A 党的出赛队长，最主要的原因除了“自我奋斗自我突破”之外，暗底下，他是自认这几年来国家政治形势发展和族人种种劣根性所引发的闷气骚气丧气怒气已在腹内有足够的累积，已足够他在“放屁大会”上做出惊天动地的劲唱，并且定能教族人亲身畅放之感。他将亲自训练和率领另三位队员，代表 A 党在放屁大会上向 B 党挑战。

B 党的候选人是李天成。一身瘦削的身材，配上一副金框眼镜，给人一种为人师表的形象。他确是个教师，但花在政治活动的精神比在教室多，所以已是本区 B 党的署理主席。从小受英文教育。父母都是当年檳城洋行的书记。他以他那口英语国语，比常令人发噱的华语还灵光。B 党的政治纲领是多元种族政治。在政治集会上，他的演讲是由英语国语讲到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至于华语，如可避免，他总会说“保留各种方言的特色”而不用了。这次的比赛，他也从善如流地接受了主席的意见，由党方挑选四名代表出席放屁大会，他本身不必出席。

林日华得知李天成没有亲自出赛后，每天在村内的几间咖啡店的电视机前，抚摸着微凸的肚膈：“我们华人最讲究的是什么，就是浩然正气，正气，是的，文天祥式的正气，才能使我们能昂首挺身

站在别人的面前。”说着，他又微晃一下腹部，“看他一身瘦小病弱的身子，那个肚皮，他敢上台，会有气？会有正气？还好，他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的容量小。其实，这吃‘红毛膏’的，什么叫正气，谅他也不懂。”说着，他微侧身子，略显功力地放了声不徐不急冗长的响屁，赢得各方宾客村民的掌声，连那睡倒在桌下的黑狗也抬头睁目敬礼。

对林日华的闲言，李天成不能不反击。在菜市场上的群众面前，他说：“这也显示出 A 党的短视和没有人材。就说人材吧，不是我不想上台比试，而是我党有足够的人才，任何三几个上去，随意一站随意一放，前一届，还不是我党胜利？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追求寡头政治。我们需要的是多元化的政治，唯有多元化才能争取到各民族的平等。A 党几年来能替本区争取到什么？只会点头点头，就因为他们短视和没有人材，才需要‘油桶’林上台。”

三

放屁大会的规则是 A、B 两党各派出四位代表出场。比赛之日，两党共同出资在新村的大草场布置个讲台，然后由两党代表轮流上台放屁。每个代表分配到十五分钟。在这十五分钟内，代表们都要使尽本领，放出各式各样各形各类的响屁。

要在台上放足十五分钟的屁，那当然是生理上不可能的事。大会允许比赛代表在台上比赛放屁时，发表个人各种各类的言论，只要不涉及有损两党友好感情的政治攻击或人身攻击，举凡是里根总统啦甚至是香港明星的私情或是本国经济政策国民行政偏差等种种笑谈漫骂，都大可在台上当“车大炮”的形式轰出。嘴巴如此不开开阖阖，空气如不顺畅流进，响屁又如何一节节响起？上一届有胜利者就是每讲一句话，每车一声大炮，就紧接着放一声响屁。整

整十五分钟内，他一句话一响屁也没有一分钟空档而赢得台下掌声如雷的喝彩。也有参赛者空有肚腹却无容量，响屁一两声之后，就只能靠头上那两片厚唇讲些黄色笑话来讨取台下的掌声。

说到这里，倒也领悟到邀请友族人士来当裁判并不无道理。友族人士才不管你车的是什么大炮，讲的是什么下流轶事，他们纯粹以参赛者的响屁“声”和闷屁“香”来判断，公正磊落地选出华仁新村最佳的响屁队伍，从而也把放屁最佳的党的代表选进市议会去，为民服务。

四

李天成虽然向外说 A 党没有人才，私底下他却自艾自怨自己肚皮不够争气。B 党决议派他出任市议员候选人的晚上，他一个人躲进厕所里，或蹲或坐，或侧身或抬脚，或紧缩肛门肌肉或吐纳气息，不响就是不响。半小时下来，他的妻子还以为他在厕所内发生了什么意外而大声叫喊呼救。B 党主席认为，除了李天成还能言善道流利发言之外，党内实在没有第二人选。所以经过理事会的表决后，成立了放屁训练小组，以训练出赛的放屁代表。党主席是训练小组的顾问，李天成却理所当然地成为训练小组的资助人。

根据 B 党区会主席春米叔多年的经验，他亲自挑选出来的四个代表综合了“老、中、青”的特色。那天，P 城的《太阳日报》记者到华仁新村作专题采访时，就曾以 B 党四位代表的组合和放屁大会事向春米叔请教。

春米叔说：“所谓屁嘛，这是人类生理上的一种排泄，一种气体的排泄。大家可以想象，要是人光是吃喝而不拉不放的话，那累积在体内的废料将会对身体带来多大的伤害。我国政治人物之所以口臭，言语令人产生挫败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面对原则问题的抉

择时，每每都为了个人的利益和利害关系，而连屁都不响一响。长久累积下来，除了令人领受到他们的口臭之外，其他语言实是无味之极。

“我们主办这个放屁大会的旨意也在于此。我们要青年人领会有屁就放的乐趣之外，更要训练养成不怕在众人面前放屁的气魄。应该有屁就说，有屁就放。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这么重的挫败和自卑感，就是因为连放屁都不敢的人太多了。

“话扯得太远了，而且扯得太多也不好。领袖也有领袖的苦处和悲哀。他们不是说过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站着死或跪着生都不要，静静地活着总该可以吧！好，不多说了，说多了等于连区主席职位都保不住。

“就说这一次的 B 党代表吧。四个代表中，一位四十八岁，一位三十岁，另两位都在二十岁左右。四十岁这位，是 B 党的宣传主任张崇华。张先生在政坛上混了十几二十年，多大的风波都看过，多少世事都经历过，所以肚量一向都比较大。由他来率领 B 党的代表队是最佳人选。最重要的是，上了年龄，已不像年轻人那么冲动，而且能放能收，在恰当的时刻又有画龙点睛来个火烘恰足的暗香。三十岁这位是青年团团长张国兴，国兴近年来锋芒微露，对一些偏差政策和族人劣根性都有意见，在报章的言论版上，他更是咄咄逼人，所以由他押阵出席，必会给 A 党来个措手不及。至于两位年轻的，都是我党的新秀，未来的栋梁。年轻人嘛话多，屁也够响。令人担心的是他们丹田之力不足，气不够冗长，肚量也狭窄。既然我们已知道我们的短处，所以这次的训练重点是放在这两位新秀身上。这，可请 B 党的支持者放心。B 党对这次的比赛大会会有绝对的信心。请大家都鼓掌支持 B 党。”

人们都说春来叔是个粗人，直肠子，阳光自口部照进，会从肛门射出。果然，这篇专访刊登后，在放屁大会结束不久，B 党中央委

员会就策划行动，春来叔也就丢了主席的位子，下了台。“破坏了领袖的形象呵！”大家都悄悄地说。

《太阳日报》记者登门造访春来叔之后，接着也访问了 A 党的林日华。林日华过后发觉记者是在拜访了春来叔之后才来访他，气得他第二天就打电话给《太阳日报》的总编辑抗议：“你难道不知道 A 党是唯一真正代表华人的政党吗？这样做，不是对不起全体华人？”

当天，他特意穿了全白色的党服来接见记者：“这次 A 党必赢。这次也由我亲自率领代表队。与那‘吃红毛屎’的不同，是受华人教育的。我们的村民都受华文教育，所以我知道他们的胃口。在语言上沟通了，其他一切都好办。最主要的是我了解他们的感受。所以我队的训练是由‘感受’这两字着手。至于我队的代表，我不便在此介绍，秘密武器嘛。总之，大家知道队长是我，其余的台上自会有分晓。是的，近几个月来，我大事收集资料。举凡政府的行政偏差，教育政策，政治领袖的言行实践率等等，我都有齐全的收集，再加上华人社团社会风俗的种种劣根性，这些都是我训练的资料。对，我是在酝酿气息，把一种由骚气穷气怒气丧气酸气等气体掺和的气息灌输给我的队员，再加上我在食物上的推荐和选择，我敢担保我的队员一上台，炮声轰轰不绝，绝无冷场。要知道，我和我的队员受这个社会这个偏差政策，这个金钱物质为上的世界的气太多了，我们已有足够的气要放，要大声大声地放出来。

“当然，‘暗香’还是需要的。当响屁收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当人们对响声已经麻木，听觉已经丧失时，我们就得诉诸于嗅觉。暗香能抗议，也能令人精神一振醒觉过来。人们能闭上眼睛、捂着耳朵不看、不听，但人们决不能长久地掩住鼻子不呼吸。把抗议和感受渗入暗香，是我们人体最佳功能之一。是的，这是我历年来政治生涯中体会到的‘屁的哲学’。我以这哲学作为训练的理论基础，再加

上精神上的灌输和生理上食物上的精心调理，我的队员应能表现出无畏的容貌与气魄，从而给 A 党争取到胜利。我的谈话就到此为止。稍后，我会发表文告。谢谢，谢谢大家对 A 党的支持。”

五

随着举行“放屁大会”的日期逐渐接近，李天成身在街头巷尾或咖啡室的时间比在教室的时间还多。校长也是 B 党执委之一，再加上学校考试已过学生们都在等待假期的到来，所以校长也就睁一只闭一只眼，让李天成到街头巷尾亲近村民了。

李天成到咖啡店一坐，自然而然地一些终日无所事事的村民就围拢上来。通常他从报纸的头条新闻讲起，有条有理地向村民分析当前国家政治结构、行政和经济的趋势，并在恰当的時刻加添一两件名人风趣的轶事以激起村民的笑声，然后就谈到“放屁大会”的意义和这一届市议员的责任非他 B 党才能负起的理由之外，他的矛头就直指 A 党，“说什么是唯一真正能代表华人的政党，其实是寡头政治，多少年的光阴已流逝，他们又能为我们争取到什么？权力不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唯有借着多元化的政治力量来争取多元种族的同心协力，而达致公正平衡。

“至于比赛的事，各位乡亲父老和 B 党的支持者大可放心。在党主席春来叔的指导和监督下，各位代表的气量已有足够的增长，党的代表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B 党的政治目标更是不会令人失望……”李天成呷了口咖啡诚恳地望着村民说。

“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制度？笑话！”在 A 党的总部，连续剧一播完，林日华起身扭闭电视机，一脸笑意地对着坐在大厅面对电视机一时还未从剧情中回返现实而发呆的村民说道：“好看吗？好！是不是？今晚七点还要播放下一集。各位，今晚就早一点来。好，现

在，让我跟大家谈谈我们未来的生活。我们的未来，就掌握在 A 党手上，而 A 党是否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就掌握在诸位乡亲的手中。我们实在不能放弃唯一代表我族的政治理想。想想，当别人在为他们族人争取利益和地位时，我们实在不能放弃我们先贤遗留下来的政治目标的争取与奋斗的形式。喂喂，各位乡亲，至于大会，到时候要大家出席支持。唯有大家的掌声，我们才会有更明亮的明天。各位要走了？好，慢走，记得，也顺便通知各位朋友，今晚七时这里会播放精彩的连续剧下一集，过后还有歌唱舞蹈片。”

看到村民们的反应，林日华大为丧气。村民知识水准不高，林日华早已知道，但他却意料不到村民这样不把他看在眼里，更连最低限度的礼貌也置之不顾。连续剧一播完，一些村民就迫不及待地从座位站起来走散。林日华的理想抱负才谈一半，对 B 党的批评才说上话头，A 党总部的大厅却只剩下几个赖着还不回家吃饭的村童了。这架电视机和录影机，可却是林日华自掏腰包购置的，而他更是壮烈牺牲几天不上公司视事。林日华面对一厅的空空荡荡，不由感到心痛，下腹的气息横行直窜。能给林日华带来些许安慰的是在经过多日的控制修炼后，他感到肛门肌肉越来越收放自如，而肚内那股气息越来越厚实饱满，信心日愈增强。终究，“放屁大会”还是讲究实力的。而且那些评判先生，也不是来听笑话听“大炮”，肚内那股酸气骚气怒气才是最实在最重要的。想到这一点，林日华感觉到前方并不很黯淡，而且还隐藏着希望。

六

比赛大会的前夕。

在经过多日的训练之后，林日华决定今晚休假，让其他三位代表轻松一下神经，养足精神，以面对明晚盛会上的挑战。A 党代表

的情绪高亢，中气十足，几天来汽水蒜头葱头等类的食物又吃得充足，所以林日华对明晚之战，是抱着绝对的信心。他也在决战之前，好好地过目一下已有十几天没有料理了的公司事务。

冲浴之后，他正等待走进他的帐房时，外面传来了阵阵喇叭声。

他刚返身，就听到儿子在外面高声喊道：“爸，兴财伯来了。”

顺手穿上件衫衣，他连忙往大门走去。兴财是 A 党本区的主席，平时很少上门找他。是有大事了，他心中忖道。

这时，兴财已陪伴着一位身穿部长装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林日华双眼一睁一亮，呵，是 A 党州主席陈局绅亲自登门造访。

他连忙冲向前，双手紧握住陈局绅的右手，满脸笑意，谄媚地说：“呵，陈局绅，欢迎，欢迎，来，坐，坐。”

被冷待的兴财瞪了他一眼，说：“局绅是有要事，才亲自来的。”

“是吗？”林日华一边让坐，一边支使妻子备茶，“其实，有什么事局绅来个电话，我就去。何必有劳大驾？”

“哪里，哪里，”陈局绅也是满脸笑意，“早就该来探望了。”

“你就坐下吧，”兴财看他忙得手脚失措，不悦地说，“主席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你就坐下来，听我们讲。”

“噢，是的，主席当然很忙。”林日华连忙坐下。

“哪里，哪里。”陈局绅还是一脸和蔼，“兴财兄，就由你说吧。”

“好，”兴财祝视了林日华一眼，“是有关推选市议员和明晚大会的事。”

“市议员的推选？”

“是的，本来我们这一区的推选权归我们 A、B 两党。这一届也是，所以我们明晚才会有比赛大会。”

“是的，我们都有充分的准备，明晚一定得取得胜利。这一点，

陈局绅大可放心。”林日华再三保证。

陈局绅微笑着轻挥下手，兴财继续说下去。

“这也是陈局绅到来本区的原因了，”兴财吞了口气，“今早，C党的州主席找到陈局绅处。你本人也知道的，C党最近在闹党争，分成两派。C党州主席还是认为以和为贵。为了国家的团结和安定，他不想就此而闹得两派都不愉快，所以他想尽力安抚C党内的两班人马。”

“为大局着想，这是对的。”陈局绅强调这一点。

“C党州主席又说，这近两年来，A党（本党）跟B党表面上虽然不怎样，私底下却合作无间，是友党们的模范。更重要的是A、B两党在这一区更没有党争的纠纷，大家都同心协力为党为国。C党州主席所以就……”

“所以就怎样？”林日华摸不着脑袋。这可是C党的私事啊，他心中暗道。

“所以他就来找陈局绅磋商。就是这一届，本区的市议员的推委权，就让给C党一次。”

“也只这一届，他这样地要求。”陈局绅插口。

“在本区，C党不是有一席的推委权吗？”林日华终于明白了陈局绅的来意。

“就因C党在本区只有一席的推委权，所以C党州主席才来找我们商量。他们在本区已分裂成两派，而他不能也不愿袒护任何一派，更不愿得罪任何一派，所以只要我们这一届让一让，他就好做事，分裂就不会表面化。他的座位才会稳定。”陈局绅叹了口气：“他这样来找我商量来磋商，已是天大的脸了，我又能怎么说？”

“局绅的意思是：大家都是友党，为了和谐和友好关系，所以……”兴财说。

“会长方面呢？”林日华悲哀地问。

“我已跟总部联络。会长说C党全国主席目前忙着国际的事务，所以也不想以这件事去打扰他，就让我私下决定可以了。较早时，C党州主席也有跟B党州主席打过招呼，B党州主席已跟他们的全国主席联络了，而他们的全国主席也跟我们的会长谈过。”陈局绅无可奈何的口气，“会长及B党的全国主席决定这事就由我跟B党的州主席磋商决定。”

“噢！”林日华张大了口。

“下午我跟B党州主席面谈。大家都有同样的意思，反正这两年来我们都很满足，生活得很好，又没有竞争，又没分派，大家和好如兄弟。既然C党有难，就得看在兄弟般的情分上，让他们一次。”陈局绅从椅背一靠，双手一摊，“今年，我们就帮C党州主席过江，哈哈。”

林日华和兴财都沉默了下来。

“大家也不必丧气。市议员席，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空缺，”陈局绅拍拍林日华的肩膀，“我们要的是州议席、国会议席……”

“如果陈局绅这么决定了……就这么办啦，”林日华想到这些日子以来的苦练，不禁苦涩着脸望向兴财：“明晚的比赛大会怎么办？”

“照办，照办。”陈局绅连忙接口，“这是你们华仁新村的传统，怎么可以因为C党的事而停办。照原来的安排，办下去……”

“刚才，春来也说了，明晚的大会照原订计划进行，”兴财望向林日华，“别为了这事而坏了我党的士气呵。”

“对，对，”陈局绅站起，“没什么了，我们就此告辞。”

“对村民如何交代？”林日华站起，几乎呻吟般地说。

“不要紧的。春来跟我会发表联合文告，就这件事向大家解释。”兴财拍一下林日华的肩膀，“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事。”

“再见了，林同志，”陈局绅向大门走去，却回过身向林日华挥

手说。

林日华只觉得下腹一阵绞痛，肛门周围的神经一时失禁，所以腹内的气息直冲而出。

七

“放屁大会”如期地在华仁新村的大草场举行。

场面很热闹，竞赛也很热烈，当晚掌声不绝，笑声更是连续不停地响彻整夜星空。

华仁新村的村民是快乐的，满足的。

从他们的笑声与掌声，从他们的笑谈与风趣的谩骂，从他们的一节节一粒粒的响屁，从他们的一阵阵随风泛流的暗香，似乎世事并没有什么好恼怒的了。

那一晚，林日华因私务而下吉隆坡，A 党区主席也批准了他的请假。

这一届，B 党的代表赢得胜利。

最主要的是，A 党 B 党和村民们对是晚的成绩，都很满意。

至于 C 党，更是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

钥匙串

早晨七点多，郊外。

烈叔吃力地蹬着他那辆老冬车，慢慢地向小斜坡进发。满面的皱纹像龟裂的土地，干燥的肤色使人对年老战栗。灰白的胡须加上一头的霜发，无论如何吃力地蹬脚板也不能使脸色泛红。一件破旧的背心，加上一条白斜纹的短灰裤，其余露在空间的肌肉都松弛地垂下来，随着口中一口口地呼气抖动着。他的双目注视着眼前的轮胎，唯一的意念就是把这脚车转上斜坡。脚车架上系着的大竹篮，摇摇荡荡的满头霜发下后颈的皱纹，静静地沁出点汗水，在晨阳的照耀下反光闪闪地，标示着要生存下去的代价。篮子里放着一张旧报纸，昨夜一阵细雨打湿了那张报纸，正如烈叔刚才被那杯唯一的咖啡浇湿了的胃壁，给人一种今天并不是好天气的感觉。

六十七岁了，烈叔终于踏上了斜坡。

吐了一口气，脚车就顺着斜坡转下去，像是下山，对烈叔来说，或者就像是四十年前他从汕头来时，轮船被海浪掀上半空，然后又落在水面时，心脏好像要跳出口外的感觉。烈叔不喜欢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在四十年前产生时，烈叔的脑海一片空白，似乎掉进水里一样，使人感到窒息而又不知身在何处。四十年后的现在，每当他溜下斜坡时，他就会想起这种感觉。尤其是最近，他总恐惧他的煞车器会失灵，就这么地会被滑进土沟里。

其实，这小斜坡只够他溜下三分钟而已，再向前转进两分钟，

就会看到宗祠的大门了。这时他就得将把手转个九十度角，划过路面，然后再爬上入口处的小斜坡。

他跳下车，从裤袋拿出一串钥匙。他最喜欢从他裤袋拿出钥匙的姿势。一大串的钥匙，用一条银色的链系着，另一头系在裤头上。他先把链子拉起来，在钥匙露出来时，他的手就这么一放，整串的钥匙就落了下来，撞到他的大腿，发出一阵悦耳的撞击声后，他才满意地拉起链子，拿着钥匙打开栅门。其实，这拿钥匙的姿势，并不一定要在开门时才表现出来。有时，例如和宗祠的主席，或者总务，或者信理员谈话时，他就会不小心地让整串钥匙跌了出来，打在他的大腿了，然后他才急急忙忙地抓了起来，放进裤袋里。有时，一些外来的印度人或者华族的老乞丐闯进宗祠的栅门时，烈叔就会把整串的钥匙拉出来，挂在大腿上，“丁丁当当”地闹出一大片铁铃声，然后声势猛烈地把对方轰出大门。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串钥匙就是烈叔的名片了。

他拉开了铁闸，把锁头抛进车后的大篮里，然后就把钥匙串一放，任它跟腿击在大腿处。这时，从祠堂后面就跑出了只黑狗，淌着如丝的津液，欢愉地在他双腿前团团转。烈叔一脚轻轻地把狗踢开，然后从容把脚车推到祠堂的旁厝。当他再回到祠堂的前门时，那只黑狗——烈叔夜间的保卫者——已经不知野到哪儿去了。这时，烈叔就会很过瘾地骂声“干你母”，然后很满足地再从大腿上抓起钥匙串，打开宗祠的正门。

正门一打开，壁上的乡亲老辈就向他迎面扑来。

正面大厅壁上挂着一块块二十五厘米见方的牌位，漆着金字或红字的乡亲们就往上头俯视烈叔。烈叔双眼往大厅旁厅一转，然后又转到大门前的旷地上。旷地上一片茅草，已有半米高了。那天总务就曾交代过，草也该除了。烈叔再望一下壁上众牌位，再看一下门前丛丛黄草，他吐了一口口水在双掌上，擦了擦，嘴里不禁又

来一声“干你母！”

中午过后，大门前的茅草已倒下一大半，烈叔却为“干你母”而把口水骂干了。起初是骂黑狗，接着是茅草，然后是祠堂主席，然后是太阳，然后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亚才了。当他才收住口，打算到后头去喝口水解渴时，亚才提着饭盒骑着脚车溜上大门的斜坡。一看到亚才，烈叔的肠胃就雷鸣起来：

“死臭种，去哪儿给人干了，这么迟才来。”

其实，才读五年级的亚才还穿着校服，定是刚放学回家，就赶着把饭给送来了。亚才把饭盒放在旁厝的桌上，就退了出去。打算骑脚车溜开，在旁边却被刚洗完手的烈叔撞个正着。

“才，要到哪里去死！”烈叔的口气像中午的太阳。

“没。”亚才冷冷地回答。

“没就等一下，等我吃完，把饭盒拿回去。”烈叔双手在短裤上擦了擦，“等一下回去跟你妈说，今晚我要去给人请，别等我吃饭！”说着，他双眼望着壁上的黑板，上头写着：九月十五，亚发桌十椅百只。亚才点点头。

“你兄回来了没有？”烈叔又回头看亚才一眼，亚才并不是他亲生的儿子。烈婶在生下唯一的儿子亚木后，大病一场，一直拖了十几年，肚皮再也挺不起来了。烈叔在五十六岁时才做了决定，领了另一个儿子，就是眼前的亚才。至于他的大儿子亚木，今年已有二十五岁了。一想起亚木，烈叔又一阵心痛。亚木离家已有个把星期了吧，烈叔想了一下。

“没。”亚才又简短地回答。

“干你母。”烈叔无故地骂了声，就坐下来扒饭。

亚木是烈叔唯一的儿子，在领养亚才之前，亚木是烈叔唯一的寄托。然而这孩子够野，不是逃学就是打架。那时烈叔还力壮，在镇上一个亲戚的杂货店里工作。教育孩子的责任就全落在他妈身

上。烈婶可就是拜神能手。十方神仙全拜过，只求灵符驯服孩儿的野性。亚木十五岁那年就离开了学校，十七岁那年就在亲戚介绍下跟人上山采石去了。十九岁时爱上了一位女孩，烈婶大怒大跳地反对，认为那女孩时辰不合，会克死老父。拜神求仙，作贡头解贡头，终于亚木驯服了，不再爱那女孩，不再吵闹打架，却在采石时无缘无故地对着山头喃喃自语。

二十岁那年，亚木上山采石时入山去了。那时亚才已四岁，眼看看爸爸慌张地托人上山找寻儿子，母亲十方神仙拜遍祈求亚木平安归来，他只觉得天色无边无际的黑。亚木是有回来，那是在三天之后，在“朝拜山神”之后。

烈叔吃完了午饭，望着亚才骑着脚车远去，不禁又自言道：“干，一个礼拜都有了，还不跟我死回家！”他用手指在口腔牙床挖了挖：“这种儿子，早知道当时把那滴水喂蚂蚁算了，呸！”他把从牙缝挖出来的肉丝吐在地上。

从门后拖了张躺椅，该是午睡的时候。他摸下裤袋的钥匙串，双层眼皮就像布幕落了下来，把牌位、亚木亚才和阳光都推了出去，他就回到黑暗中去了。这时，那只黑狗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在桌下嗅来嗅去寻找烈叔掉下来的米粒和肉丝。

迷糊中，烈叔感觉到裤袋里的那串钥匙轻轻地、慢慢地向袋口滑去，似乎有人很小心地在拉着他的钥匙链，有一个身影就蹲在他身旁，轻轻地企图打开那系在裤头的结。烈叔意识到钥匙从裤袋里，隔着一层布，慢慢地滑向袋口，烈叔吃力地吐一口气，力举千斤般地撑起双层沉重的眼皮。这时，一张面孔就扑到眼前来。“呸，是亚木。”烈叔看到亚木，几日以来聚集在胸中的怒火都随着那口气吐了出去，他只痛苦地呻吟了一下。

“爸，我很辛苦，爸，我就要死了，爸，爸。”

烈叔瞪着双眼，看到亚木报纸般的脸，吃惊地说不出一句话

来，亚木在哭，眼泪从眼角流出，晶莹的泪滴闪着光，渐渐地这泪光也消失，那泪滴竟化成滴滴鲜血。亚木一双手一直放在烈叔大腿上，来回地搔着：“爸，爸，我很辛苦。”

烈叔呵了一声，猛然坐了起来，张眼一看，原来是那条黑狗倚在他脚上。来回地搔痒。烈叔吃了这一阵虚惊，不由心火大炽，一脚踢在黑狗的肚上，黑狗惨叫一声，夹着尾巴向门口逃去了。烈叔双手按在心口上，他的心忐忑地跳着，这不是个好预兆的梦呵。烈叔心想：赶明日该到关帝庙化解化解一下才好。他那手指往眼角一挖，竟挖出一点黄色的眼粪。烈叔反手就这么地把眼粪擦在躺椅的手背上。

烈叔站了起来，感到口中一阵干臭，就呵一声把一口浓黄色的痰吐在地上，一只脚跨前去一踏一擦，然后又拉出那串钥匙，挂在大腿上，发出一阵金属声，向后堂走去。

经过冷水一洗，人就清爽点了。烈叔走到正殿来，以鸡毛帚扫扫木案上的灰尘，在长明灯上加点油，大殿上一阵肃静，静得似乎连案上各牌位的名字都睡着了。烈叔不由地，又很过瘾地来一声“干你母”，让这一单调的音响去撞击各个牌位，去把它们吵醒起来，让这祠堂显得有点生气。

几年前，烈叔任职的那间亲戚的杂货店倒闭。烈叔的遣散费就是那辆平时运货用的脚车，失业后一阵子，烈叔在家里煎虾饼，然后再骑着脚车到处兜售。大约干了年余，左脚风湿病发作了。这时刚好本姓的祠堂建好，百般拉拢，再加上一位有点财势的亲戚推荐，就这么在他的裤头上挂起钥匙串来了。

烈叔百般无聊地看着墙壁上挂着的张张玉照，大大小小的玉照挂满了整面墙壁，且注明着是肖像或者遗像。照片的大小尺寸，也标示着这些祠堂赞助人的钱势。烈叔的眼光在人像上扫过，这些人烈叔大都是认识的。有的是唐山时的同乡，或者邻乡的亲友老

辈。当年从汕头出发，在轮船上一人大呕大吐的，就有十几个人像挂在上头。当然，有的已是遗像，有的还是肖像。当年就不知怎地，会和这些人在大山脚落脚，而且生根下来。眼看他们一个个建屋买地，生男育女，个个做起生意来。烈叔有时不免埋怨上苍之不公平，自己辛苦了几十年，唯一的儿子却中邪上山求道去了，落得自己六七十岁的年纪，还得靠自己卖力干活。他有时不禁怀疑，是不是祖宗的风水不对，才偏偏他这一房发达不起来。

这时，门外一阵引擎声，一辆小型罗里在大门前停下，一个老年人下了车，直喊道：

“烈兄，有人在吗？烈兄！”

“是亚发来搬桌椅了？”烈叔迎上前去，微笑着说。

“是的。”

亚发就是当年与烈叔一同南来的乡亲，今年也有六十余岁了。今天是他最小的儿子成亲。他上下七个孩子，自己辛苦了一辈子，争来一片产业，最近就因为小儿子结婚，而家里七兄弟为钱财事闹个鸡犬不宁。烈叔早就风闻这件事了，当时他就曾感叹地说：

“干你母，赚这么多钱又有什么用？到老来，还不是要被那些杂种撒皮拆骨吃了？有子不如无子，有财不如无财！”

“是桌十椅百吧。”烈叔看着穿着条背心配长裤、满脸冒着汗水的亚发说，“干，今天是喜日，你也不穿得像样点。”

“喂，你们两人到后面去搬桌椅，桌十椅百。”亚发向车夫和跟车交代后转过身来，“烈兄，免提了，什么大喜日，干，刚才跟第六的吵了一顿……”亚发的脸孔一下子又气红了起来。

“什么事？”烈叔其实有点幸灾乐祸，口里还是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没什么，第六的说当年他结婚时就没有这么排场，小的又才来店中帮忙不久，不该为他花上这么多钱。第三的也插口进来，说

当年他结婚就没请过客，骂我老的不公平，护着小儿。干，真没给他们气死！”亚发双手又在腰上，看着工人搬桌椅，“干他母，办了这件事，责任也完了。到胶园建间木屋，退休算了。”

烈叔笑了笑，拍了拍亚发的肩膀，“亚发，这么老了，脾气还这么大！”烈叔的另一只手又习惯地拿着钥匙串玩着。

“烈兄，你不知，有时候半夜醒来也就睡不着了。人生何苦？我辛苦一生，落得今日，小儿结婚，自己六七十岁还得出马，几位兄弟赌气般地也不来帮手。何苦？积了点钱，我苦的日子还多呢，今后分家产不闹个天翻地覆才怪呢！”

眼看着桌椅已搬上了车子，亚发说：“烈兄，点点看。”

“何必点，自己人也不信任吗？”说着，烈叔走近车旁，点算起来，“对，桌十椅百。亚发，不再坐一阵吗？”烈叔看着亚发坐上车去，不见有什么表示，不由着急起来。

“呃，不了，没空啦。”亚发从车里探出头来，“烈兄，这点钱拿去喝咖啡。”亚发伸出一张五元钞票。

“不必，不必。”烈叔嘴里虽这么说，手里却接过钞票，心上的大石已放下一半。

“还有，现在四点半了，等到六点时，记住来喝杯水酒，记住记住。”亚发再三嘱咐，“我不会再派人来请了，记得，自己人，要来。”

“哪里，不必客气。”烈叔终于放下心上的大石，“我会去，别担心。”

引擎开动，烈叔把五元钞票塞进裤袋，望着罗里的背影，嘴角泛起一丝微笑，手中的钥匙串就这么一放，击在大腿上，发出一阵悦耳的声音，烈叔才很满意地走向祠堂去。

夕阳斜照，案上的牌位一个个黑下脸来，只有堂上的长明灯，摇曳着火心，照出这祠堂死亡的黑影。

当烈叔拿出挂在旁厝门后已有两天的衫衣时，正堂上已标示

看五点四十五分，经过一阵冲洗，整天的骚气热气乃至霉气都已洗净。穿上衫衣和布鞋后，虽然肚子已雷鸣，烈叔还是很愉快地哼出几句潮州曲子来。他双手把正门拉拢起来，把那些死亡的阴影锁在祠堂里时，不禁地“干你母”一声，然后又让那串钥匙挂在大腿上，丁丁当当地把脚车从旁厝推出来。他满身散发着肥皂香，他吸了一口气，不禁对自己也满意起来了。

烈叔在铁栅外把铁闸拉阖，从竹篮内拿出锁头锁上，然后从大腿上捞起那串钥匙，放进裤袋里，骑上脚车，滑下一斜坡，来到大路旁，再来个九十度转，又上了大道，踏了三分种的路，又来到那段斜坡了。烈叔又低下头，望着眼前的轮胎，吃力地一步步踏着。

终于，我们六十七岁了的烈叔又踏上斜坡。

烈叔的脸泛红，究竟是夕阳照红了他的脸，还是出力挣红了脸？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又要滑下那斜坡去了。

秀梅之死

秀梅自尽，是在庆祝张天师千秋圣诞，潮剧戏班老太丰才抵达庙前戏棚的那天早上。

前一个晚上，秀梅的母亲贵财婶梦见贵财叔挑着两个竹篮，从阴郁低沉的胶林内走了出来。一个竹篮内坐着秀梅的哥哥来发，另一个竹篮却装着金光熠熠的金块。一抵门前，贵财叔就冲着守在门前的贵财婶笑吟吟地喊道“一四〇八”。就在这时，贵财婶眼前顿然一亮，早些时梦境中的沉郁气氛一扫而空，空间弥漫着不知名的花香。贵财婶睁开了眼，望着在晨曦中隐隐约约地看见挂在屋梁上的蜘蛛网，一时茫然得不知所措。

梦境是那么清晰地映现在脑海，“一四〇八”四个字更在脑际上金光闪耀。许是那死鬼贵财良心发现，今晚来显灵了吧。

早上贵财婶在收拾家务之后，就从枕头下找出前两天来好给她的二十元，打算前往市镇去找狗仔姆。“一四〇八”这四个字当然不可以向狗仔姆透露。贵财这么清楚明晰地在梦中向她喊出“一四〇八”这四个字，或者贵财有心要她一个人发这一笔财。要是别人也跟着她下注，自身的“财气”可能让别人冲淡了。贵财婶平时虽然口无遮掩，但这份顾忌她还是懂得。她要求狗仔姆的目的，就是要

狗仔姆替她解梦。狗仔姆今年才过七十一大寿，在这镇上是以为善为人解梦而出名。无论是如何诡谲怪僻的梦境，只要把梦境照实地告诉她，她都能作出准确无误的解释，点出梦境显示的预兆，更能从中引申出某些数目字来；而这些数目字，就曾为求问者带来或多或少的钱财。由于在这方面的成就，早在十年前，就有个求问者送了她一幅写着“金口点路”的匾额，目前已蒙着灰尘，但还高高悬挂在狗仔姆大厅的墙壁上。

虽说“一四〇八”这四个字是无可置疑的明晰，但对于整个梦境，贵财婶却百思不解，所以她才要去请教狗仔姆。这个梦境是否还有隐藏着其他预兆，暗示着些什么。金光闪耀的满竹篮的金块，贵财婶当然明白这是显示钱财就要送到门前来，但那早已夭折的来发却无端端地也坐在另一只竹篮里，这使贵财婶感到毛骨悚然。贵财婶决定在请教狗仔姆之后，再向张天师问个签，更要为来发添添香油，也顺便献上些许戏金。

想到这，贵财婶就不禁为手上只有二十元面有些烦躁了，真后悔昨天没向来发好多拿二十元。来发昨天去了吉隆坡，今晚才会回来。如果他有福气，明天星期日的檳城赛马，他还是有机会发一笔财的。

贵财婶走出大门时，就看到秀梅拿着个手提包走来。贵财婶大喜过望，也没有细加观察秀梅的容颜，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秀梅她那既诡谲又美丽的梦境。事情发生以后，我向她询问见到秀梅时，秀梅可有任何异常的表现，贵财婶这才痛心疾首捶着胸膛说当时秀梅只默默地打开手提包，把手提包内的一张五十元的钞票给了她。贵财婶接过钱，还向秀梅说二十元算是借给她的，另外她也替秀梅买十元的万字票，余下的钱她从镇上回来时再还给秀梅。秀梅不置可否，就向屋内走去。贵财婶也不加理会，即连忙向镇上走去。“那时真是被鬼迷住了啦，凄凉！秀梅一句话不说，我也没有注意到

其他的。”事后她流着泪，而泪珠也并不因她脸上的皱纹而缓慢了滑落的速度，她沙哑的声音呻吟般地向我诉说，“我怎会去防到她会这样呵，凄凉！我还以为她是回去看戏的。张天师演戏，每年她都有回来。我就是没有防到她罗，凄凉！唉呵，我命苦的女儿呵……”

发现秀梅的尸体时，已是当天晚上八点钟。

来好傍晚抵达家门时，发现门是从外头锁着的，屋内除了神主案前的电红烛亮着，黑暗罩盖了整个空间，这时张天师庙前的潮剧播音机，正高声传播着“井边会”的悲曲。既然戏棚脚已经是喧嚷着人声，来好想母亲必已在戏棚脚下与那些老姑婆婆们谈剧情去了。他掏出钥匙打开大门，开亮了电灯就往自己的房间走去。房门是虚掩着。他一推开房门，借着大厅照射进房内的光线，他隐约地看到一个人影躺在他的床上。

“我当时吃了一惊，整个人从房间跳了出来。”过后来好对我说，“亚姐穿着一身白色的裙子，竖直地躺着。我在大厅上的神案前，大声地吆喝几声，房里头一点声息都没有。我这才壮着胆，抓了张椅子，轻声轻步地走进去。惨，走前一看，是亚姐，都没有气息了。”来好红着眼睛，泪光莹闪。贵财婶身边就只有秀梅来好这两姐弟。姐弟的感情一直很好。“都没有气息了，床头放了个空杯，也没留下任何笔迹。真不明白亚姐有什么想不开。怪就怪在亚姐死时似乎在微笑。她似乎很满足地去了。我第一眼看到她时，还以为她在跟我微笑，只差了双眼没有睁开。”

在戏棚脚看戏的贵财婶得到来好的报讯，才知道秀梅并没有回夫家去。她踉踉跄跄在邻居木通嫂的陪伴下，拉着呼号的哭声往家里跑去。这时来好已跟朋友借了辆电单车前往四里外双溪浮油的姐夫家报讯去了。

“我哪有防到这点呵，惨呵，我儿呵……”贵财婶本来已够洪亮

的喉音，可以想象她那悲痛の哀鸣，在那四野静寂の夜空，该是如何地冗长悲惨而又嘹亮。

住在贵财婶屋后一百米外的山猪叔，一次在遇到我而又提到秀梅自尽那晚的事时说，“贵财婶那声呼号呵，我一时还以为什么动物负了伤在长鸣哀鸣。那时我正一个人在家里躺着，整个人就一身鸡皮疙瘩地跳了起来。”

木通嫂过后也逢人就说：“真是孽债呵，要死嘛也别回到娘家来。这不是要连累自己的老母亲！”

“那时，我又如何会防到她会去寻死！”贵财婶对我说时，秀梅都已作了头七，然而一提起那天的事，她的眼泪又像是决了堤地滚滚落下，“她还拿了钱给我。我还向她说了我梦见她父亲的事。我说替她买五元的大万，五元的小万。她还好好地地点头，我怎么也想不到她要去死。我去找了狗仔姆，我也去拜了张天师，捐了戏金。回到家时，只见大门掩着。我是没去想到这种事的。我进去一看，她不在家里。我想或者她是跑到镇上去找亚花、香莲她们去了。也可能她已回家去了。这时都一点钟多了。想想，我也懒得煮午餐，而木通嫂还在戏棚下等着我看日戏。”说着，贵财婶叹了口气，“都是命运注定。我在睡房厨房厕所看一下，没有她的影子。一定是出去了，我想，我怎会防到她会跑到来好的房间去。来好的房门是掩着。当时要不是被小鬼遮了眼，我要是到来好房间一看就有救了。命，这是命，是她自己命短，怨不了谁呵……”

找不到秀梅，贵财婶就匆匆忙忙地把家门锁上，直往张天师的庙走去。那天日戏是上演《七国拜相》。木通嫂那天傍晚又说她的媳妇杀了鸡鸭，贵财婶那顿晚餐也就在木通嫂家解决了。接着又是一轮家常闲话，又在木通嫂家中洗了个澡。戏班播音机一响，贵财婶和木通嫂又在戏棚出现。

“命中注定的！我从来就没有一整天不回家的。然而那天……”

唉……小鬼遮了眼啦，这才害死了我的秀梅，这苦命的孩子哟……”

二

当我得知秀梅的死讯时，已是第二天傍晚。

我是报社驻这个小镇的特约通讯员兼各报广告的代理。我正好由于业务上的需要而去了檳城，并在檳城友人的家中过了一夜。第二天傍晚返抵小镇时，就风闻这已在小镇震撼了十几小时的消息，我赶抵秀梅的丈夫忠和在双溪浮油的住家时，已来不及看到秀梅最后的仪容。忠和告诉我秀梅是在那天下午三时正入棺的。

见不到秀梅最后一面，这将是我这一生诸多缺憾之一。

据忠和说，前一个晚上得到来好的报讯时，他刚从北海的建筑工场返抵家门不久。忠和是个挖泥机的司机。听到那如晴天霹雳的消息，他即连忙骑了电单车直奔来好的家去。

据当时在场的木通嫂说，忠和踉跄地跑进来好的房间，然后发愣地望着穿着一身雪白衣裙的秀梅，第一句话竟是说：“怎么会是在笑着？”

秀梅死时虽然闭着双眼，然而，嘴角却绽放着令人感到诡谲的微笑，自尽时还带着微笑而去，这一事实使这个市镇的居民百思不解。本来已够令人感到困惑的自尽事件于是更加疑窦丛生了。一时之间，整个市镇的每个角落，人们都在猜测秀梅的死因，而谈论得最为兴奋的，该是老太丰戏棚脚下那群观戏的妇人们了。那晚在张天师庙内帮手帮脚的列叔过后曾向我证实，当晚戏棚脚的人群，三五成群地忙着讨论着这桩事件，以致忘了向演员们抛赏金；较后时，戏班老板曾向张天师的炉主发出怨言。

我没有见到秀梅最后的仪容，然而从各方面得来的情报，大家

都一致认为秀梅死去时一定心情愉悦。她一定是面露微笑地把三十多粒的安眠药吞下。所有目击者都不能从秀梅的脸上找到一丝的悲哀或痛苦。愉悦与自尽，根本是两宗永远撞不上头的直线，然而这事实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就难怪乎整个市镇喋喋不休地议论着。即使是办理这宗案件的警曹鸭都拉，过后也对我说他真的不敢相信这是宗自愿的吞药自尽案件。“没有痛苦没有悲哀。只有微笑，微笑……真怪！”他侧着头说。

忠和抵达自尽现场不久，来好就带来几个警察。接着，北海医院的黑厢车也来了。那时，除了贵财婶像受了伤的野兽哀号声外，大家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地看着医院人员把秀梅抬上黑厢车去。

第二天中午，警方来了通知，说在午餐时间过后两点，死者家属即可到医院的太平间领尸。经过医院的解剖检验，医生签署了死亡证书，并证实死者是由于服食过量的安眠药而死亡的。

忠和是我的表哥，也是与我一起从小玩到大的伙伴，所以在悲戚的心情下，他还是很详细地把整个事件过程告诉我。姨妈去问了济公，说是下午三时是入殓的最佳时辰。忠和于是带了副棺木前往太平间，并在法师的经文导引下，就在那里把秀梅放进棺木去。姨妈说家中老人家（她自己与姨父）都还健在，而且秀梅死时是死在屋外，所以秀梅的棺木万万不得抬进忠和的家门。秀梅的死是凶死，只能在忠和家正门的右侧，临时搭就了个篷盖，秀梅的棺木就搁在两张矮凳上。

我到忠和家时，只见秀梅的棺木孤孤单单地停放在那儿。棺木前没有瓦钵，更没有人点烧金银纸。只有一只装了饭的碗，上面插着三炷香，香烟袅绕而上。姨妈姨父都没有露脸，只有忠和独自坐在大厅左侧的一张椅子上。

“等下，来好会来守灵的。”忠和望着我说。

我很心痛，而悲哀像浪潮般地一阵阵自我心底涌上。秀梅，她

是我的表嫂……

“她已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忠和软弱的声音。

一时之间，似乎雷鸣。我惊愕地瞪视垂着脸的忠和。

三

“一尸两命。”

社址在横城的两家报馆在事发第三天以鲜红的标题在第一版刊出。由于秀梅自尽的消息是在当晚九时以后广播的，在时间上已赶不上第二天早报的排印。第二天医院的报告一有了结论，整个市镇更为“一尸两命”这消息而震撼。我于第二天傍晚才抵达市镇，所以整个事件的新闻报道，早已给第二天早上由北海的各报记者包办了。秀梅的自尽事件，在我感情上掀起波涛，而从职业工作的角度来说，我是放弃了作为通讯员的责任，没有向报馆交上片言只语。

报章上曾发表诸多的猜测。忠和和我姨妈更一时成为记者采访的中心人物。在那种混乱和悲戚的心情下，记者们最能发掘到的也不过是当事人一时情绪发泄之言。第三天秀梅出殡之后，整个事件虽然还挂在市镇小市民的嘴上，但对报章与记者来说，这也是昨日黄花的故事了。

秀梅是在自尽之日的第三天，就草率地被家人送上山去。家中老人家还在，一些忌讳还是要的。在秀梅出殡后的第二天，我就在忠和的家中跟他谈起秀梅自尽的原因。在我心灵深处，我总觉得传说中秀梅死时犹带着笑容，大有属纆。

“是带着笑容，欢欢喜喜地去的。”忠和呆板无表情的脸，在夕阳余晖的照射下，使我惊惶失措，不由心虚起来。

根据忠和的看法，秀梅是个没有主见、短视、迷信而又冲动的

女人。事发那天早上，忠和推着电单车就要上工时，秀梅从屋后赶了出来，再次向他要二百元。

“我那时很气。这件事我前前后后跟她讲了三次。算命先生的话哪可信？就凭那二百元，算命先生就能改变我的命运？这只是她自己在疑心生暗鬼。我连吃的都不够了，死拼活拼，整日在烈日下流汗，而她跟我说，算命先生说你命带桃花，必会再讨小妾。这件事她前后都跟我提了三次，而我也解释了三次。然而，这种没有知识的女人，解释是没用的，我当场骂了她。”

姨妈也向我证实，就在事发前一个星期，她跟秀梅去北海让一位算命先生算命。据朋友介绍，这位算命先生不只能预卜未来，更能作法解凶化难。当时算命先生确实向秀梅说忠和命带桃花劫，而且一生之中不止一个桃花。当时，秀梅整个脸立刻苍白了起来。算命先生说只要给他二百元，这种桃花劫数以他功力来说就能化解成无事。

然而根据当时正好路经现场的本泉嫂说，就在忠和向秀梅大喊大骂时，姨妈这时也正好走出门来，并说出了句本泉嫂认为是促使秀梅自尽的一句话：“他有本事，就让他娶好了，命运能改变得了吗？”

镇上的人都说秀梅真傻，死得不值。当然，也有些妇女认为秀梅死得壮烈，为妇女们争了一口气。怎么能让命带桃花男人凭着“命运”再娶小的？死！以死抗议这种践踏女人命运的男人。死给他们看，让他们警惕，女人是有勇气走向死亡的。至于男人，绝大多数都在窃笑。命运中是有桃花的，不让他们讨个小的岂不违反了天命？所以，人们在议论着秀梅自尽事件时，总会爆出一阵嬉骂打趣的笑声。

然而姨妈却否认她曾说过那句致命的话。

她说：“我只叫他们别吵。一大早就吵，会霉及家运的，也不怕

人耻笑？就说了这句话，秀梅一声不响地走进屋内。“早上的家务打理妥当后，坐在前厅的姨妈，就看到秀梅挽了个手提包走出去，说是张天师处今天要演酬神戏了，她要回娘家一趟，顺便向张天师添点香油。姨妈当时就掏出五元来，要秀梅到庙处去捐戏金。”我怎么想到她会去死？这女人真傻。死解决不了什么。至于手提包装了什么，我那时也没有去猜测。现在想来，该是那套白衣裙吧！”

“真是冤枉。说我要娶小老婆！”忠和说着说着，双眼不由晶莹着泪光。“这种算命先生，这种铁嘴，他啄的可是秀梅的性命呵。”

报章的结论是铁嘴先生的话啄断了两条命，想不到只读到初中的忠和，当场就能一针见血地说出道道来。

为什么秀梅会含笑而去？忠和和姨妈都百思不解。更令人疑窦丛生的是秀梅为自尽已策划了一段时期，那一套新缝的白衣裙，那几十粒的安眠药，都得预先购置。但要不是为了算命先生那番话引起的争执，忠和和姨妈实在想不出秀梅有任何自尽的理由。至于笑容嘛，忠和直搔着头说：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四

出事那天早上，特地从三公里外大山脚赶来张天师庙里帮手脚的烈叔，该是最后第二个跟秀梅接触的人了。大约是早上十时许，太阳已像烈火般地炙痛了皮肤。老太丰的戏箱已搬上戏台。戏仔们都忙碌地打点着道具。烈叔爬上只木凳，翘着头把一小罐的火水倒在那只插在庙前正方的龙香顶端时，就瞥见贵财婶的女儿秀梅正向他走来。按辈分，秀梅该称呼烈叔为“老叔”。贵财跟烈叔是来自昔宁的汤坑乡，贵财比烈叔小一辈。在贵财未去世之前，烈叔也曾常到贵财家走动。

烈叔跨下木凳，秀梅已走到他跟前。

“怎么想到这笑吟吟的人，几小时后就心甘情愿地吃药寻短见？”烈叔轻摇着那颗白发苍苍的头，眯着眼跟我说，“秀梅我从小就看她长大。有什么事解决不了？她走到我面前来，还说：烈叔，庙里的财副还没有来，这儿五块钱，是我家婆捐献的戏金，麻烦烈叔转交。”

我问起当时的秀梅是否有什么异常的谈话、表情或任何暗示。烈叔垂下眼睑想了一下：“没有，什么暗示都没有。当时她还心情愉悦地告诉我，她正要回娘家一趟。”

从烈叔的谈话得到的印象，我实在想象不出，手提包内装着最后一套衣裙和几十粒致命的药丸的秀梅，还能镇定自若，心情愉快地跟别人交谈。难道她最后在来好的房内换衣吞药是因景触情而一时身不由己的行为？在来好房内自尽是否意味着她在暗示些什么？而她在断魂之时正好回忆起某件她最快乐的事，所以她的嘴角才会绽放着惬意的微笑？而这最快乐的事就是在来好的房间发生。她是否曾向贵财婶作过什么暗示，甚至在来好的房间留下遗言？想到这里，我不禁惊惶失措，甚至毛骨悚然了。

我决定在恰当的时候，我要跟来好谈谈。

我正巧经过狗仔姆的家门。狗仔姆跟我家也有点亲戚关系。我早风闻就在秀梅出事那天的前晚，秀梅的母亲贵财婶作了个怪异的梦，而狗仔姆当时为她解过梦。想到这，我就跨进了狗仔姆的家门。

“我跟贵财婶说，贵财挑了黄金回来是好兆头，至少也会发个小财。据我的猜测，我叫贵财婶买‘四三八二’，”狗仔姆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瘦削的身躯轻微地颤抖着，“但我跟她说这梦也潜伏着凶兆。当时我猜测来好会出事，哪知却落到秀梅身上了。秀梅的哥哥来发都死了十几年，而贵财挑着的篮子内，竟坐着来发！不好的预

兆呵，从黑沉沉的胶园走出来，一言不发来到家门，就突然光亮起来，贵财来发和黄金都消失了。凶兆，凶兆。但我这嘴只报喜不报忧。我跟贵财婶说：四三八二，多买几期，不多也不少。”说着，狗仔婶的眼光移向高悬在墙壁上的匾额，“我当时心中有数，只是口不便多说，你看，几个时辰之内，不是应了我的预测。不是听说秀梅死时脸带笑容吗？说实在，秀梅是不该死的，只是霉运当头给撞上了。不然谁人自杀不悲恶戚戚凄凄惨惨的，怎会带着笑容！她不是有意自尽的。只是撞上时辰（这是天时），又出现地利（在来好的房间内），所以阴差阳错，秀梅就这么顶上了。”

狗仔婶的解说，当时减轻了我心理的负担，但在我回到自己的家中，独自作了分析，那块大石还玉在我的心坎上。

五

来好是我从小学到中学都在一起的朋友，秀梅比来好大一岁，从小到大，我们都是玩在一起，而他们的家更是我常去的地方。秀梅出嫁成了我的表嫂之后，我才发觉对她，除了友情之外，我心灵深处却潜藏着一种暧昧的感情。

就在秀梅作了头七后的一个晚上，我造访了来好。

自从贵财叔去世，秀梅出嫁以来，贵财婶与来好相依为命，住在这市镇外离大马路约三百米胶林内的一间锌板屋。来好在北海一家五金店当书记。

“我是不相信亚姐会自杀的？”提起秀梅，来好蹙着眉头，阴郁地说，“然而，这几个月来，她倒是跟我妈提过几次，她不想活了。”

据来好的透露，自从秀梅发现她再怀孕之后，就三番四次地向贵财婶表示要把孩子打掉。“秀梅第一胎出了那种事后，就难怪秀梅要疑心疑鬼了，每晚秀梅都要作怪梦，不是梦到生出个像猴子般

的孩子，就是生出狗呵、鼠呵一类的怪东西。”贵财婶曾如此跟来好说，“前几个星期，一条蛇在秀梅脚旁游过，吓得秀梅把手中的菜刀向那蛇丢去。有没有丢中，秀梅一时也看不清楚，但第一胎的阴影，使得秀梅整天恍恍惚惚的，跑回家来跟我说她不想活了。”

外头风传秀梅是因算命先生论断忠和会娶小老婆，而忠和又不愿花钱让算命先生替他化解命中的桃花缘，再加上家婆的冷嘲热讽和对忠和的默许，秀梅一时想不开，才弄出这“一尸两命”的命案来。对这种说法，贵财婶是不同意的。秀梅曾向贵财婶透露过厌世的原因，然而这原因却不宜向外透露，所以贵财婶也就乐于让女儿由于上述的原因而成为妇女们口上的烈妇了。对外头的谣言和推测，贵财婶并不反驳或解说，只是私底下，她还是向来好说明了原因，而我，却从来好这边得知秀梅之死的另一种解释。

早在两年前，秀梅曾怀过孕，然而，胎死腹中。

确实的情形是，在秀梅怀孕六个月时，有一天一只小猫跑进了忠和的厨房，偷衔了只放在碟里的鱼。那时，秀梅正好走进厨房。她一手捉住那只小猫就往地面上用力一摔，猫儿肚破肠流，当场死在地面上。两个月后，秀梅半夜来红而被送进医院。医生剖腹取婴，哪知取出的刚好是个貌似小猫、肚破肠露的死婴。过后贵财婶问神拜佛，神仙乘机乱说成是猫儿的孽债，是讨债来的。

这种怪胎的报应，忠和家和来好家都信以为真，并且严守秘密。我是第一次由来好口中听到这种诡谲神秘的怪事。在这谣言一吹即播的小市镇，此事不曾在人们间流传，可见两家的保密功夫做得十足。

“据我母亲说，自从秀梅发觉再次怀孕以来，她都终日忧心忡忡地担心又生出个怪婴来。她跟母亲说要把孩子打掉，她又说她不想活了。总之，自从怀了身孕以来，每次回家都是恍恍惚惚的，喃喃自语地说些傻话。你也知道，我妈那种脾气，除了吃饭玩纸牌，什么

事能让她操心？秀梅只好自说自听了。”提到贵财婶的粗心大意，来奸也不禁激昂：“那天秀梅把菜刀丢向那条蛇，就直接跑回家来投诉。她可担心下一胎会不会生出个像蛇一般的怪物来。秀梅就是这么沉沦般地迷信。”

所以贵财婶认为秀梅之死是她自己本人命水不好，迷信，胡思乱想，秀梅最近已有神经分裂的倾向。至于秀梅为什么会含着笑容而去？贵财婶说：或者秀梅认为她已摆脱了那重重怪异的阴影，而能磊然地拜见佛祖吧！

秀梅之死虽然带给贵财婶无与伦比的痛苦和悲哀，然而秀梅被一般妇女当作烈妇般地挂在口上，贵财婶心灵深处，会不会在窃喜呢？我望向坐在大门处望着黑黝黝的天空的贵财婶，不由回想起那天下午发生在来好房内的事件来。

六

秀梅自尽后连续几个晚上，我都常梦见她。我是个无神论者，所以决然不会认为是秀梅的阴魂不散来骚扰我。这只是我脑海深处一种下意识的反映，我没有理由为此而感到惊恐。令我迷惑不解的是为何秀梅会带着笑容吞药而逝。忠和一家 是认为秀梅经不起算命先生占卦所引起的心理惊恐，再加上忠和的冷漠和姨妈的热讽，而贵财婶一家则认为秀梅因担心再次生个怪胎，耿耿于怀而生厌世之念。这两种说法都不能解释秀梅这策划很久（从收集安眠药到定做整身白色的衣裙）的自尽事件，更不能解释秀梅那最后的微笑。我不曾见过秀梅的尸体，然而，根据多方面的证语，秀梅带着令人困惑的笑容弃世，这一点却是无可置疑的。

在我的梦中，秀梅都是裸着身体出现。她向我摆弄着各种挑逗的姿势，甚至委曲求全地向我要求。

在秀梅嫁给忠和之前，我与秀梅、来好之间是姐弟般的感情。秀梅第一次怀胎之后，我才发觉我对秀梅的感情已经变化。秀梅是个女人，一个能孕育下一代的女人。一时之间，我感受到秀梅的女人魅力。自那时起，我就不把她当做姐姐看待。在我心目中，她已是个成熟的女人。

三个月前一个下午，我来到贵财婶的家找来好。大门是虚掩着，贵财婶和来好都不在家。我走进来好的房间时，即发现穿着一套白衣裙的秀梅正躺在来好的床上睡眠。突然我感到口干身热。我掩上房门，我趋身向前。秀梅睁开眼睛看我一眼，就再把眼睛闭上。我轻柔地抚摸她。秀梅一动不动地躺着承受着，闭着眼睛的脸上，却绽开着满足的微笑。

过后，我贴在她的耳旁，说今晚她最好跟忠和行房，就不必担心怀孕这种事了。

我拉下裙摆盖住她的双腿时，她犹如死一般地躺着。她是否明白我的用意，我就不得而知了。

而忠和在我赶抵他家时，告诉我秀梅已有三个月的身孕。

而秀梅之死是“一尸两命”。

我很想知道那晚忠和他们是否有房事。秀梅之死是不是因为怀了忠和之外的婴孩，或是为了泄愤。我不明了那天秀梅是在什么样的感情下承受了我，我更不了解她当时的笑意蕴藏着什么念头。过后我一直避免与她见面。坦白说，我没占有秀梅的奢望。秀梅是我的表嫂。她是个爱丈夫爱家庭的女人，这些我们能从秀梅婆家和娘家得到佐证。她不是个荡妇，也不是出墙的红杏。我猜测她之所以任我在她身上泄欲，大概是一种姐姐对弟弟的怜惜、宠爱和放任吧。

我最为遗憾的是见不到秀梅最后的一面——她那最后的笑容。

她之回到来好的房间自尽,是否是我当天在她身上所作所为的一种延续呢?或者是在向我暗示?暗示些什么?

她为她的自尽而策划了一段时期,她为她自尽的地点和最后的衣着都似乎作了充满信心的安排,最后,她还遗留下那嘴角的微笑来困惑我。

我实在不能肯定促使她自尽的原因。



血 缘

看到报纸上刊登的“泣谢”启事，是在五月六日的上午。

罗志华这才知道老家伙终于去世了。他心中默算：今天，正好是头七。

罗志华漠然地抬起头，望着玻璃门窗外的街道，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困倦的行人，参差不齐的褪了漆的建筑物，似乎在缥缈的空间浮泛着。

他想到：老家伙终于去世了。这个念头一而再地在他脑海闪现。

他之所以会想起头七，因为也正是他父亲去世后的第七天，老家伙指示父亲的正室太太和孩子做了头七的祭拜后，才允许他母亲携带他上坟山祭拜其父亲。

他仍然记得那一天。那天，应该被他称呼为“姑妈”的肥胖女人从豪华的汽车跨下，无视坐在门槛上的他，站在大门前直喊道：“阿细，细的阿，出来。”他的母亲慌忙奔跑出来。胖女人冷漠地开了口：“你可以上山拜了。”说着，把个白信封往他母亲手中一塞，就转身走向汽车。他记得汽车开动时，胖女人连回头一下都没有。自始至终，他看不到那女人的丝毫善意。他抬头，正好看到两颗晶莹的泪

珠自母亲的眼角滑下。

自从他父亲逝世后，老家伙即传言下来：他跟他母亲都不准到他父亲的灵堂去，不可离家外出，不可接见记者，不可胡乱发言。所有报章的讣告上都没有他跟他母亲的名字，传话人也没有明确的提示不可为他父亲带孝。他母亲在家里悲泣了六天。直到那天胖女人离去后，他母亲才哭哭啼啼地把几件不知从哪里找来的黑色孝服递给他。当时，他母亲那盈泪的双眼，似乎在指责他为何没有丝毫的悲苦。

抵达坟山，站在那堆黄土前时，暮色已苍茫，只剩下夕霞余晖了。他母亲当时哭着求他：“就当是为了我，跪下拜拜你父亲吧。”

他母亲就是这么个懦弱、安于命运的地地道道的传统中国女人。

那时他十三岁。他第一次意识到他跟他母亲是生活在一种黝暗无光的日子里，而老家伙的黑影竟是那么地硕厚，以至他看不到前方一丝的光芒。他母亲更为老家伙的身影镇压得伛偻着过日子。也是从那时起，他对老家伙的仰慕敬惧，开始转变为仇恨憎恶。他母亲对那中风而死在妓院里的父亲的爱情有了疑惑，然而对老家伙的崇敬惧提却没有因这丧事而改变过。

十年后，他终于看到为老家伙而刊登的“泣谢”启事。

罗志华想道：我应该回去看看了。

罗志华站了起来，走进总编辑的办公室，老总的眼光自桌上的稿件抬起。

“老总，我想请假一个星期回宾城的家一趟。”罗志华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望着毫无表情的总编辑，“檳城的拿督罗世光去世了。这种千万富翁，一定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丑闻轶事，我家跟他有些远房亲戚关系，所以想回去听听，为他写篇特别报道。”

作为三日刊而且注重趣味性报道的报纸，走的就是这种挖掘

名人轶事取悦读者的路线。总编辑听到罗志华这么一说，眼光不由一亮地说：“好呵，我正想着该找谁去发掘，你能去，最好不过了，你是在江城长大的吧？”

“是的。我的一些老亲戚跟罗世光很接近，一定能探到很多故事的。”

“好，你就去做这个专访，写篇七八万字的报道，相信不会有问题的吧。”总编辑咧着嘴，露出一口微黄的牙齿说。

拿督罗世光的去世，各家报章都纷纷发表文章，赞颂他在商业界杰出的才华，在华人社会上慷慨的慈善行为，有的更盛赞他“白手兴家”，是刻苦耐劳南来的华人中最令人骄傲自豪的榜样。

二

罗志华在“隆盛银行”的对街处落车。

为了今天的专访，他在两天前打电话给刚被董事部调升为银行董事长的罗辉扬局绅。刚听到电话筒上传来浑厚响亮的声音时，他禁不住地感到一阵战栗而说不出话来。这是他自他父亲去世以来第一次听到他父亲家族的人发出的声音。在他的记忆中，父亲的声音也是同样的浑厚宏亮。他感到声音在耳廓间震撼。电话筒内却已传来不耐烦的声音：“喂，喂，朱小姐，怎么没有人接话的？”

他立即按捺下激动的心情：“哈罗，是罗辉扬局绅吗？”

“是的。你是……”

“《新华报》的编辑。罗局绅，恭喜你荣任隆盛银行董事长。隆盛银行在你的领导下，必定大展鸿图。本报想跟罗局绅做个专访……”

“专访？哈哈，访问些什么？”刺耳的笑声。

“谈谈罗世光控股公司在罗局绅的领导下有何新的策划和如

何扩展。更想谈谈隆盛银行在罗局坤接手之后如何处理和应对新经济政策的股份安排。也想请罗局坤谈谈在拿督罗世光逝世之后的最新发展,以及拿督罗世光的一些生平轶事。我的本意是想从拿督的逝世谈起,为拿督和罗局坤作个十万字的专辑报道。”

“呃,做个专辑,是《新华报》呵,好,很好。”

“那么,罗局坤几时方便,我就过去。”

“等一下。”电话筒传来罗辉扬询问女秘书的声音,然后说,“这样吧,后天下午二时半,你来银行我的办事处找朱小姐。她会引导你来见我。”

如今站在街旁望着对面这幢楼高十八层的华丽的银行大厦,他不禁又回想起在中央医院病死的母亲那瘦弱苍白的脸,以及拿督罗世光冷漠孤傲的容颜。

隆盛银行是罗世光控股公司集团旗下的投资主舰。谁掌握了这主舰的实权,谁就是罗世光家族的主宰。面对这幢在阳光普照下熠熠生光的大厦,罗志华按压不住那股发自心灵深处的妒嫉、愤怒、憎恨和仇恶。

在记忆中,有一次,他跟母亲路过隆盛银行,凑巧被步出银行的父亲瞥见。当晚他父亲竟怒气冲冲地来到母亲处,拍打着桌面,大声吆骂母亲不该在那区域出现。“要是给我父亲罗世光看到了,我怎么办?”面目扭曲的父亲破口而出的这句话,一直烙印在他的脑海中。自从那次起,母亲更少携带他上街了。

父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了,老家伙罗世光的身影不久前也在这世界上永远消逝。斩断了这一切的血缘联系之后,罗志华一想到要面对他如被“允许”该称为“二伯”的罗辉扬局坤,心中还是不免有些惶恐。

五十多岁微胖秃顶的罗辉扬局绅解松颈项上的领带，和蔼地说：“你也姓罗？很好，本家姓人，哪里人？”

“吉隆坡。就谈谈拿督罗世光逝世之后，贵集团的最新策划。”

“本集团在考虑到新经济政策的要求后，最近在股份分配上作出某些调整，但在整个商业扩展方面，本集团还是照着既定计划进行……”

他母亲病重时，有个亲戚把消息悄悄地传给罗世光。罗世光第一次通过中间人与他联络。那中间人带来了一张数额颇大的支票和一大堆指示给他。指示是：不可以罗家之名为他母亲举葬，不可出讣告，不可惊动社会，更不可与报章记者接触。那年他十八岁。他看得出，整个报界在罗世光的压力下，把病逝于中央医院的母亲事件封锁了起来。那时，他也已认清了金钱的现实，而屈辱地接受了罗世光提出的条件。据中间人透露，当年的罗辉扬还私下探问他父亲的这位“外面的女人”的孩子几岁了。

“局绅，谈谈你们家族在贵集团内的控制权。”

“家父，拿督罗世光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财产分成五份，即四个儿子四份，两个女儿共得一份。相信你也知道，我的大哥和三弟早年病逝，只剩下我、四弟和两个妹妹。我父亲把产业分得很公平，所以大哥和三弟份下的产业由他们各自的子弟继承……”

他曾询问病中的母亲，作为大慈善家大银行家大事业家的拿督罗世光的血裔，他会得到什么资产。他母亲流淌着泪摇摇头：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他父亲私自买下的这幢屋子，他将什么也得不到。为什么？他责问。不为什么，他母亲低弱的声音，只因为罗世光不承认，只因为她是父亲“外面的女人”，只因为他们是豪族，

只因为他们有脸面，只因为你父亲不争气，只因为你父亲的发妻和孩子们还活着，更只因为罗世光是个旧礼教传统下的人，得不到什么的……没有人承认，更何况你父亲已逝世。

“谈谈拿督罗世光的处世和为人。”

“家父是个严正肃穆的人。没有什么力量能改变他的旨意。顽强、固执在别人可能是种缺憾，然而在我父亲，这些性格上的缺憾却使他无往而不利……”

他母亲还告诉过他：你父亲曾要求罗世光给我一个名份，但是不行的。罗世光掴打了你父亲一巴掌。你父亲说不能因此而放弃了那份应得的家产。家族名誉要紧，所以你父亲就要求我委屈忍受。一旦老人逝去，我就能得到我应得的一切。但命运呵，你父亲竟先他而去。他的指令下来是：不能承认，不可承认。他给我们钱，最主要是封着我们的口，不可让家丑沾污罗世光的事业上和社会上的名誉。不行的。你父亲曾哭着说：“就请你委屈，我对不起你，但你务须委屈忍受……”

“据说，你三弟在外面还有个女人。”

“呸，这个嘛。家父是个很注重礼教的人。坦白说，当年老三在世时曾在外边乱搞过，听说还收了个女人养了个儿子。家父当年还亲手掌掴过老三。家父不承认那个女人，所以那女人，还有她儿子，直到目前，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消息……”

收葬了母亲，罗志华即变卖了屋子，带着为数不小的，拿督罗世光施舍的恤养金，南下吉隆坡定居下来。十年来，在他心灵深处，北方的檳城总无时无刻地矗立着一身硕厚庞大的黑影。这黑影不只罩盖了他父母亲的一生，甚至驱使他过着一种黑影下意志颓废的生活。罗世光可以是个报章盛赞的慈善家和商界杰出的人才，然而他那种冷漠无情、倨傲的性格却令罗志华咬牙切齿地憎恨他。

四

“……听说还收了个女人养了个儿子……”盛隆银行的董事长罗辉扬局绅对他早逝的三弟的血裔作了如此冷漠的评语。

罗志华站在已长满野草的母亲坟墓前。

这就是母亲的爱情。懂得屈辱时的他，曾以责备的语气责问母亲为何要接受如此一个没有名份不被承认的姻缘。

他是银行家罗世光的儿子，再加上当时的日本军人对未婚少女的劫掠，能得到一个既富有又有权势的人的庇护，这是当年任何一个少女都不能也不会拒绝的梦想吧。他母亲垂着眼睫泣诉：当年，他何尝不是多情慷慨，风流优雅。如果要埋怨，只好埋怨命运了。

而这位把持着罗志华一生命运的“老家伙”拿督罗世光终于也逝世了。当年只要“老家伙”点头，只要同意把他和他母亲的名字罗列在他的父亲的讣告上，只要承认与“老家伙”之间还有血缘关系，那么，他也会像他的父亲的其他儿女，以及像罗辉扬局绅他们的儿子一样，出入于罗世光集团公司而不必为生活煎熬了。

罗志华抬起头，骤然间他发觉，就在他看到那则“泣谢”启事那天起，他与罗家的血缘就在那时断绝了。

他望向远处一片晴空，望着母亲一堆荒废了的孤坟，心中不由送出一声呐喊：一切都过去了。

引 魂

巴士逐渐缓慢下来，终于在巴士站停了下来。你站了起来。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赶在你前头向巴士门跑去，一只手从他后面伸了前来，企图抓住那男孩的手，喊道：“小心，等车停住，才下车。”你向座位一避，一位三十多岁穿着黑色孝服的妇女在你身边挤过，向那男孩撞撞碰碰地走去。那男孩跳下巴士，然后站在车边，等着他的母亲下车来。你尾随着那妇女，从巴士跳下。巴士在吐出一团黑烟后，向夕阳残照的街头逸去。这时，正有一只乌鸦在你前面走着的穿孝服的母子头上飞过。那男孩抬起头，望着那乌鸦的黑影，说：

“妈，真的外公今晚会回来吗？”

“是会回来的。头七嘛，他会回家来逛一逛的。”

“真的吗？”

“真的。今晚你舅父他们要在门前撒些白粉，在灵前也要撒些。明早，看到足迹，就会知道外公有没有回来了。”

“妈，你不怕？”

“怕什么？自己父亲嘛。”

你听着这母子的对话，不禁微笑起来。

你在一间屋子前面停下，你已经来到你要来的地方。

这是城市中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这儿聚着许多古老的殖民地时期兴建的屋子。路的两旁都生长着巨大的榕树，庞大的叶伞罩下的阴影，清风不时卷起“沙沙”发响的干枯了的树叶，在路面上互

相追逐着。路边的小草已十多厘米高了，在微风中散发着草香。

你站在那屋子的前面，抬头望着这一排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排屋。多年的风雨，累年的失修，已使这排排屋显得阴森、古老。剥落的墙壁，苔痕斑斑的门庭，再加上那榕树投下的阴影，竟使街头路灯投射出来的光芒泛着怪异凄惨的气象。你站在九一五号的门前，望着透过黯晦的黑绿色窗帘进出来微弱的灯光。这时，那对穿着黑色衣裘的母子已消失在黑色中。骤然间，你感到夜已罩盖下来，黑暗已开始蔓延。

你本想喊叫一声，但你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你不愿打扰屋中的人。你轻轻地把篱笆门打开，走进去，并把门轻轻关上。一条只有六十厘米宽的小径伸向紧闭着的大门。小径两旁排着长长的木架，木架上就摆着各式各样的花卉。小径上长着青苔，黏性的表面使你感到脚心发痒。你站在那儿，看见一只猫，闪着晶绿色的眼眸，向你注视了一会儿，弓下腰，然后从窗口的铁栅间向屋内跃去。

你探着窥望一下屋檐覆盖下阴森森的门廊，然后放轻脚步向大门走去。大门上挂着一对狮头的铜门环。漫长的岁月已把它们磨蚀得十分光滑，在门廊上的阴影中泛着微弱的光芒。

你在门缝间看到里头散乱的光线闪烁，好像是纱网罩盖下发出的光芒。你决定不出一声地走进去。所以，你轻轻地把门打开，再轻轻地把门关上。这时你才发觉刚才看到的散乱摆动着的闪光，原来是木案上圣母像前几支白蜡烛迸发的光芒。这时，你闻到屋内草药含有腐蚀、潮湿而又带有猫屎腥和蚊香焚烧的几种混合着的异味。五六只猫从桌上、椅上或书架上跳下来，围在你脚边，“妙妙”地叫着。

就在大厅的左边，放着张宽大的木床。木床上放着一张厚重的床垫。在上面，躺着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妇人。散乱的银白发丝下是一张满布皱纹的衰老的脸孔。干瘪的嘴唇抖动着。就在这老妇人

的怀中，蛰伏着一只黑猫，闪着绿油油的眼睛直瞪着你；静静地任由老妇人颤抖着的手抚摩着，而那老妇人阖着两眼，任由你站在她面前而无警觉。

一盏陈旧的盆状罩子盖着的小灯泡，散发着微光，摆动不定的烛光使整个大厅内的阴影游移不定。在厅的右边，摆着一架古旧的钢琴。钢琴上覆盖着已发微黄的白纱布。压住白纱布的是两张框在相框内已发黄的相片。相框本身的油漆已剥落，玻璃上也盖着层薄薄的灰尘。

你在床边的一张木椅坐下。你的重量致使木椅发出声响。老妇人惊觉地睁开眼睛，眯着眼，四处张望。然后又转着头，四处嗅着，说：“罗娜，是你吗？”低微的声音从那干瘪的嘴唇抖出，一股腐腥味从那微张的黑洞泛漫出来。

“是我。”你趋前，轻声说道。

“是你吗？罗娜。”老妇人提高声量，“罗娜，你在哪儿？”

“在这里，妈。”楼梯传来一阵脚步声，“在这里，什么事啊？”

接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在楼梯边出现。她只穿着内衣，腰间系着条腰束，把整个本已松弛的肚脐束住。右眼皮已涂上紫色的眼皮膏，手上还拿着支眼盖抹，“妈，饿了吧？”

老人用鼻子吸了吸，“罗娜，要出门吗？”

“是的。”罗娜走到后头，一会儿端来—盘白饭，饭上放着—条煎熟的鱼，“妈，饭。”她拉着老妇人的手，把盘放在双手上，“今晚你自己吃吧。待会儿，乔治要来，我还没打扮好呢。”

老妇人端着盘，瞪着那双空洞的眼，望着罗娜。罗娜这时已踏上楼梯。老妇人说：“罗娜，你会嫁给他吗？”

罗娜停住脚步，回过身，微笑地说：“还不知道呢！”罗娜左手把滑下肩头的乳罩带拉上，吸了口气，愉快地接着说，“那得看乔治能否与他的妻子离婚。乔治准备下礼拜回悉尼，要与他妻子办理离婚

手续。”罗娜又迈起脚步，“等下，乔治会来接我。”说着上楼去。

老妇人呆了会儿，然后缓慢地拿起汤匙开始吃饭。她怀中的黑猫跳落地面，在老妇人的脚旁“妙妙”地团团转。老妇人拿起盘中的鱼，咬了一口，又从嘴内咬出一小块，抛给那黑猫。

你站了起来，踱步到钢琴架前，相框内镶着一张发黄了的相片。是位身穿白长衫，着及膝的白裤，黑皮鞋之上是扯高到膝盖下的白长袜的中年人。头戴顶硬亮白圆帽，蛮神气地站在圆柱旁。你的手指在玻璃框上移动。玻璃上的灰尘纷纷撒落。你叹了口气。英政府主政的时日已随烟雾而消逝，相片中的圆柱正是呈示殖民政府的过去。相片中圆柱的建筑在独立后拆掉，在原址上重建一座十三层高楼的政府行政大厦。你望着另一张相片。相片中妩媚姣丽地依偎在那男人旁的少女，已成了独坐在卧床喂着婴儿的老嫗。你回头看她一眼，看见她那对注视着窗外空洞渺茫的眼光，不由想起那时的她作为一个法庭推事的妻子，她是如何地在每个星期六晚上与夫婿乘坐三轮车在槟榔路上飞驰而过。如今，靠着夫婿在殖民政府公务员留下的退休金过生活的她，为那将要展翅追随那澳洲驻军飞渡寻求她自己生活的女儿之不孝而悲哀欲泣。

壁钟连敲八声，惊醒了楼上化着妆的罗娜。你靠在钢琴边，无限怜恤地望着老妇人。老妇人的肩膀微抖着，却抖不出半句声响。但你知道，你早知道老妇人的心灵在祈求着，祈求着她一生以来都信赖的上帝别让罗娜随那澳洲人远去。罗娜的脾气已越来越凶悍，对老妇人虽还不至于有太露骨的嫌弃，但你也知道，罗娜何尝不在她的祷告中，在圣洁的烛光中祈求上帝早日来牵引她的母亲。当然对如是的祈求，她也会自疚而埋头在圣母像下忏悔。然而近日随着乔治的激烈攻势，罗娜的忏悔内疚也日益清淡。相反的，她对母亲的态度已不如以前那样温顺尽孝。你也知道，罗娜近日来的祷告都是在要求着她的母亲早日归息，那么她才能无愧地飞出这屋子，

追随乔治到南太平洋乔治形容为天堂的土地上。总之，为了这独身寡居的母亲，她已失去了太多的青春，浪费了无数男士的青睐。如今，肚臍已开始凸现，鱼纹已在眼角裂延，四十多岁的皮肤也开始松弛。还有，乔治最近越来越放肆的手，已逐渐把她深埋在心底深处的欲望挖掘出来，以至夜晚越来越不能宁静入眠了。

你知道这些，你也明白罗娜的苦楚。轻抚着罗娜这具教导人家孩子弹奏的钢琴，你似乎看到罗娜手按着琴键，眼瞪着远方失魂落魄的神态。你感到心痛，感到怜恤。你回想起刚中学毕业的罗娜，由于玩得一手漂亮的钢琴，一对圆大明亮的眼睛和娴丽的脸，一直成为本市少男们梦幻中的仙女。然后，由于家中没有兄弟姐妹，她就一直地拖着，拖着，终至连青春也拖逝了。你对她感到内疚。你对她最近祷告中对她母亲的不讲并不感到介意。终究，那条绳已绑得她太久了。如今有了这位乔治，也难怪她把他当作她这一生最后的救生圈，而把她母亲看成果赘。所以，当罗娜打扮得花枝招展，喷得一身香雾般走下楼梯时，你是以怜惜爱溺宽恕的眼光看着她。看着她那身刻意打扮的仪容，你不禁为她痛苦起来。

“妈，吃饱了？”说着，连看一眼老妇人盘上的食物是否吃完也不看，就从她手上把盘拿去，顺手把又蜷伏在那老妇人膝间的那只黑猫扫下来，然后匆忙地走向厨房去洗涤。那只黑猫跌落地上，“妙妙”地在床柱边盘绕。

老妇人空洞的眼朝着罗娜走去的方向看去，两个微凸的黑鼻洞轻微地吸着罗娜留下的一团香气。你目睹这些，不由轻叹口气。罗娜终究变了，本来是个尽孝温顺的女孩，终变成如此大意，以致连她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也丝毫没有觉察到。你看到这一间惨淡的客厅，不由感到眼眶微热。

“罗娜，你不吃些东西吗？”老妇人软弱的声音从缺牙的黑洞流出。

“不啦。乔治要带我去军部俱乐部吃晚餐。”罗娜愉快地说。

“也该吃点东西嘛，都已八点了。”

“我不饿，妈……”这一声已充满了不耐烦。

老妇人蓦然张开了嘴，呆呆地望着厨房。

罗娜又一阵风地转到老妇人跟前。老妇人微抬起头，看见罗娜一身朦胧的大红衣裳。她微抬起手，试图握着罗娜的手。罗娜却自顾自地把手移到眼前，看着腕表。“都已八点十五分了，还不来。”她在厅内的一张破旧沙发坐下，抬起头望着窗外，不经意地说：“妈，乔治说要买个电视机给我们。乔治买东西是不必付税的，他向军部购买。”

买个电视机？你不禁苦笑起来。老妇人那对空洞，视线不能再聚焦的眼，如何能再观看电视呢？买与不买，对于老妇人来说，倒不如罗娜关怀的对话来得重要。你望着罗娜那坐立不安，简直像是溺水中企图抓住任何浮木的样子，不禁悯然。

“罗娜，罗娜，”老妇人畏惧的声音，“乔治如离了婚，你们会结婚吗？”

“结婚，当然，我们要结婚。乔治在悉尼已买了间屋子。”罗娜愉快的声音。她突然察觉到老妇人声音的苦涩，顿了会儿，然后移近老妇人身边，手抚摸一下老妇人的手背，安慰地说：“当然，妈，我不会离开你。我和乔治暂时都住在这儿。我要乔治向军方申请延长他驻在北海的日期。”罗娜不安地说。

你当然清楚，罗娜那番话是谎言。罗娜哪曾要求过乔治去申请延长他的驻军期；相反的，最近他们都忙着把一些家具托运回悉尼去。你望着罗娜充满内疚的脸，望着老妇人一动不动的身态，你轻搔你的头。你同情罗娜，同情她这几晚来内心的熬煎。罗娜眼下没有出路。唯一的出路是在老妇人的死亡上。你静默地目睹着这一室静谧在凝结。两具各怀心事的身躯僵硬在这凝结成冰的静寂中。

窗外，夜更浓了。

本来是母女俩相依为命的生活中唯一的外来参与者——猫群，最近越来越使罗娜反感了。罗娜眼望着蜷伏在对面沙发上的母猫和那群小猫，不由地感到心中充满了烦躁。她那三寸的高跟鞋不耐烦地扫开那只在她脚边抹来擦去的黑猫。她为自己的态度之改变感到惊异，然而这也是只闪过她脑海中的一个念头而已。接着她想到的却是乔治爽朗的笑声，毛茸茸的手，有力的拥抱和那乐声震耳灯光朦胧的军部俱乐部。她不禁想起过去十多年的岁月是有多么冗长的空白。而她就这么无憾地活过了。她扫视一下呆坐着的老妇人，心中却想着乔治那只阔大的手在她衣领下遨游所引起的快感，面颊上不禁温热。

你站起，坐在客厅近窗的小凳上。窗外，木架上的花草香味弥漫。夜很静。大榕树下的黑影越来越浓。风骤然冷冽起来。枯叶“沙沙”地有如人踩踏地响着。你回头，看到那干瘪的皱纹满布的脸。你想起，当年这是张多么媚丽的脸庞啊。这是一张英华混血的脸庞。她的父亲是位由伦敦到檳城身当殖民政府土地局顾问的英国人。她的母亲也是读过几年英文书的土生华族小姐。经过几场交际舞会，那英国绅士就为她母亲留下她这位女儿后返回英国。虽然有着这么个家庭背景，这个婴儿在十八年后却也不负母亲所望而成了当年殖民政府官府内那些未婚公务员追求的对象。终于，她也被一位法庭的推事所俘虏。想到这，你又不禁愉快地微笑起来。终究，那是多么美好的年华呵。在法庭推事的生涯中，生活的适意轻松、优厚的待遇都使她有过无忧无虑的岁月呵。

这时，那只黑猫跳上你的膝头，惨绿的猫眼深睨住你的脸。你的脸也一片惨绿。你转过头来望着充满遐想的罗娜，不由感到一片怜惜。她是继承了她母亲英华混血儿的长睫毛大眼睛和蔚蓝的眼睛，然而这一切似乎都衰老暗淡了。罗娜已不再年轻。你知道，看

着她那身化妆打扮，就知道她是希望靠着化妆品来追回她的青春。

这时，老妇人的喉口“咕咚”一声。老妇人感到口渴。然而坐在对面的罗娜却毫无所觉。罗娜变了。以往母女那么溺爱的猫群们，最近不再得到罗娜的爱惜了。这老妇人已察觉到，罗娜已不再按时给猫儿们食物，反而经常能听到猫儿负痛惨叫逃避的声音，和罗娜怒气冲冲的咒骂。想到这，老妇人不禁栗然颤抖。那一身单薄的身子抖摆着，如一树枯枝。最近罗娜不再跟她谈起猫儿或减收钢琴补习学生的事。挂在罗娜口中的是“乔治，乔治”或者“悉尼，悉尼”，老妇人知道，她终需放手了。

外头一声汽车喇叭响，然后引擎顿然停息。罗娜跳了起来，按亮厅内的大灯。一时灯光明亮得使你感到眩目。老妇人也愕然四顾，猫群们都睁大了眼。这时罗娜已冲到大门，把门打开。你不得不站起，退立到墙角去。这时，爽朗的“哈罗”掺着哈哈的笑声冲进客厅，连案上圣母像下的几支烛火也摆动不息，以致老妇人的身影像是经不起冲击地摆动起来。

“哈罗，甜心儿。”乔治浓重的澳洲人鼻音竟使你一时听不出他在喊什么。只见乔治高大的身子走进，拥抱了迎前的罗娜，连叫道：“罗娜，我的甜心儿。”

罗娜笑吟吟地拉着乔治的手，“乔治，你迟到了。”

“哈哈，对不起。”乔治一只手环着罗娜的肩，眨眨眼说，“待会我陪罪请你吃条 hot dog 就是。”接着又眨眨眼笑了起来。

“你真脏脏啊！”罗娜白了他一眼，笑意盈然地说。

“哈，罗娜，你今晚真美丽。”乔治看一下坐在床上的老妇人，一只巨手却向罗娜的胸前抓去。

罗娜捉住他的手，娇叫道：“乔治……来见见我的母亲。”

乔治走到老妇人跟前，他那巨大的身子罩盖下的黑影，把老妇人的身子遮住了。老妇人微抬起头，张着口，空洞的眼睛看到那身

黑影迎头罩下。她终于吃力地挤出“哈罗”来。

“哈罗，伯母。”乔治宏亮的声音使老妇人身子一震，然而罗娜和乔治都没察觉到。他两人正深情地注视着对方。

“请坐。”老妇人低沉地说。

你站在墙角，望着乔治与罗娜在眉来眼去，不禁摇摇头。

“噢，不了。”乔治回过头对罩在他黑影下的老妇人说，“我们已迟了。我约了朋友八点十五分在军部俱乐部见面的。我们约好要去跳舞的，我们不能呆太久，是不？”乔治拥着罗娜，努了努嘴。

“是啊，妈，我们迟了。”罗娜抓起桌上的皮包，“我和乔治要走了。”

“罗娜。”老妇人悲叫道。

“噢！”罗娜回过头，挣开乔治的手，走向老妇人，“乔治，你先在车上等一下，我一会就来。”

“OK，我在车上等，快点。”乔治摸了摸罗娜的臀部，然后大步走出。

你走前，走到老妇人的床边，罗娜正低着头，握住老妇人的手。

“妈，有什么事吗？”罗娜关怀地说。

老妇人吃力地翕张着口，企图叫出些音符。

“妈，你不舒服吗？”罗娜看一下腕表，轻拍着老妇人的手问道。

“没，没什么。”老妇人终于吃力地讲出话来，“你去吧。”老妇人眨着空茫的眼，“罗娜，你早点回来呵！”

“好的，妈，你不会有事吧。”说着，罗娜已开步走向大门。然后她又回转身走回床前，“妈，我看你躺下会舒服些。”她扶着老妇人的身子躺下后，轻跳着跑向大门。

你站在床前，望着罗娜的背影在门外消逝。你清晰地听到罗娜在门外上锁头的声音。接着一阵引擎和轮胎摩擦声划破寂静，向远处逸去。你回过头，看看躺卧在床上的老妇人。这时那只黑猫又跳

上床头，以它的黑头触擦着老妇人的脸，“妙妙”地悲叫着。

这时，老妇人的眼睛终于轻轻闭上。她的胸部激烈地起伏着，从口中吐出一口口的热气。终于，有两道清泪自老妇人的眼角流出。她痛苦地呻吟起来。

你抬起头，望着壁钟。你发觉时间终于到了。

你环顾四周，然后静静地等到老妇人激烈起伏的胸部渐渐平息下来。

于是你低下头，在老妇人的耳边叫道：“茉莉，茉莉，我来了。”

老妇人的眼睛突然睁开，明亮晶莹的眼眸，射出青春般炫目的光彩。“呵，你来了。”老妇人惊喜地说道。

“是的，我来了。我来带你去我住的地方。”你轻快地扶起老妇人的身子，“是时候了，你我该再团聚。来吧，让我带你去我住的地方吧。”你飘起来，看着老妇人盈然飞起。

“这么晚了，我们如何前去？”老妇人飘然落在你跟前。

“不要紧的，我们可以到外头叫辆的士。”说着你挽住老妇人的手，走向大门。顺手在桌上放了张纸条。这时，所有的猫都跳上床去，悲哀地啼叫着。

走到门前，就要穿过大门时，你和老妇人同时回头望着那张床。床上老妇人的身体僵硬地躺着。圣母像前的烛光骤然熄了去。猫群们惊慌失措。

你们穿出大门。门外，夜正浓，大榕树下的树叶因你们走过而突然“沙沙”地响起来。远处一只黑狗看到你们时，竟悲哀地长号起来。突然间，寒风吹起。

老妇人抬起头，望着你，“刚才，你留给罗娜的纸条写些什么？”

你望着黑夜深处，说，“罗娜，爸爸已得到你的信息，来把你母亲带回去了。”

有原则的人

中午十二点半左右

李正华拉开玻璃门，从工厂的冷气里走进中午的酷热中，他把颈项上的领带拉松，吐了口气：东家不打打西家，天无绝人之路。

中午十二点正

李正华拉开会议室的大门，满脸笑意地走进去。会议室内站了七八个他的属下，正围着他的助手林在闲聊着。李正华跟各人打了招呼，然后问：“林，所有人都到齐了吗？”

“除了陈小姐，所有我们部门的人都到齐了。”林站了起来。

“很好。”李正华在会议桌上首坐下，手一摆：“各位，请就坐。”

林、两位总督工、五六位生产线的领导人在会议桌的两旁坐下。每个人对今天会议的召开感到诧异不解。今天并不是每个星期的例常生产会议，而且会议的召开通知也不过在十分钟前由李正华的秘书陈小姐传递，所以大家都正襟危坐，不知经理又有什么工作指示或者工作检讨。如果是后者，大家又要被整一番了，但看李正华满脸笑意，大家多多少少放了心。

“各位，今天的会议召开，是因为我要向大家说再见了。”

“再见？”“再见？”大家都奇怪地看着他，有几个甚至发出声音。

“是的，诸位，我已向厂方辞职，而且由现在开始生效。我在此，是要在公事上向各位告别，并谢谢各位在过去三年来在我部门中给我的合作和支持。也请各位替我向生产线上的女工表达我的谢

意。我不向她们辞别了。我的部门——品质控制部能得到这么好的成果，一直都是由于大家同心合力而获得，这是我们每个人会感到骄傲的。我在此重申：跟诸位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而且也很高兴能做诸位的上司。同时，我也想，如果在我当你们上司期间，有什么对不起各位的，我也乘机会向大家致歉。我的谈话到此为止。大家如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因为等下会议结束时，我就要离开工厂了。”

“李先生，这是怎么回事？不是做得好好的吗？”林第一个发问。

“李先生，怎么这么快，无声无息地要走了？”B生产线的领工员黄小姐低声问。

“谢谢各位。”李正华扶正了眼镜框，温和地微笑道，“刚才十点时我接到吉隆坡一家厂家董事经理的电话，要我明天就到那家工厂报到，所以不得不紧急辞职。”

“但李先生，你一向不是做得好好的吗？”林坐正身子，直视着李正华。

这小子，高兴还来不及呢，我走了，他才能扶正！李正华付着，脸上还是笑意袭人，“人往上爬，林。另一家工厂给我的职位是厂长。我没理由再在这儿呆下，是不？”李正华然后转向黄小姐，“这也不是无声无息，只是各位不知道而已。大家记得上个月我休假两天吗？一切都在那两天办好了，我只是在等那电话的通知而已。”

“厂方会放你这么走吗？”江督工说，“董事长怎么说？”

“我已经讲好了，我跟董事长说，今年的花红我可放弃，如果厂方还不满意，我也可赔三个月的薪水。终究，吉隆坡的工厂答应替我付这笔赔偿金。所以这儿已答应放我了。”

“想不到经理已有高就，李先生，到吉隆坡时，请关照关照。”督工站了起来，伸手与李正华一握。

“会的，会的。”李正华也站了起来，“诸位，我还有话说。诸位，

我虽然要走了，而我也不知道厂方如何处置我走后空下的职位。但我相信，林先生会接手。这方面，刚才我跟人事部经理有谈起，并向他推荐，我要他以‘内部升职’方法来照顾我这个部门。至于各位，刚才我也查一下你们的记录卡，并向人事部经理推荐你们薪金上的调整。当然，厂方不会在我走后，就调整薪金。但我相信，在明年正月，你们都会得到较合理的薪金调整。这些，是我能对各位尽的一份力了。”

“谢谢经理。”几个督工都同声说。

“还有，我也希望各位能像给我的合作与支持那样来支持林先生。还有，郭先生，你的试用期也结束了，下个月起你已是正式的督工，这也是我刚向人事部经理推荐的。”

“谢谢，李先生。”郭走上前，高兴地说。

“不必，这是我最后能替大家做的事了。”李正华揉了揉手，又扶了扶镜框，“我要向大家说的是，谢谢大家。同时，我也想给各位一些劝告，就是产品质量的保证并不是我们生产出来的，而是生产部生产出来的。所以产品质量的保证，必须从生产部的第一工作站做起。我希望大家都能记住我平时所常说的，即是我们必须有个强硬的质量控制。这是我们品质控制最基本的责任，也是大家的责任。我在这工厂已有三年，而品质部也是在我手下成立起来。所以就像是我的孩子，我希望大家珍惜它。诸位，还有什么话要问吗？”

“李先生，我很惋惜你的离去。总之，我也很感谢你这几年来对我的指导和对我们部门的领导，要不是你要匆忙赶去吉隆坡，我们想替你开个叙别晚会。”林站上前，以代表所有下属的姿态说。

猫哭耗子，李正华想。“不必，不必了，谢谢各位。下午我就要赶去吉隆坡，以后会有机会的，谢谢，谢谢各位。”

“谢谢。”几个督工一一上前与李正华握手，轮到黄小姐时，她禁不住红着眼眶，说：“李先生，再见了。”

“再见，各位。”说罢，李正华拉开会议室的大门，昂然走出。

上午十一点半左右

李正华拉开会计部的玻璃门，向出纳部的朱小姐走去，“怎样？准备好了吗？”

“好了。”朱小姐抬起头，微微一笑。

李正华向会计主任一扫，正看见王会计急忙低下头，假装整理桌上的文件。李正华决定不向他告别。

“有加上三个月的薪水吗？”看着朱小姐从灰簿上撕下张灰，不禁伸长颈问。

“有的。一直算到今天十四号，再加上三个月。”朱小姐递出灰及单据给他。

“没有花红！”李正华看下灰，咬下嘴唇，在单据上签了名，“谢谢，朱小姐，再见了。”

李正华拉开会计部的玻璃门，走出。

上午十一点左右

李正华正从人事部经理的办公室走出来，经过研究部门时，研究部经理从他的办公室喊道：“喂，进来，进来。”

李正华拉开温经理的门走入，在他面前的一张椅子坐下，满脸忿忿不平之色，心脏也激动地加速跳跃着。

“怎样？”温问。

“什么怎样？”李正华扶正了眼镜，双眼炯炯地瞪着温。

“昨天，昨天五点以后，我先走之后，你们的生产会议怎样？”

“扯下脸啦，我这个人是有原则的，他妈的那蓝胡子就是想以德国人的盛气凌人！嚯，找错人了！我是有原则的。生产部的经理又怎样？”

“你是说，在我走之后，你们的会议还继续下去？”

“当然，我跟他说，布朗先生，除非你修改你生产的方法，把那

损坏的机器修理好，不然你别想我会通融。我一件成品也不会放过。既有的水准，既有的品质，并不会因为你而改变。我告诉他，真的，我说，布朗先生，我是有原则的，这也是我的原则。”

“其实，李，那一点点的缺点也……”

“不，不。”李正华的脸骤然红了起来，“你知道吗，那蓝胡子竟拍着桌子说，李，你明知下个星期这些产品必须抵达西德，你明知我交不出既定的产额，上头要我的头，你……你……我说……我说……好，好，布朗先生，但这是我的责任，产品的品质就是我的责任。我的品质水准并不能为了你的产额而降低……”

“其实，上次的会议他已有提议要把水准降低点了，”温截住话说。

“我知道，我知道。但他的提议有通过吗？大家有接受吗？我问你，你们的图测有修改吗？没有！我如接受了，有什么事时，有谁来负责？还不是我！所以我说，好，布朗先生，你要我输出这种产品，是办不到的。他说，什么办不到？我去找上头来。你说气人吗？想以董事长来压我，我说，好，生产部经理，你如能叫上头在我这张卡上签个名，负起这个责任，我才不管这些东西啦……”

“竟扯到董事长去了？”温不禁担心起来。

“他想压我。我是个有原则……有原则的人。好，要扯到上头就扯到上头，我对他说，生产部经理先生，去找你的董事长吧，说后我拉了门，径自回家去了。”

“真的闹到上头了？”温同情地看着他。

“刚刚我才从上头那儿出来。”李正华红着脸，“我不干了。我跟你讲，老温，我刚才对着上头，对着蓝胡子，我说，我有我的原则，我认为不够水准就是不签名输出，我说，董事长先生，你要签你自己签，别想叫我签。上头弄僵了，但还和气地说，你签名，我负责任就是。我说，你这么袒护你自己人，我不干了，我现在就辞职不干！”

“真的吗？老李？”温站了起来。

“什么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我李正华是什么人，受那种气？我有我的原则。大不了，我回乡下去蹲一个时期。我本来就想回去了。我父亲三四十依格的胶园都没有好好地以现代工商管理法来管理，我本来就想回去了。”

“真是的，李，”温手按在李正华的肩上，“李，我替你向上头讲一下好吗？其实，微小的缺点对产品的效用是没有多大的影响。昨天我就要私下对你说别去跟他们斗，斗不了的，闭着眼睛不就算了，我替你说一下可好？”

“噢噢，不。”李正华站了起来，拉着温，“不，不吃回头草，我既然跟他们说不干了就是不干了。我说，计算我的薪金，我就走路，你工厂也不必赔偿我三个月的薪水。老温，你受英文教育的不懂，我们华人是注重骨气的。我……他妈的，受不了这种气。”

“但，老李，目前工作不是那么容易找啦！”

“别担心，饿不了的，我父亲还有大把产业。找不到工作，大不了回家搞自己的生意。真的，替人打工出不了头，而且要受这种鸟气。我以为他们会很明理的，哪知‘利’字当头时，所谓的水准也抛进了阴沟。”

“其实，他们也不是有多大的学识。只是被派到马来西亚，才当了个经理，如在德国，连拥有张办公桌的资格都没有。”温说着也不禁愤慨起来。

“虽然如此，老温，我辞职的事你替我保密。你是我的老友，我才把真相告诉你，我不想给别的同事知道这些事，如有人问起，就说我上别家工厂好了，谢谢你。再见了。”

“再见，李。”温伸出手，握着李正华，“有空时到我家去走走。”

“一定，一定，我此刻要去会计室，然后就走了，再见啦。”

上午十点半左右

花蒂玛打开人事部经理办公室的门，“李先生！郭先生请你进去。”

李正华昂着头走进去。郭经理正口含着支烟，低着头在读着档案，听见李正华的脚步声，抬起头，微笑着站起来：“李先生，请坐。”

“老郭，老董已吩咐了你。”李正华一脸不悦之色。

“是的，李先生。”郭在椅背一靠，伸手拿起桌上的档案，“李先生，我个人是感到非常遗憾的，我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老董也没跟我说。”

“没向你说起原因吗？”李正华担心地说。

“没有。”郭吸了口烟，“他只是要我替你办理离职手续，并吩咐我别声张这件事，所以我……”

“有赔偿金吗？”李正华截住郭的话。

“有，三个月。”

“花红？”

“没有。”

“他妈的，连这几百元也要吃了，他妈的，替他们干了这些年……”

郭同情地看着李正华，“李先生，可否告诉我一些实情。”

“还不是因为我跟董胡子吵了一顿，他们脸上挂不住了，而拿我来开刀。老郭，你不是不知道我的工作能力和表现。我是有原则的，大不了回家吃老米。”

郭吸了口烟说道：“李先生，真实情形我不知道。但我想说的，以朋友立场想说的是，在今日的世界上，看风驶舵是生存下去的法儿。吃人米饭，也得看人脸色。人是要有原则的，但有时也得调整一下自己的原则去适应这社会。当然，你是技术人员，技术上是——分一厘都差不了的，而我这种学社会科学的人，讲究的是人类的适应性。人性是多变的，而捕捉这些变化就是人事部每天面对的问题。”

题,是以……”

“老郭,你跟这一带的人事部经理有联络,知道有哪间工厂需要人吗?”李正华打断了郭的话题。

“最近呵,”郭又吸上一口烟,“最近嘛,倒没有听到,如果有,我会跟你联络,你还是这地址吗?”郭指了指档案,安慰地说,“以你的学识与才干,相信会很快找到工作的。对啦,李先生,以我们工厂的行政政策,你需写封辞职信,这并不代表什么,而且这三个月的赔偿金也照付,我们要的是张辞职信,以便厂方能把你的档案结束了。”

“有这个需要吗?”

“有的,这是我们的要求。”郭拿了张白纸,递给李正华,“老董也有这么吩咐下来。而且也要我,当别的同事问起你的事件时,都说你是自愿辞职的,所以我们需要这封信,我也希望你能跟厂方一样,说是自愿辞职的。我们不希望在高级职员中引起波动,所以……”

“好的。”李正华接过纸张,“简简单单的一封就可以了?”

“是的。”

李正华随便写了封辞职信,交给郭。

郭接过来读了一遍,“就是这样了。李先生,你的事情我已交代了会计组,等会儿你过去就可以了。至于离厂手续,我们也弄妥了。”郭站了起来,“我代表厂方的董事部和全体职员,在这里向李先生这三年来对本厂卓越的服务致万分的谢意,并希望李先生有更好的前途。”郭站了起来,伸出手,“李先生,我代表厂方向你道谢,再见。”

李正华伸出手,“再见,郭先生。”

上午十点左右

李正华摊开桌上的机械绘图,俯着身子,一只手按着电子计算

机，计算着零件的厚度。这时陈小姐在门边探身，说：

“李先生，老头子叫你。”

李正华抬起头，不会是为了昨天的事吧。

他走出技术办公室时，向生产部经理办公室一瞥，“陈小姐，布朗先生呢？”

“出去了。”陈小姐全神贯注地在生产图表绘上昨日的产量，头也不抬地应道。

不会去告状吧，妈的蓝胡子！李正华顺手拿了记事纸卡，向董事室走去。“小林，替我看一下那绘测上的厚度。”他向林招了招手。

打开董事长的门，秘书小姐向里头通报说：“李先生到。”

李正华一走进去，就看到蓝胡子脸黑黑地坐在一旁。妈的，真的是告状来，李正华不禁紧张起来。

这时，董事长庄生从桌后站了起来，伸出手，微笑地，“李先生，早。”

“早，庄先生早。”李正华连忙伸出手，堆着笑意，然后转过身：

“布朗先生，早。”

布朗先生也站了起来，点着头对李正华说：“早。”

“坐下。”庄生向椅子一指，“两位，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关于昨天下午你俩争执的那个问题。刚才我已跟布朗先生谈起，所以现在我听听李先生的意见。”

真的，昨天的事件来了！

“关于那缺点，庄先生，我的看法是它不妨碍产品的效用，只不过影响了它的表现而已，但我也曾跟布朗先生讲过，他必须修正他的生产方式，修理那出毛病的机器。”李正华正眼望向庄生，“我曾跟他研究过这问题，昨天我跟他有点争执。”李正华咽了口口水，“我的意思是我不能一直把这有微小缺点的东西输出，我也要求布朗先生修正，我不能一直输出这种成品。”李正华看了布朗一眼，

“虽然他昨日说西德在下个星期要这批产品，但我要他修正。我今早就打算向庄先生您报告一下，”李正华用手背擦了擦微湿的额头，看着庄生，骤然停了下来。

“你是说，李先生。”庄生拿了支笔指着他，“你的意思是那小缺点并不太重要，而且你也知道西德方面正急着要这批货。”

“当然我是知道的，但这样的成品有一批在紧急需要下已输出两三个月了，这当然不对，所以昨天我决定我们必须把这缺点修正，并终止它的产生。”李正华微红着脸，不安地说。

“如果我没错的话，”庄生咬着笔尖，“李先生，你的意思是那缺点并不太重要，虽然你有意要布朗先生去修正，但在产品紧急需求时，你会妥协而输出。是不？李先生。”

“是的，”李正华不解地看一下布朗，又看一下庄生。前者无表情地坐着，后者正炯炯地看着他，“是的。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生产量，所以，我昨天也有对布朗先生说，如果西德这么需要这批货，而他如果答应在下个星期修正他的生产法，并把机器修理好，我也准备输出这几天来的产品。”李正华望下布朗先生，后者正以同情的眼光看着他。李正华不解地望着庄生，庄生也瞪了布朗一眼。

“就是这样了。”庄生吐了口气，“生产部的疏忽和保养不当，品质部的软弱无能，造成了这次的大灾难。布朗先生和你都以产品的急需，而忽略了品质的无上重要，造成了这次产品的大灾难。”

“大灾难？”李正华惊愕地瞪着双眼，“什么大灾难？”

“李先生，刚才，你的看法正确。你必须把那缺点修正和终止，但你的行动太慢了。而且，老实说，你很软弱。生产虽然重要，但你并没有太注重它的品质。”庄生严肃地说。

“这是怎么回事？”李正华不知所措地追问。

“是这样的，”庄生严厉地说，“今日我从总部收到份电讯。从前个月到这个月的产品，全被顾客们退回，理由就是你俩正谈论的缺

点妨碍了产品的雅观。今早，布朗先生来这儿正申诉着你昨天与他的争执时，我已收到了这份电讯。当布朗先生跟我诉说你强硬的态度时，我倒认为你是可取与对的。但是，从刚才我跟你谈话中，我太失望了，而不得不接受总部在这封电讯中的批评。”庄生看了一眼手中的电讯，“那就是：你们的品质控制部太软弱而需要重整。我个人倒认为你太缺乏原则了。在布朗先生的要求或压力下，你的原则失去了！”

“您是说，这两个月的产品全被退回？”李正华嘴角抽搐，羞窘地问。

“是的，而且总部将在下个星期派专人来重整你的品质控制部。而且从今日起，总部训令我接管你的部门，直到专人抵达。”庄生冷冷地说，“至于你本人，这电讯有一则这么的指示，他们不愿那专人与你见面，也就是说，李先生，你的工作就到今天为止，最迟于下午离厂。”

“什么？我被开除？为了这个理由！”李正华惶恐地说。

“是的，至于布朗先生的部门，总部也将派人来重组。布朗先生或者会被调回西德重新受训。”

李正华顿感到冷汗直流，哀婉地望着布朗。布朗紧闭着眼，耸耸肩。

“庄先生，这样的惩罚太重了吧？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错。”李正华乞恳地望着庄生。

“我也是没办法，这是总部的命令。”庄生懊恼地说，“李先生，你身负品质这重担，然而你太软弱，而扭曲了品质控制的原则。”

“但你要我今天离厂。”李正华几乎哀求地说，“庄先生，您至少也得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表现我自己。”

“李先生，两个月的产品，你可知道厂方在价值上的损失和在商号声誉上的损失吗？尤其是后者。”

“我没有任何转变的余地？”李正华再度挣扎地要求。

“没有。”

“那我走后，谁接任我的职位？”

“林先生。”庄生望着他，“我已观察了很久，他将在总部的专人训练下接管你的部门，我直接管轄，直到来人接手为止。”

“但我也不能说走就走啊！”

“是的。”庄生拿张纸在批写着，“你将得到三个月的赔偿金。”

“花红呢？”

“李先生，你太贪心了。”庄生低着头继续批着，“没有花红，同时我们也要你以辞职的形式离开工厂，我不希望厂中的高级职员间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这也是给你三个月赔偿金的条件。”

“但是，庄先生，我是个有家庭负担的人，”李正华几乎红着眼睛，“没有考虑的余地吗？”

“没有。”庄生抬起了头，对布朗说：“至于李先生的事，希望你也能保密。我希望这件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本厂的工作情绪必须保持，这也是我对你们两人的要求。”

“至于你，李先生，”庄生站了起来，“我的忠告是，你必须有你的原则，即使在别间工厂工作，我希望这件事的发生能给你个好好的教训，从而坚强起来。虽然我们必须要去适应社会的要求而生存，但也不可违反了最基本的原则。有些时候，我们必须‘执著’。”

李正华缓缓地站了起来。

庄生把手伸出，握住李正华冰冷的手说：“我很感谢你这些年来对本厂的贡献，我谢谢你，并祝你前途光明。”

“既然如此，”李正华终于放弃了挣扎，“庄先生和布朗先生，我也希望你们真的把这件事保密。我想，我只有接受这个现实了。我也谢谢这些年来你俩给我的支持，并希望我们能重见之日。”

布朗站了起来，伸出手：“我也希望如此。”

李正华跟他们点点头，苦笑着说，“再见。”

然后，李正华扶正了眼镜，拉紧了领带，抹起额头上的微汗，按住激动的心，润一润嘴唇，堆起满脸笑意，拉开董事长办公室的玻璃门，昂首跨出！



还是回家睡觉去

张永春抵达党市区分会的大厅时，党市区分会主持的“华人文化研讨会”的会议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这时，大厅上烟雾腾腾，除了站在讲台上发表演说者的声音在大厅里四处流荡外，讲台前方的听众席上也是人声嘈杂。听众中有的双眼晶莹地呵欠频频，有的与邻席低头细语，有的闭上双眼养神，有些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气喘吁吁的。

张永春是党市区分会的署理主席。他四十五岁，衣着讲究。今天他穿上一件浅蓝色绒布的全套部长装，鼻梁上架起一副白金镜框的眼镜，加上头上发青乌亮，风吹不散的黑发，和双颊红晕油亮，就越发显得容光焕发了。

在讲台上坐着的人群中摆着两张空的椅子。张永春一跨进大厅，就瞥见他应占有的位置。他在进门处伫立了一阵子，在确定了听众中有些人发现他的来临之后，才以坚定的步伐，脸上堆起笑容，眯着双眼向大厅的中间行道走去。在他的行程中，他不得不经常稍停下来，向听众中的熟人举手打招呼。这时，他发觉发言者的演讲停了下来，所有的听众都把目光集中到他的身上，他不由抬头向讲台上的演讲者瞥了一眼。原来这位演讲者是他的忠诚支持者，党青年团的团长。这位团长正以敬仰的眼光向他望来。他不由感到一阵热血翻涌上来，面笑呵呵地说道，“对不起，各位，对不起。”他环视大厅一番，然后再望向讲台上的团长，“团长，请继续讲下

去。”团长于是又清了清喉咙，开口继续演讲。

张永春径自走向主席台去，台上空着的一张椅子，无疑是青年团团长的座位；另一张空着的椅子，更无疑是属于他署理主席的。他走向前，在椅子上坐下。坐在他左边的本区国会议员倾过身来：“老张，怎么这样迟来？”

张永春是本区国会议员在党内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俩的座位是永远连接在一起的。“嘿嘿，参加了州财政女儿的结婚礼后才赶来的。谁叫我是他们的主婚人呵，哈哈。”他拉直了上衣的下摆，然后敷衍了事地向今天会议主席，也是市区分会主席打了个招呼，同时低声向国会议员说：“老李，主席的脸可真黑啊。”

“他几时又曾晴朗过啊！”李国会议员说。

“我们的国家目前在讨论如何去塑造本国的国家文化。是的，我们的国家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我们的文化必须是多元种族的文化。所以在我们目前的国家文化塑造过程中，我们华人——这也是我党一直在争取的——应该是站在怎样的地位上，来要求参与这国家文化的塑造工作。我们与友党在宪法上是拥有平等权力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会议，是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即是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我们华人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来参与这件工作。我们是否应该委曲求全，还是坚定不移地要求把我们认为是我们母体文化的传统带进塑造本国文化的工作上去。”

青年团团长这一席话引起一阵掌声。分会主席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张永春满意地微笑起来。他的衣钵弟子——青年团团长——很明显地在滋长着他的影响力。张永春望向那已占据了分会主席职位八年，都已六十岁了的主席，不禁很满意地忖道：少壮派的日子到来啦。

张永春斜靠在椅子上，双眼直视着前面的听众。恍惚间，他眼前似乎一片空白。青年团团长的演词声音似乎低微了下去。热，头

顶上的风扇似乎把热气罩盖了下来。他惊觉而坐直身子，团长的演讲又再灌进他的耳朵。他双手抓紧椅子的扶手，硬硬把那口呵欠吞下肚子去。他坐着，双眼盈满了呵欠的泪水，竭力克服着那一直要爬上他的眼皮的甜蜜而又沉重的睡意。胃子内的消化机能正在紧张地工作着。一阵阵热意从肚内向四肢蔓延。这时，他是多么希望他能脱掉他那部长套装，倒在他的冷气卧室温柔的床上。

他刚刚受到兖州财政的款待。州财政的女儿出嫁，而他很荣幸地被敦请为婚礼的主持人。他刚从婚宴出来，一肚子装得沉甸甸的。那是个很豪华很气派的午宴。宴开三十席。而他犹忆起他站在台上一番“郎才女貌，佳偶天成”的贺词之后，他那三声领头的“饮胜”呼声，真是中气十足，冗长嘹亮而赢得人们热烈的掌声。

午宴十分精彩，席桌上的佳肴更是一道接着一道，主人的礼敬和殷勤频频的劝饮，更使他开怀豪爽，最令他感到愉快的还是宴会前某报女记者对他的专访，她那抑扬顿挫温柔而又甜蜜的声音，她那芬芳四散的体香。什么名字？李美珍。对。李小姐。她那双圆大发亮的眼睛，那两片丰满、殷红得要滴出血来的嘴唇，那丰满颤动起伏的胸脯。

而演讲者激昂的声音挤进他的听觉：“是的，就拿我们华人舞狮团来讲，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能要求把这种传统的、我们华人的民族文化引进我们的国家文化呢？或者有人会这么说……”

张永春斜瞟一下坐在他身旁的国会议员。国会议员正拿着笔在纸张上摘录着笔记。分会主席频频地望向大厅上的挂钟。

“张先生，张永春 AMN 先生？”

“是的，请问你是……”

“李美珍。我是《北斗报》的记者。”

“呃，李小姐。”

“我早就想认识你了。”

“非常荣幸，李小姐……”

他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在人声嘈杂的餐厅上，他得大声回答。

“我想跟你谈谈，专访你，方便吗？”

“在这个场合？”他感到兴奋，然而人声嘈杂使他犹豫。

“宴会后呢？”

“我还得出席本区的座谈会。”

“那么，张先生，你不介意我们到那个角落，我想为本报专访你。”

“非常荣幸，非常谢谢。”为什么要介意呢。介意的该是那位分会的主席。

“近来，市面上很多人都谈论着你……”

“哪里，哪里……”

“人家都说你是个成功的策划者，出色的政治家。”

“人们都太过奖了。”

她的嘴唇真丰满，张永春暗自忖道，要是能够……能够……

“人们说你是本区会少壮派的领袖，正准备向老一派的当权者夺权。”

“不是夺权。我们只是想赶走那些占着茅厕不拉屎的人。”

“作为商场上近几年来最成功的后起之秀，张先生你是否能够……”

“喂，老张，你可准备发表意见？”张永春的手肘被人撞了一下。他警觉地拍起头，正遇上国会议员含着笑意的眼光。“主席都已上台了，你呢？”

张永春连忙坐直身子，谄笑道：“议员你呢？你先来吧。”他瞥一下正站在麦克风前面分会主席臃肿的背影，轻蔑地说：“等他下台

后……”

“在谈到华人文化之前，我们是否应该谈一下华人的团结问题呢？我们华人就像一盘散沙，从来就未曾团结过。我们有很多的会馆，有很多的方言。讲到方言，我想再提到最近我们华人社团主办的讲华语运动……”主席的声音高昂激荡。

讲华语运动，这些字眼挤进张永春已经逐渐模糊的意识去。张永春太困了，胃部的重担使他感到暖洋洋。他使劲地摇晃着双脚，绞搓着双手，努力地睁大眼睛，挺着沉甸甸的眼皮，想集中精神听听分会主席的演讲词。

这是很重要的时刻。他必须聚精会神地听主席演讲，了解它，并企图从他演讲中寻找破绽。他是在觐见着主席职位的署理主席，他必须抓住主席的弱点，以便进攻。既然主席已上台发表见解，作为署理主席的他，就应不示弱地也要上台去发表他自己的看法，而且要有效地拉拉主席的后腿。

然而主席在说什么？辩论的主题是什么？一时之间，他恍惚得摸不着头脑。太困了，他感到脑袋很重。突然，他的眼睛亮起来，因为他听到主席这么说：

“各位，我们大家都在支持讲华语运动。我们的人都在呼吁大家在大庭广众中用华语交谈，然而，却有人在宴会上，作为一个领袖，领导大家高呼什么‘饮胜’、‘饮胜’。大家都知道‘饮胜’是什么话吗？是本地方言，而这个领头人却逢人就说我们要支持讲华语运动。这种人，是不是口是心非？”

一阵激烈的掌声喝采声把张永春拖回现实来。哗，这一拳有力而又正中要害。张永春涨红着脸，气吁吁地突着一对金鱼眼怒瞪着主席的背影。

“最近，在某报的言论版上，”主席的声音夸张地回荡着，“有位作者提出了个问题：大家都在推广讲华语运动，尤其是在我们的宴

会上，而且在一些公共场合，我们是不是应该喊‘干杯’、‘干杯’，而不是什么‘饮胜’、‘饮胜’了？我提这个例子的本意是在向各位指出，我们华人社会口是心非的人太多了。好了，话扯得太远了。我们再回头来谈一下我们华人文化的问题。……”

张永春感到一阵痛楚一阵憎恨自心底涌现而向四肢蔓延。我不会妥协的，他暗自恨恨地付道。

又是一阵掌声。党区分会主席趁机擦了擦汗水晶莹的额头。掺杂在掌声中有一两声“呜呜”之声。张永春斜瞄一下坐在另一端的本区州议员。州议员一只手正托着眼镜，惬意地泛着微笑。州议员是跟党区分会主席站在同一条阵线上，而他，作为署理主席的张永春，却跟本区国会议员站在他俩敌对的阵线。

“扯到天上去了，”张永春鄙夷地摇摇头，低头对国会议员说，“我们不是在讨论中华文化吗？怎么扯到推广讲华语运动去？”

国会议员正打开自己的一个金制的烟盒，拿出支香烟，用金光闪闪的打火机点上火。“没料嘛！”国会议员冷漠地昂起头，望着头上呼呼地盘旋着的吊扇。

这半年来，张永春出钱出力，一直想在本区的基层党员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他跟随着国会议员走遍本区的大街小巷、乡村陋野去访问本区的居民。他与国会议员已私下协议，在明年本区党员大会中策划推倒主席，以便来年全国大选时，他能在国会议员的支持下，争取为本区的州议员候选人。

然而，下午婚宴的菜肴太好了，还有那冰冷的啤酒和主人盛意拳拳而敬上的半杯轩尼士，还有，甜蜜温柔的声音说，“张先生，你不只是商界的奇才，更是政治界的高手，来年，你一定会是本区的……”

那当然，那当然。红颜知己，红颜知己。张永春不禁闭上眼睛，回味着李美珍奉迎的话语。要是也能把耳朵闭上了，把所有的声音

都推出耳朵，让李美珍甜蜜温柔的声音在脑海里回响。要是……而肠胃里头的佳肴在没完没了地蠕动着，而眼皮，是千斤闸呵，必须挺起来！只是能打几分钟的瞌睡，就能摆脱脑子昏迷的感觉了。

“老张，怎么了？打瞌睡了？”张永春的手肘又给人一撞。他茫然地睁开眼睛，正遇上国会议员责备的眼光。这时大厅上嗡嗡的嘈杂声时起时落，且夹杂了椅子移动的骚动声，和放肆的咳嗽声。这时他才发觉主席已演讲完毕，国会议员正站起来，走上演讲台。

“州议员，本会主席，署理主席，各位同志……”国会议员的声音通过音响系统宏亮地在大厅上回旋。“这次的华人文化研讨会，是在本党的领导下举行的。我们常听到反对党说我们独裁，漠视民意。这是事实吗？我们的党领袖，为了华人文化这个大课题，在采取合适的行动前，想知道我国我党基层党员的意见，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文化研讨会。”国会议员交叉着双臂，很谦逊地低下头，看一下摊在麦克风前的小纸张，充满信心地说，“在谈到我们华族文化在本国国家文化中应占有的位置前，我想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华人的正确的传统文化……”

张永春痴呆地低着头望着摊在桌面上自己的一双手掌。国会议员已上台演讲，接着必须是我发言，我必须发言，我必须发言。这研讨会会有记录，而这记录会呈上党总部参考。所以，必须发言。但讲什么好呢？有什么好讲？所有应该讲的都让前面的演讲者讲完了。讲什么呢？拾人牙慧可丢人。讲什么呢？肠胃内正消化着。暖洋洋的热气正向四肢延伸。要是能舒展一下软瘫瘫的四肢，要是能闭上眼睛，而有清亮的声音在响：

“张先生，你能不能谈谈你在商界如何取得这样的成就？”

“张先生，可否请你解释一下本国当前的政治趋势……”

张先生，张先生，我是应该发言的。区会的文书会把研讨会的记录整理，然后在本地报章刊出。李美珍一定会看到这份记录。她

必定会热诚地细读我的意见——我对华人文化的意见。还有，本党的会讯。本区基层的党员会再三研究会讯上的记录。

所有的意见都被人家讲完了，还有什么可讲的？还是婚宴上，那三声“饮胜”，冗长，宏亮，高昂，必当绕梁！喝冰凉的啤酒，清爽了喉道。而且李美珍说：“张先生是我最敬仰的人。”

过奖，荣幸。噪音很大。张永春睁开眼，看到国会议员手舞足蹈地发言。讲些什么？文化，舞狮，清明，拜月亮，龙舟……他茫然地望着前方。清醒，清醒……

热烈的掌声掀起张永春的眼皮。他清醒过来。国会议员信心十足地走向自己的座位。成功的演讲，掌声历经三分钟才歇息。

“讲得好，讲得好。”张永春向国会议员谄笑地说。

“过奖了，过奖了。”国会议员又再打开他的烟盒。

张永春眼向演讲台望去，连忙举手向司仪示意要求发言。司仪却眼望大厅上的听众说：“听过了本区国会议员的高见后，接着是本区文教组组长发言。”

一阵掌声过后，本区主席的得力支持者文教组组长向大家鞠躬，然后走上讲台。

“……谈到文化，我认为，文化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属于我们精神上的，如文学、音乐、绘画。所以我认为，我们目前最要紧的是要求国家对我们华人文学、音乐、绘画的确认。如果我们的文学艺术得不到国家的承认，我们的精神风貌得不到国家承认，而只是争取些表面的表演艺术——如舞狮——被纳入国家文化，这是不是显示出我们华人文化的水准太低了？我们将没有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学和民族艺术。这样，我们的文化只徒有其表，败絮其内……”

扯到文学艺术去了！张永春睁大眼睛。或者等一下该提起流行歌曲、艺术歌曲、录影带……或者……

“老张，”国会议员吐了口烟，倾身过来，“昨晚几点到家？”

“呕！”张永春回过头，“都两点了。真倦！”

“今晚，老陈叫我们去吃海鲜，你几点能来我家一趟。”

“八点吧。”

快结束你的鸟话吧，张永春心想。你下来后，我要上台发言。我是署理主席，该让我发表我的意见。明天我该打电话到报馆，把李美珍小姐叫来办公室谈谈，或是到咖啡座聊聊，作个专访。而且……那丰满的嘴唇，起伏的胸脯。访谈，吹嘘一番。肚子还是那么胀，美好的菜肴，郎才女貌，佳偶天成。眼皮千斤重，回去冷气卧室，躺在床上，舒展四肢，还有李美珍暧昧的微笑，笑靥如花。

掌声震耳。文教组组长踉踉跄跄昂着头神气地走下来。张永春撑开眼皮，正要举手。

司仪已宣告：“本研讨会暂时到此为止，现在暂停二十分钟。大家用过茶点，然后再发表意见，继续讨论。”

大厅的一角，桌上摆好了咖啡蛋糕，听众纷纷离席，向茶点桌走去。

国会议员站了起来，吁了口气，“老张，我要走了，八点来接我。”

“要走了吗？我……我还未发言呢！”张永春站了起来，窘迫地说，“我待会还要发言呢。”

“发什么言！”国会议员朝他一笑，转头望向门外，“人家也都走了，还发什么言？哈哈。”

张永春向门外张望，州议员手挂在本区会主席的肩膀上，亲密地向停放在路边的座车走去。身后有包括文教组组长在内的几个年轻人跟随着。

“我先走一步。”国会议员拍一下张永春的肩膀，然后离去。

张永春茫然地站着。发言，发言，发给谁听谁看。接下来的讨

论会，不一定会记录在案，更不会发表见报。敌手都走了。接下来的是让些基层党员发表一下他们的意见，满足满足他们幼稚的虚荣心。

作为署理主席的张永春，觉得他所处的层次要比他们高一级，他是无须向他们发表意见的。于是，他托了托眼镜，伸下懒腰，终于拿定了主意：

还是回家睡觉去。



送上山去

到高巴三万的路只有一条。高巴三万有个华人的坟山。

你蹲在屋前的草地上，都已经半个小时了。你微驼的背向着早晨的太阳，满头的霜发颤巍巍地在清风中抖着。你皱皱瘪瘪而又瘦削的手指想伸出，想抚摸一下那爬在草叶上的毛虫。你似乎听到你母亲的声音。你知道，你母亲度过了七十年，你母亲化身成那毛虫，在你面前蠕动着。你欣喜，而又淡然。你知道的，那是你的母亲。最近，他们都常回来找你。他们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他们有你死去的大女儿，大儿子，我，和你的母亲。然而，你总是被种种疑窦缠住，恍恍惚惚，宛如刚从阴间来到阳光下，也宛如从阳光下走入阴间。你总是呆滞地望着，望着前面茫茫的远方。

这时，你突然有了笑意。浑浊的眼睛似乎受到亮光的触摸而有了反应。你听到你的母亲说：“乖乖，如果要小便，就在这儿小吧。”你母亲的声音是那么近，它来自那毛虫的口。你不知道它哪一端是嘴巴。你只知道，它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从千里外普宁县的土坑乡飞越来此。她跟你说：儿呵，普宁饥荒，能逃就逃，下洋就下洋去吧，作牛作马，也胜过在这里等死。你知道。你泪流满脸。你跪在母亲膝前，你说：儿子不孝，儿子无能，儿子来生再报。你母亲右手一挥，泪如雨下。在滂沱大雨中你自汕头的货轮，眺望着惨蒙蒙的内山，你纵有更多的宏愿，也被喉头那股阴翳厚实的乌云卡住了。

而现在，你的母亲又在你的前面，说：“乖乖，如果要小便……”你低头，一股温水自裤脚滴流而出，流进大地。定是这股潺潺的暖流，带来你母亲的信息。

你盯住那绿油油、毛茸茸的毛虫，它缓缓地蠕动着。你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感觉，仿佛又躺在母亲的怀抱里。你感到自己是多么的疲惫，多么地想闭上眼睛，沉浸在母亲怀抱的温暖里，沉浸进黑暗中，而忘掉一切世景。而阳光正炙热，似乎在你的驼背上燃烧着。

燃烧着的金银冥纸抵偿不了对母亲的疚歉。你低着头，对着毛虫说：妈，我来生再报。你都已霜发满头，双眼浑浊，全身枯瘪，所以你再三向毛虫保证：来生再报。因为你的来生就要来临。你虔诚地说：我真不孝。

那时你才二十岁，母亲才三十八岁。你想不起母亲年老的形象。她曾老过吗？你望着毛虫，你老过吗？你想着，阳光蓦然间晶莹了起来，你老过吗？你一上岸，就从乡亲处听到母亲逝世的消息。你老过吗？你盯视着毛虫，想象着母亲的仪容。

而这仪容是那么遥远，而你母亲的声音却近在眼前。最近，你母亲常来，常来还说普宁乡下土坑乡的风光。你常回忆，那儿有你读过书的课堂，有你割过山草的斜坡，有你捕鱼的溪畔。那儿可有电灯光？你不记得，那儿的夜晚似乎是一团黑暗，像你闭上眼睛时看到的黑暗。

这时，你的双脚开始麻酸发痹。你真想闭上眼睛，而你母亲的声音却径自在响着：儿啊，我来了，我来看看你可是健壮，可有妻妾生子。儿啊，能逃就逃，下洋就下洋去吧。那毛虫蠕动着。它昂起了头，四处张望，然后就说：“乖乖，如果要小便……”

“妈，阿公在这里。”

“妈，阿公又泄尿了。”

她拿起了手提包，又放下。她从窗口望出去，身穿着一袭灰黑色的衣服，架着个头发白花花的首领，蹲在花盆前，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花叶，她顿了顿脚，对着刚从楼梯走下来的他，埋怨地说：“哪，又溜出去了，在那儿，又撒尿了。”

他不解地愣视着她。“他呵，那老的。”她回过头说，“玲玲，珊珊，进来，进来，叫公公进来。”她又转向他，“真不明白，蹲在那儿做什么，小便啊，喂，是你父亲，而且是星期天，麻烦你去收拾他吧。”说着，她低下头，把一只烧鸭放进藤篮，再把几包香和一些金银冥纸放进纸袋，再抬头时发觉他还直愣愣地站在那儿，不禁感到一阵焦躁，“喂，你怎么啦，去找他进来呵，先在外面替他洗洗脚，定是沾了尿水的。别踏上地毯。地毯吸水，会有尿味的。去去去，扶他从后门进来，别走大厅了。”她又低下头，“火柴呢，火柴呢？珊珊，你拿了火柴吗？唉，还有蜡烛呢，让你爸爸扶公公去，你们进来。”

他把长袖的袖口扣上，抬头看一下墙壁上的电钟。他走出大门外，对着一身郊游打扮的十一岁的玲玲和五岁的珊珊说：“进去，进去，让我来扶公公。”

他走到花丛后，低头看去，皱蹙的褐色的皮肤松弛地垂挂看。他站在老人的背后，烦躁地说：“爸，又撒尿了？”

老人僵硬地蹲着。他低下身子，轻轻地推一下老人的肩膀。老人回过头来困惑地盯住他：“是哪一位呵？”声音低弱如丝，清风吹处，竟化成絮絮叶语。所以，老人的口只是在蠕动着。

“是我。”他因父亲竟不认得他而胆怯。他感到悲痛，然而这只是一瞬间的感情波动，无可否认，虽然他再三回避去预想那种能给他解脱感的时刻，然而老人终究是他的父亲。他不愿自己有“不孝”的自责，所以他很和蔼地说：“爸，回到房间去换件衣服，我们上山去。”

“上山？”老人转过头，困惑地望着他。

“是的，上山祭拜妈妈。你不是常说要到山上去走走吗？”他伸出手扶住老人的手臂。另一只手捂着鼻子，“今天妈做忌嘛，爸。”说着，他扶着老人绕过草地向后门走去。

老人颤巍巍地跨步，感到脚腿一片湿冷。他回过头，一手摸着双腿，不解地蠕动着嘴唇。

“是泄尿了，爸，怎么你最近总像小孩子那样泄尿？珊珊都会去厕所小便了，爸，听到吗？”

“是你祖母叫我在那里小便。”老人张开口，语言自口中逸出。

“爸，回到房间，洗个澡，换上件新鲜的衣服，我们上山去祭拜。”

老人点头。他辛苦地跨开脚步，脚步踏在炙热的洋灰地上。他感到暖意自脚板传来。这时，老人又似乎听到他的母亲在说：“儿啊，能逃就逃……”

到高巴三万的路只有一条。高巴三万有个华人的坟山。

要到那儿去，只有九十七号的巴士通行。当然，乘坐私家车去，只需十五分钟的路程，你就能看到一片荒凉的坟山。

你走进房间。窗口灰青色的窗帘紧拢着。你似乎走进了夜晚，因为阳光被你房间内的阴暗推拒出去。室内，尿味、药味和湿气在流泛着。你有一张床，床上有条破旧的暗青色堆成一团的被单。你有枕头，污黄色的枕头套弥漫着腐朽的气味。你的衣服全挂在墙上。房间内的其他空间，堆放了这个家庭不用的东西，如小孩子的脚踏车，看过了的报纸杂志，还有破旧的时钟搁在墙角指示出时间已在这房间死亡。死亡，你老想到这问题，它已不再使你感到惊吓惊慌。最近，我们的造访，使你知道死亡是种归返，一种回归到时间永恒的终站。那儿是一种空旷，一种冗长无际的空旷。

你在床边坐下，你摸到搁在床头的一条干的长裤。你低声呼唤：“香儿，香儿，帮我换一下裤子呵。”你茫然空洞的眼睛望着床角的阴暗处，那里常坐着你的女儿：香儿。

那是日本军占领的时代。日本空军的第一颗炸弹投落到横城海港时，你就带着香儿和乃武从大山脚往镇后的大山蹒。那时，香儿才十六岁。

而十六岁的香儿从床角坐起。香儿，你望着她，茫然无神的眼睛竟泛起慈爱的光芒。香儿香儿。那时香儿千呼万叫，号啕尖喊，挣扎着要挣脱日本鬼仔军的魔掌。那晚夜色也像现在一样黝黑，而香儿的呼叫，撕破你作为父亲的尊严。你的头抵着路面，双手双脚伏倒着哀求那狰狞的色鬼。禽兽禽兽禽兽，你那么绝望地捶着大地，那么悽骨铭心地嘶号着。而现在香儿呢，还是那年十六岁的香儿，盈然站起，飘到你跟前，双手扶着你的手，把你托起。你望着香儿，望着她一直没变的脸面。你微笑起来，你的嘴唇哆嗦着。这时阴森森的一阵寒风在房内吹起，所有挂着的衣服都摆动摇荡起来。

那时香儿帮你收集胶汁，养鸡养鸭，收拾家里的杂务。那时香儿是邻居乡亲所称赞的小女孩。那时香儿是年轻少年们觊觎的对象。

而那夜，破门而入的日本兵，把全家的尊严抛到街道上。日本军靴的声响，踏碎了香儿最后一声的呼唤。就这么，香儿逸去，从你身边逸去。

如今，香儿已常回来找你。她会对你再三嘱咐，说是天凉了，加件衣，或是雨大了，盖上被单，或是口渴吗，替你斟杯水。

这时，那破旧的时钟竟在你耳旁响起。你站起，你环顾四周，你发觉竟有阳光从帘缝间照进你的黑夜里。这时，香儿似乎就要从床角隐去。你开口，却又发不出一声声音。

你感到双股间还湿漉漉的，你发觉手上还拿着裤子。你颤抖着

手换上裤子，又萎顿地在床边坐下。时间一直凝滞地停留着不前，冷飕飕的风一直在房内流泛。阔寂中你似乎听到有人在向你呼唤，呼唤声中掺杂着撕心的哀啼和欢愉的嘻笑。骤然间，你不知身在何处。你慢慢地移动你的头，你在搜索着香儿的气息。香儿，香儿，你颤抖着手，向空中伸着。

“鸡、鸭。金纸银纸。蜡烛。火柴。饭。碗。杯子。茶叶……”她弯着身指点着摆在地面的东西。昨晚修饰了的头发已有点散乱，几条发丝总是不安分地垂挂在眼前。她不耐烦地把发丝撩起。几次的头部摆动后，它们又垂了下来。近来，她常对老人感到歉疚。然而，她觉得能在今天带他到坟山去逛逛，似乎就会了却最近以来常泛自心底的心愿似的。她今早五时就起来，忙忙碌碌地准备这准备那的，心情倒还很愉快。终究太久没有到郊外去了。到坟山去走一趟，虽不是件很大不了的事，但她的心底可有个愿望。虽然这个愿望很荒谬，但她还是不由自主地祈望着。这时她又喊了起来：“冥币呢？冥币呢？珊珊，你可有拿了死人钱去玩，珊珊！”

“哪，钱还给你。”五岁的珊珊把一叠冥币递过来，“妈，这些钱能买东西吗？”

“能，在阴间里。”她一手抢过冥币，塞进纸袋，“玲玲，帮妈妈把这些东西搬进车子去。小心，别打翻了。还有，你爸爸呢？”

“爸爸扶公公去换裤子。”玲玲抚着盛了只烧鸡的盘子。

“好啦，拿出去，放进车子里。”她匆忙地把盛了祭品的塑胶袋搬进停放在屋外的车子。汗水在她额头上沁出，但她心中可感到很惬意。一切都已齐全，就只等待出发了。“进去进去，你跟珊珊在车子里等。”

这时，他从餐厅拿杯水，边喝边走来。金框眼镜背后的眼睛幽深阴郁。他说：“爸爸越来越不对劲了，他竟连我都不认识了。”

“这个月屎尿都不能控制了。你不知道，多烦人。我可要发疯了。还是把他送进医院吧。”她嘟哝着说。

“不是看了医生吗？老人病，医院不收留的。”他的浓眉皱成山峦。

“你不知道呵，那是多么齁酸，多么邋遢呵。我真不想干了。”她终于把祭品搬完，“真希望济公的话有灵，带他上坟山走走，冲去霉气，他就会清醒的。”

“你相信这些？”

“你不信吗？不信为什么今天要上坟山？”

“我才不信。我只是上山祭拜妈妈，只是带他去透口气，只是带玲玲、珊珊郊游去。”

“好啦，好啦，还不是一样？去，去看他，要是换好了裤子，可以出发了。”他放下杯子，向后面的工人房走去。她站在门边，略略抚弄着头发，“顺便把房间内的太阳伞拿来，还有那张躺椅。”

“嘿嘿，上海滩野餐去吗？”他回过头，冷嘲地说，“要不要把手提录音机也带上？真像是要去野餐似的。”

“对啊，录音机。可别忘了带。”她果真脱下运动鞋，向搁放在壁柜的录音机走去，“我还要带你妈妈生前喜欢听的潮乐——《井边会》和《陈三五娘》。”

“哈哈，发神经。”他笑了起来，向后面走去。

“什么发神经？是孝心。不想想老人家在坟山多寂寞。放些音乐，热闹嘛。”她自语着。

到高巴三万的路只有一条。高巴三万有个华人的坟山。

要到那儿去，只有九十七号的巴士通行。当然乘坐私家车去，只需十五分钟的路程，你就能看到一片荒凉的坟山。

说是荒凉，那只是阳间人们的偏见。邻近周围四五十公里内的

华人死后，大多都居于此，所以它可说是威省中部阴间的一个重镇呵。

你弯身，你跨脚。你躺坐车座上，车门关上。

很吵，有孩子的嘻笑声，似乎是在遥远的年代响着，也似乎在身旁响着。你想聆听，然而你听不见什么声音。你知道，有孩子在你身边嬉戏吵闹，然而你分辨不出那是来自哪个时代。你睁开眼睛，似乎被明亮的光芒戟刺。你不由得又闭上眼睛。黑暗就浸没了你的视觉。这时，你感到整个座位抱着你的身子在移动前进。一阵阵的寒风迎面而来，在你脚下盘旋，在你脸上吹拂。

那是乃文，那是乃文的声音。你骤然发觉吹拂在你脸上的冷风，就是那晚在胶林下，乃文来告别时骤然吹起的晚风。该是乃文到来了。

你把头搁在连座垫上，乃文于是来到你的身边。

该怎么说呢？你闭着眼，要等候乃文的忏悔。而乃文说了些什么呢？说了些什么……

乃文说：爸爸，就当你没生过我这个儿子，爸爸，我得跟他们走进森林去。爸爸，你不会明白。我知道，日本军已投降，但我不能跟你回乡。爸爸，我们得打倒殖民主义。我不要被人奴役。我要走进森林。我要扯下米字旗。你不会明白不会明白。我们要个自主的国家。我知道我知道，但你还有个乃武。我不孝，但我要报党报国。爸爸，就此分别。我要走入森林。直到一天他们退落大海，我会回来，我会见你。多苦多难，这世界就是这样，森林与城市也没有什么分别。是的，就此离别。我会回来见你。告诉妈妈，孩子不孝，满腔热血，来生再报。来生再报，你的儿子重复了你向你母亲的誓言：来生再报。

而现在乃文回来，乃文坐在你身旁。

健硕的手臂紧靠着你瘦削的身子。你似乎感到热气自他身上传来。然而，脚底的冷气却在流窜着。你望着乃文，年轻的脸长满乌青的胡髭，一身是褴褛残绿的军服。你感到心在绞痛在龟裂。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而乃文似乎在说他的梦想已经实现，他的国家已成立，他是国家的主人。然而你一直忘不了你深夜惊醒时的冷汗。要不是蛆虫在乃文的骨架下蠕动，就是血丝自乃文的眼眶流出，然后是一层层枯叶复盖着，然后是寂静的丛林，然后是明亮的太阳。明亮的阳光照进层层叶丛，你于是看到蛆虫在透明的皮肤下的脉管里蠕动。你张口，你要喊叫。

而乃文说，爸爸，别惊怕。我的功业已完成，我已回来见你。

而你说，你怎么这样年轻，我却已经老去。

在另一个世界，乃文的声音在你的耳旁回响；在另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你是不会老去，老去的将是你的记忆。

你环顾，看到香儿在向你移近。你握着乃文的手，另一只手伸向香儿，你说，“儿呵女呵，你们的弟弟乃武真是不孝呵。他要把我送往哪里？”

而他俩站在你面前，他们的口张着，一阵惶惶的笑声冲击而来：孝，孝，孝……

于是你闭上眼，你感觉到热意在你眼眶内汇集，你的视线逐渐晶莹。

骤然间，冷意似乎配合着阴影向你走来。

你不禁颤悚。

“爸爸，热死人哪，开冷气。”珊珊一拉上车门，就撒娇地叫道。

“忍一下嘛，车子就要开了。”他向后视镜一瞥，只见老人张开浑浊的眼睛，瞪视着自己的脑后，他感到一股冷意自背爬起。

“妈妈呢？”他问。

“来啦，来啦。”她穿着石磨蓝的粗布长裤，鲜艳花纹的长袖衬衫，带着一团香水气息坐了进来，“拿冰块嘛，不然等下这两个小鬼会闹渴的。”

车子开动。所有的车窗都被插上，冷气开始在汽车内到处流窜。两个孩子在车座后嘻闹着。老人这时闭上双眼，死尸般地僵坐着。

“玲玲，珊珊，别乱吵了。”她回过头向两个儿女吆喝，“公公睡觉了。”

她回过头，看了老人一眼，又回过头对他说：“喂，你看看你的父亲，怪吓人的，他的脸色，不会不对劲吧。”

“你别胡说什么。”他瞥一下望后视镜，那股寒意还在他心底盘旋，“他不是好好的嘛。”

“希望济公活佛的话有灵，带他去冲掉些霉气。济公说这样他就会清醒，他寿命还长着呢。长不长可不是问题，最主要是别尿呵尿呵什么的齁齁死了。”

“你信这些？”

“姑且信之，不然你又有什么办法。”她回头看了他一眼，“看医生是没用的了，所有的医生都是一样的结论，等死而已。别的不说，他名下的定期储蓄可提取了？还有律师那边的事呢？”

“都办妥了。”他闷闷不乐地说，“那个他妈的律师，就只办这么个轻易的过户手续，竟要了一千五百元的手续费，还有什么印花税啦，注册费啦，真他妈的。”

“办妥了就好。你看看他的脸色。”

他又不自觉地瞥一下望后视镜，苍白本请。

“妈，你看，妈，公公流泪了。”

“别乱说话，玲玲。那不是泪，别乱说。”她回头，看到老人深凹的眼睛挂着两滴晶莹的水珠，不禁颤栗一下，低着声调，“喂，老人

真的流泪罗。”

“别管他，别管他。”他的眼睛注视远方，“叫玲玲、珊珊唱唱歌吧。唱《客人来，看爸爸》。”

珊珊在他俩的鼓舞下，张开口，唱着：

“客人来，看公公，公公不在家……”

车内充满着欢愉热闹的笑声，笑声在车内冲击着。

而老人却漠然地坐着。

突然，老人张开口，冷飕飕地说：“快到了吗？”

到高巴三万的路只有一条。高巴三万有个华人的坟山。

要到那儿去，只有九十七号的巴士通行。当然，乘坐私家车去，只需十五分钟的路程，你就能看到一片荒凉的坟山。

说是荒凉，那只是阳间人们的偏见。邻近周围四五十公里内的华人死后，大多都移居到此，所以它可是威省中部阴间的一个重镇呵。

而你来了，你们来了。你在他们的扶持下来了。

在写着“韩江公冢”的拱门下，你颤巍巍地任由儿子扶持着。

他一只手扶持着你，一只手握着盛了牲礼的篮子。

而他的妻子拿着冥纸香烛，手提录音机和太阳伞。

而玲玲一手提着水果，一手牵着珊珊。

阳光明丽，清风徐吹。你们走过拱门，向山坡走来。

你们是：

你。

你的儿子乃武。

你的儿子的妻子。

你的孙女玲玲和孙儿珊珊。

你们走来，然后停住。乃武叫你们等着，他独自四处走动寻觅，

小心翼翼地踩过别人的坟墓。他细心地读着每张墓碑上的名字。

他寻觅着，上下左右四处地寻觅一块刻有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的墓碑。他寻觅着，额头沁出汗水，他喘吁着热气。

突然，他眼睛一亮，看到了他的名字。然后是你的名字和我的名字。他叫了起来，“在这里，在这里。”

他走回你们停住的地方。他小心翼翼地扶持着你。

你们来到坟前，你站着，你的眼睛已睁开，你看到了墓碑，你看到了土堆，你看到了你的名字，你看到了我的名字。

而他们忙着在墓前的空地上摆放牲礼和冥纸香烛。乃武打开偌大的太阳伞，珊珊和玲玲都爬上坟墓的土堆，摘着小黄花。

你笑了，笑意自你明亮深邃的眼睛溢出，在你的嘴角绽放。

你慢慢地提起脚，跨前一步，然后站住。你的笑意越来越浓，你似乎又再听到香儿和乃文的呼唤，你笑了。你再跨步，再跨步。

你朝墓碑走去，你走到墓碑前。你走进墓碑，你走进坟墓去。

你伸手，把手伸向我。我伸向你，把你引进。

引进。

乃武回头，看不到你。

他连忙从篮子内拿出罐绿色和金色的漆。

他蹲在墓碑前，拿着支小毛笔，在你本来题着红漆的名字描涂上绿色的漆。你的名字于是由红转绿。

然后，他又以另一支毛笔蘸着金色的漆，在他本来就是涂着金漆的名字加上明亮的金漆。

她按下录音机，《井边会》的潮乐在坟山上四处泛流。她点上红烛，她点上火。她的心情愉快欢欣。她跟着潮乐低吟着。

“爸爸，你怎么把公公的名字涂成绿色了？”玲玲拿着把黄花，蹲在乃武的身边，好奇地问道。

“涂上绿漆，代表这人已经死去。红漆的是代表还活着的人。”

乃武解释说。

“那么金色的呢？”

“金色是用来涂死者遗留在世上还活着的儿女们的名字的。”
他站起，把未用完的漆罐抛向坟山的远方。

“上香呵，玲玲，珊珊。”她的心情充满节日的欣愉。她兴高采烈地招呼着儿女。

“上香呵，”他不禁也跟着喊道，“上香啊。”

《井边会》的潮乐似乎更响亮了。

你站在墓头，你挥手，你说：孩子，我谅解你们，我宽恕你们。现在，你们都可回去。

于是他们焚了金银冥币，他们收拾了牲礼果品。然后，在两个儿女的歌声中，他们四人向坟山脚下的汽车走去。

人格交易

公司的董事主席从办公桌后的高背椅上站起。他的视线避开了挂在墙壁上金光闪闪的匾额“现代陶朱”。那是某社团在合作社成立周年纪念时赠送给主席作为该合作社投资顾问的纪念品。就在这匾额下面，有个巨大柚木长柜，长柜上摆满了一系列高低不一的锡盘纪念品，这些都是一些社团在或是周年或是庆宴上赠送给董事主席的，其中的赞词以“吾族之光”、“热心教育”、“现代陶朱”等为最多。在长柜内，却排列着各国的艺术古董品。除了几个是外国公司送的以外，绝大多数是主席在海外公干时顺手带回来的装饰品。

董事主席从敞开的窗户望出去，夜空已经被黑暗淹没，他感到有些窒息，中央冷气系统在入夜之后冷意更浓重了。他刚才就特意把玻璃窗打开，让窗外的晚风吹进他偌大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在公司大厦的第十层楼，所以他脚底下的街声市尘，一点都影响不到他董事主席办公室的清静。

然而他的心总是静不下来。

对面办公室大楼早已黑黢黢一片，所有的职员都已下班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了吧。而他的公司，正由于明天早上要在本市某大旅馆的会议室举行常年股东大会，所以上至董事主席，下至办公室的听差，无不在各自的办公室内为明天的会议作最后的安排准备。董事主席还得主持今晚九时正的董事局会议，然而这时他却感到无比的厌倦，无比的沉郁。白天一天异常的繁忙劳累，这时更觉得

对面办公室大楼的阴影正逐步地挤进窗口，罩住了他的前途。他向天边望去，一窗繁星似乎在微笑，然而，他感到心头一片苦涩。

明天该如何向股东们描绘公司“灿烂”的远景呢？该向股东们透露公司正在进行什么样的收购计划，或是向股东们保证，到目前为止，还有不下五家本地银行向本公司接洽，争着要把金钱借给公司，而我们的董事部同人除了请他们吃饭外，还在绞着脑筋向这些银行特使说“对不起，以后再谈”，而同时又要不伤到这些银行的感情呢？明天，将如何向股东们分析最近一两个月公司的股票一直跌落，并不是由于营业不佳，而是全球性的经济起落使然？更要如何向股东们解释本公司的股价，目前虽然一股只值一元几角，而伦敦的某证券经纪行的分析，却确认不下于五元呢？当然，明天只要他能向股东们解释本公司正在私底下与某些公司进行有利可图的收购谈判已经成功，或是某某园丘的建筑图测将在最近得到政府的批准，本公司的股票不难在日后的股市上节节攀升。问题是：所有有利的收购行动都由于某种原因而致使谈判僵冻着，所有的建屋计划，大厦发展的图测，更不会在近期内得到政府当局的批准，而本市内的几家银行的董事经理接待本公司董事主席的态度越来越冷漠了。

只有那人，是的，只有那人才能起死回生；只有那人，才能使主席的嘴巴内滚滚地流出光辉闪耀的计划；只有那人，才能使所有的收购行动，所有的发展计划成功；也只有那人，才能使所有的银行董事经理在见到主席时张开双手，热情地拥抱他，并说“本公司愿意以低于市面一般利率的贷款条件请贵公司考虑考虑。”只有那人，是的，只有那人，才是董事主席目前唯一的交易对手。

一想到那人，董事主席不禁把手按住胸部，痛苦地喊道：“呵……”

主席站起来，走到窗口。天上的星星没有变，它们都像几年前

那样，从高处审视着他。他很想像以前那样，心如止水地平静地向星星们凝望。然而此刻，他却不由地把头低下来，望着街市上无声无息地匆忙地移动着的人影车光。

是那人，几年前，那人从墙壁内走出来，向还是位小职员的主席游说，要求当时的他慷慨地出售，而主席那时竟答应了那人这场交易。

在跟那人达成交易后的三个月内，还是位小职员的主席竟得到本市内首富的独生女儿的垂青，在娶了这位千金小姐之后，又在岳父的扶持下，他一跃而成为本公司的董事经理。一年之内，他三番四次地进行了倒置收购行动，把几间盈利公司收购进来，再加上几次大厦的易手交易，和几场屋业发展的完成，竟使他的公司在短短三年内一跃而成了本国十大公司的第五位，缴足资金也从当年的数额提升了二十倍。他成了本公司的主席，而被华社目为“点石成金”的神奇人物，“现代陶朱”的匾额锡盘更不断地被递进他的办公室。

并不是每年公司的营业在主席的主持下都能突飞猛进。在每年股东大会的前一晚，主席都得向那人进行他俩几年前讲妥了的交易。主席每年的出售都为公司带来下一年的丰收。主席就会如同交易时所议定的那样，收到主席在这一年内应得到的财富和名誉。这位“白手起家”的主席的私人财产被人估计大约在一千万到二千万之间。

然而，在今年的今晚，主席想到就要到来的交易，不禁感到有如心碎的痛苦。主席知道他已没有太多好出售了。把今年的分量卖给了那人，来年，主席已没有什么值得那人收购了。本来，主席满以为可以就如他们早已协议地避免了今年的交易，然而，这几个月来公司的股票跌值，和股东们颇多的烦言怨语，主席又得面对无可回避的命运了。

主席打开办公室的大门，拿在手上的厕所钥匙向秘书挥摆了一下。秘书会意地微笑着点点头。在行政人员用的洗手间内，有一间厕所是特别保留给董事主席用的。全公司只有董事主席和洗刷工人才拥有这厕所的钥匙。

主席在确定别的同事没有注意到他身影时，即偷偷地溜进行政人员用的那间大洗手间。洗手间内没有人。主席侧耳静听，确定没有人在洗手间门外时，才打开私用厕所的门，心情慌乱地溜了进去。

主席舒了口气，把马桶盖放下。主席撕下一张厕纸，抹着额头上的汗珠时，才想起没把洗手间的门也给锁上。

这时有两个人打开洗手间的门，走了进来。

“真惨，熬到现在，都要八点了。”是公司财务主任的声音。

“怎样，公司来年预算还未搞妥呀？”是董事营业经理那慢条斯理的腔调。打开水龙头，水声哗啦啦地响着。

“就要好了。都是些赤字，真不知明天主席将如何向大会交代。”

“没什么好担心的，主席有的是孔明计。”

“说真的，老李，公司的现金比去年更难周转了。”

“呵，每年的情况不都是一样吗？没什么好担心的。主席老人家一出马，明天股东大会上指手划脚一番，老李，后天公司的股票非飞涨不可。别的不说，今天我已买进了公司的股票。五粒。一个礼拜后就可放手了。”

“但今天还跌了一角呢！”

“这你就太胆小了。别担心，点石成金并不是白叫的。主席还是有一手的，本人绝对有信心。”

说着说着，两人走出了洗手间。

主席连忙蹑脚打开厕所门。他走到洗手间的大门处，把门从内

锁上了。主席的交易可不愿被外人顶撞了。

主席再走进厕所，把门锁上后，坐在马桶上，他直瞪着那白色的门扉，口中喃喃地念道：“你就出来吧，你就出来吧……”

那人穿过厕所的门扉。那人的身影逐渐在董事主席的眼前出现。那人本来狡黠的笑容，缓慢地和葛起来。他手中提了个黑色的公事包，在董事主席面前弯身坐在空间上。空间一时弥漫着一股硫黄的气味。

“哈罗，主席，你好。”

“没有什么好的。如果好，我也不会要求和你见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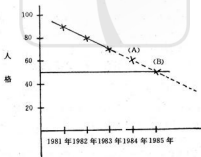
“说得也是。股票直跌，股东们都发出谰言了。”

“别的不说。我还有多少人格可以出卖给你。”

“呵，主席你言重了。不是出卖。是交易，公平的交易，主席。”

“出卖也好，交易也好，我都不得不付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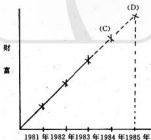
“其实，人格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这都由各人的观点而异。”说着，那人从公事包内拿了张图表。



“主席，到一九八四年为止，你的人格已降落到六十点。根据这图表所示，主席你只剩下最后十点人格是我所代表的公司愿意收购的了。你也知道，一个人的人格在我们公司的道德水准中一旦低于五十点，我们的公司就认为这个人的为人格已不值得收购了。人格五十点以下的人，街头市尾有大把，所以总的来说，主席，这将是本公司跟你最后一次的交易了。”

“最后一次的交易！天，我已付出了多少的代价。自从跟你交易以来，我本人的信誉一日日降落，本人的道德感一天天腐败。老兄，几年前，我会为一句流言而脸红，如今，我会不顾廉耻地扯谎。几年前，我是我太太最忠实的丈夫，如今，我已是有名的嫖客。而你，在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之后，竟厚着脸皮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次的交易！”

“呵呵，主席，可别激动。你本人的道德感的失落是包括在我们的交易协议中，而且，你看一下你的财富图表。”说着，那人又从公事包里拿出另一张图表。



“你看，主席，这几年来你的财富累积一年年增长，就以一九八四年与一九八一年比较，你的财富已增加三倍不止，而你还能当着我的脸说你已付出太大的代价。主席，根据我们的协议，我已帮你掠夺了你心目中的财富。我没有食言，我拿出财富来换取你的人格，所以别再提代价这课题了吧。何况你借着财富而得来的名气呢？几年前你是不是拿督，局绅？要不要我拿出名誉的图表来？”那人弯身又想从公事包拿出图表。

“好啦，好啦。我也不想再看什么图表了。我们还是谈今年的交易吧。”

“今年的行情还是跟去年一样，主席。我公司的行情几十年来都经受得起世界性的经济冲击而没有涨价，也就是说，你今年的十个人格将使贵公司目前在接洽的收购行动中照着你们的献议完满地成功。所有今年之内的建屋计划保证得到政府的批准，银行将贷款一亿元给你们的公司。你们的公司能在今年中期结账时有能力付出十巴仙的股息和发红股给每个股东。你本人的财富将照着图表所示地增长。”

“看来是不错。只是今年我这十个人格卖给了你，而照你所说的只剩下五十个人格了，那么，明年，以及明年以后，我将如何维持我的公司，我的财富和我的名誉呢？”

“哈哈，你看，今天你的人格还在六十点上，所以你会担心在失去我的扶持，将如何生存下去。这证明你还有点人性。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看一下人格的图表吧。目前你的人格在(A)点，也就是六十点。到一九八五年的今天，你的人格将降到五十点的(B)点上。五十点是善恶的分水岭，一过了五十点，你的人格降势将大增，也就是说，到那时，你将不会有道德感的约束而大展身手了，你将会扯谎，作假报告，贪污贿赂，行骗。但你会得到补偿的。看一下你的财富图表。目前你是在(C)点上，到一九八五年止，

你的财富将沿着这直线升到(D)点。一九八五年以后,也就是你的人格跨越了人格五十点的界线后,你的财富增长趋势更挺直上升,你将会更加富有。”

“你不会在骗我高兴吧?”

“什么骗你。这是事实。看一下你周围的大公司,哪一个不是由于我的人格收购交易,把那些董事主席的人格降落到五十点之后,他们才能在没有道德感的约束下膨胀起来。告诉你,只要你跨过五十点,只要你把那不值分文的道德感抛弃,你将会发现你无往不利,你将成为真正富有的商人。你的公司将更进一步地扩充。”

“这么说,以后你不会再来?”

“再来做什么?你的人格已降到五十点,你的人格已不足取了。我得再去找别的卖主,我的公司人格收购营业还得继续下去。一旦降落到五十点,我的公司将会放心,你和你的公司无论如何都会设法生存下去的。”

“这样看来,我似乎没有什么好选择了。”

“是没有什么选择。其实,你还选择什么呢?把你的道德感抛弃,把你的人格降低,你的前途你的财富将更加丰裕。”

“好吧,就这么交易了。你将照你刚才所答应的事项执行?”

“我将会执行我的允诺。好吧,我得走了,以后好自为之,主席。”

“等一等,在你走前,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公司是什么公司,你收购人的人格作什么用?”

“告诉你也无妨。世界上有(正)神有(负)神。而我的公司是由(负)神们集资而组成的。我的公司的目标就是以人间所谓的财富收购换取人类最宝贵的人格。(正)神常自夸人类的正气将永恒不朽。嘻嘻,当我们(负)神公司把领导人类各区域的领袖人物的人格以财富收购下来,把所有的人的人格贬降到五十点以下,再看看那

些以道德家自命的(正)神将如何去领导人类走向极乐天界。看这些(正)神又将如何指引人类走向(正途)。哈哈,人格,哈哈,人格.....”

在笑声中,那人拿起公事包,穿过门帘而去。

董事主席打开会议室的大门,充满信心地跨步走进去。

他站在会议桌的上首,把搁在桌上的预算案和报告书推开。他声音高昂心情激动地向静坐等候着他的董事局庄严地宣布:

“各位董事,我刚得到银行传来的消息,银行集团将贷款给本公司一亿元。不久前所进行的收购行动也将会照着我们的献议完成,所有的发展计划将在近期得到批准,也将在今年内进行。各位,我将在明天的常年股东会议上宣布这些消息,并献议今年颁发十巴仙的股息和一对三的红股给各位股东。”

所有的董事都欢呼地站起来,掌声响彻整个会议室。

董事主席双手一挥,掌声顿止。

董事主席微笑着向大家眨眨眼。

“各位,我建议大家明早尽各位之所能,收购本公司在股市上的股票,谢谢。”

掌声再度扬起,掌声托着董事主席的笑声在空间四处泛流,欢呼声震耳。

窗外天空上,星星们从高处审视着人间。

(作者按:故事人物都是虚构,希望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敏感。)

火 刑

B市是北马的一个重镇，也是该区域的一个交通中心。

根据金融界专业人士的调查统计，该市是北马除了P市之外的第二个储蓄额最高的城市。

据说八十年代以前就在当地设立起分行的三家银行，每年从该市市民收到的储蓄额，竟紧追在作为全国第二大城市P市之后。

由于隐藏在市民私底下的经济实力是如此雄厚，所以该地银行分行收到的市民储蓄远远超过了贷出的数额，而成了各银行的金钱收集站。

从B市市民收集到的储蓄款项，往往通过导管流往首都的总行，以进行各式各样的投资。

在金融界，B市是块大肥肉。

除了是北马交通运输业、菜业、渔业等合法生意的中心之外，B市也是全马著名的非法活动如白粉、私酒走私和私营地下字花的大本营。甚至有人说，北部泰国输入的娼妓，也是以B市作为集中点，然后才分销到全国各地的娼寮去。如此这般，无论是见得光的金钱，还是见不得光的黑钱，都一直往各银行的分行灌。

银行该向哪里设置新分行呢？据说在金融界专业人士的推荐名单上，B市一直是列在前三名之内。

好啦，八十年代在华人社团政界人士提出“民族经济振兴”的口号下，由华社政界人士纷纷设立的合作社，就有五六间在B市设置金融部，成为银行之外最大的金钱收集站。

所收到的钱，当然都往首都各合作社的总部流。

短短三几年内，这五六间合作社的金融部所收集到的储蓄额，大有超越在此作业了多年的银行的储蓄额。究其原因，不外是：

一、以“民族经济振兴”和“集中小资本，进军大企业”为目标的号召，制造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

二、民众对银行界控制权的变质和更换作出下意识厌恶的反抗。

三、合作社金融部以高过银行的利率作为号召。

四、合作社聘请当地有头有脸的人士担任金融部的经理，以期在这些本地有影响的人士的情面和关系下，吸收融资。

时势所趋，几位在本地华人社团或政界活跃的后起之秀，甚至退休的老校长，都被合作社礼聘成为各金融部的经理。

一时之间，这些“公共关系”不错的人士，都相继成了金融部开张当天在报章特刊上被人祝贺的“商业奇才”和“陶朱再世”。

这些金融部经理“上台”后，即马不停蹄地四处向亲友和社团、商业人士游说，以期把他们在银行的储蓄流到合作社的金融部去。

就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和形势下，本地某华人社团的青年团团长张作桐于是上了场。

二

Y合作社在某政党基层势力的扶持下，两三年间就在全中国各

地成立了三十五个金融部。据悉，收到的储蓄存款总额已达到两亿元以上。一些银行分行的经理，无不对该合作社争取民众存款的营业手法感到困惑。他们风闻，任何一个华人社团的执事人若能把社团基金移往金融部，执事人或多多少少都能得到来自经理的好处。当然，这也可能是个谣言。

B市Y合作社的金融部经理张作桐除了是该市某华人社团的青年团团团长，也身兼不下十间的其他华社的要职。他交游广泛，再加上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只一年时间，B市社团和人民的金钱，大部分都被他吸取进Y合作社金融部，而张作桐更是一跃而成为B市举足轻重的社会闻人了。

在这之前，张作桐是工业区某外国工厂的人事经理。在某政党当地的署理主席的推荐下，张作桐会见了Y合作社的主席。

当时，Y合作社主席对张作桐的诺言是：

“只要你能招得到五百位合作社社员，我们总社就会在B市成立金融部，而且由你主持。”

于是，在三个月之内，布置豪华的Y合作社金融部就在爆竹舞狮锣鼓声中，由Y合作社主席亲临剪彩开幕，而张作桐也在同一天的报章特刊上，一变而成了B市的“商业奇才”和“现代陶朱”了。

Y合作社金融部设立在B市银行金融公司集中的C街上。

长袖白衣，颈系领带，戴着白金框眼镜的张作桐，每天就往这间只有三位女职员的金融部上班。

林秀美是张作桐的妻姨，二十一岁，身材略为肥矮，是张作桐亲自引进金融部的心腹。她不只理帐，也掌管了金融部的行政。

李少霞是署理主席的外甥女，二十八岁，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陈华芳是唯一不靠裙带关系而进入金融部的职员。二十三岁，

姣美活泼，读完大学先修班后就一直闲在家的少女。她与李少霞的主要工作是接待顾客和处理存款收支。

就在这三位女职员的合作下，张作桐主持的 Y 合作社金融部的存款额每个月都在逐步增加。

金融部经理除了底薪之外，他的个人收入也有赖于存款的数额。合作社设立了一个数额目标，金融部经理在收到这个数额目标的存款后，接着下来引进的存款，金融部经理就能享受到某个巴仙率的酬劳，而且是以每个月的存款额计算。

在这种制度下，每个经理都会全力出击，而与合作社形成一体，向民众吸取融资，然后引向合作社总部以进行“民族经济企业化”的事业。

B 市是块金融界的肥肉。一年之内，张作桐每个月从金融部取到的薪金和酬劳都在三千五百元以上，所以最能亲切体会到这块肥肉的美味的，还是他。

张作桐并不独占这种美味。他对手下的三位女职员说，如果你们能争取到亲戚朋友来存款，这些存款应得的佣金，我会私自付给你们。

于是，三位女职员也在各自的亲戚朋友圈中活动而与合作社融成一体，向外吸收游资。

三

张作桐的金融部存款额还在上升之际，突然传来 B 市 F 合作社金融部的支票被银行退回的消息。

作为商业上的竞争对手，张作桐不无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静观 F 合作社的发展。

接着传来的消息是不止 B 市 F 合作社的支票被退，全国各地

F 合作社的金融部都呈现不稳，存款人有挤提的现象。

一些从 F 金融部提出的现款被存进 Y 合作社金融部。

于是，张作桐趾高气扬地说：“这是行政出差错和领导人素质有问题。Y 合作社能经得起任何专业人才的核查，这里是没问题的。我敢人格担保，我们的合作社是最稳的了。”

坏消息继续传来，F 合作社已付不出任何的支款了。

突然间，张作桐嘴角上常泛着的笑意僵住了。没有人来 Y 合作社存款；相反地，存款额开始下降，民众逐渐在 Y 合作社提款。

张作桐向总行打电话，向各地分行的经理询问，知道有一股提款的风潮已在 Y 合作社周围酝酿。

张作桐唯有再三地向总行要求现款支助，并且同时作了些切身的安排。起初，总行还按照要求把款额寄来。逐渐地，这条疏导管慢慢干枯了。

当银行向张作桐指示红灯已亮起时，存款人已挤满了金融部的办公室。

张作桐只好开期票，并再三向存款人保证，总部会在近期汇款过来。

在喧嚣中，有一天，中央银行下令冻结全国所有合作社的金融部活动，并开始委托会计公司审查各合作社金融部的资产。

“好啦，没话说啦。这是中央银行的旨意。”

“只因一匹害群之马，大家都只好暂时冷静等候啦。”

“领袖素质问题。Y 合作社是由专业人才领导，不会有问题的。”

“这不是我的责任。中央银行的旨意，不得不把害虫拿掉。”

“整顿之后，没有问题的合作社，如 Y 合作社，还是能生存下去的。”

“放心，大家放心。我个人就有三万元存在金融部。我不担心，

大家担心些什么？”

冻结头几天，张作桐还能站在办公室内向存款人发出诸多的保证和解释。一个礼拜后，他吩咐三位女职员照常办公，而他，说是上吉隆坡总部调查去，而不再到金融部上班了。

中央银行冻结合作社金融部活动的第十天早上，一宗烧车灭尸的案件惊骇了整个社会。

一具被烧到面目全非，只剩焦炭的尸体蜷伏在汽车后座的残骸上。

现场是在B市六七公里外的一条穿过树胶园通往A市的大路旁。

从焦黑的汽车号牌，警方发现这辆车的主人是张作桐。车旁还遗弃着一个充满汽油味的塑胶桶。

张作桐的家人证实他彻夜未归。

张作桐的妻子抵达现场，一见骨骼上焦黑的手表，尖叫一声后晕倒现场。

张作桐被证实给人谋杀了。

整个华社为此案件和合作社的风波而震撼喧嚣。

四

这宗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冷血谋杀案，轰动了整个社会。由于这可能是合作社风波掀起以来的第一宗命案，警方对此很重视。P城的总警察局下达命令要尽速破案，B城的华裔探员陈少华和罗拔李受命侦察这宗案子。

案发之时正是合作社金融部存款被冻结后的第十天，所以人们的推测自然而然地归咎到金钱被缚死而不能动弹的存款人身上。Y合作社总部甚至通过全国报章刊登广告，呼吁存款人不该迁

怒地方分行经理，而做出法律之外的暴力行为，并再三重申存款人的款项会得到合理的处理及摊还，同时对这种暴力的报复作出严厉的谴责。

然而 B 市认识张作桐的市民，却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这是由于：

一、张作桐除了在合作社金融部任职外，他也涉及家族的生意——经营非法的地下字花。

二、在社团及政党的活动上，由于张作桐的轻浮傲慢和心胸狭窄小心眼的性格，潜伏的敌人也不容忽视。

三、张作桐虽然没有在女色方面声名狼藉，但也不是个正人君子，所以桃色的杀机也并非不存在。

综合一般张作桐朋友间的评语后，探员陈少华和罗拔李并不单纯地循着存款人这条路线缉查，而是涉及到各领域去。

五

命案现场是在 B 市郊外穿过胶园通往 A 市的大路旁。这条大路通常在午夜过后就鲜有汽车来往。浓郁的橡树和深邃黝黑的胶园愈发使这条路冷僻阴沉。

是日凌晨，踏着脚车要上胶园的一对割胶夫妇远远看见一部还在冒烟的汽车停在路旁。赶近看，发觉是辆被烧得漆色剥落，一团焦黑的汽车。女的往车内探看，一声尖叫连退几步，惊骇得跌坐草地上说不出话来。男的战战兢兢地也往车厢看，只见一具还呈人形的焦炭躺卧在后座，灰白的手骨犹挂着重烧不掉的手表。空气中充满了焦味。

这对夫妇连忙骑上脚车，到两公里外的一间杂货店，要求店主人打电话报警。

警方除了在现场发现一个充满汽油味的塑胶桶外，找不到任何物证。至于塑胶桶上，警方也找不到任何手指印，可见凶手策划周详。

根据一位住在距离现场大约二百米外胶园内一间小屋的老年马来人的证词，大约在凌晨时，他被一阵爆炸声惊醒。从窗口望出，只见一团烈火围着一辆汽车。接着，他看到有人乘着电单车向马市的方向跑去。

“我都这么老了，但我可不想死。我知道一定有事，但现在的年轻人，有谁会尊敬老人家？像我的孩子，一个个离我而去，让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年迈的马来人，眼睛里含着凄迷而混浊的眼泪，一手拉着腰际的破旧沙笼，不无埋怨地说，“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喜欢打打杀杀，我才不管这些。如果当时我出来看看，现在我老人家可能也被杀了，对不？对不？”刻着岁月痕迹的黧黑的脸转向探员陈少华，又转向警监沙玛夫，“对不？让他们去死，让他们去自相残杀。这些不懂得尊敬老人家，这些没有家教，这些只会吃喝的年轻人，我才不管呢。”说着，也不理睬还站在面前的两名警员，即返身把门关上。

沙玛夫和陈少华无言相视。

当他们转身就要离去时，那位马来老人突然又打开木窗扉，把他俩喊住：“喂喂，我跟你们说的话，你们别跟人说是我老人家说的。不然有人会干掉我，知道吗？”说着，又把窗扉关上。

六

根据验尸报告，死者被烧到面目全非无可辨认，全身肌肉都已焚化，只剩骨骸，所以检验不出死者生前是否有被下毒、痛击、扼杀的现象。

但从死者蜷伏在汽车后座的骨骼看来，死者死前已昏迷不醒，所以才没有挣扎的现象。从这里，也可推测行凶者当时是把汽油倒浇在死者的身上，然后再泼浇到汽车的内座和外壳。由此，也可看出行凶者对死者怀有深仇大恨，而且是抱着非把张作桐置于死地不可的心情来作案的。

从现场遗留的唯一凶具——塑胶桶——上不留痕迹看来，行凶者是经过一番严密谨慎的计划，而且行凶时必定是戴着手套（汽车上的任何手指印都被焚化或熏黑了）。

警方推测，该案至少有两个人共谋。可能是其中一位驾驶着张作桐的汽车——当时张作桐已昏迷不醒倒卧在后座上——另一位骑着电单车携带着装有汽油的塑胶桶尾随而上，行凶之后，两人才共乘电单车逃逸。

从张作桐的壮硕体格推测，至少也要有两个人共谋才能把他抬上汽车。能把张作桐约到无人之处并把他击倒，行凶者必定是死者的亲密朋友。

张作桐的家人向警方透露，由于合作社金融部受到中央银行的冻结，每天都有存款人上合作社谩骂责问，张作桐于三日前向他的职员表明要下吉隆坡总部探问事态的发展而避开了。其实，这三天他一直都住在P城海滨的酒店里。事发当天傍晚，张作桐还打电话回家向妻子探问合作社金融部的最新发展情况。至于为什么张作桐当晚会突然从P城驾驶汽车回到B市自投罗网，张作桐家人不得而知。但由此，也可证明行凶者必定是知道张作桐近日行踪的亲密朋友。

由于这个事实，搜查的范围大大地缩小了。然而，在警方审讯了张作桐最亲近的几位朋友后，了解到张作桐这次避难海滨酒店一事保密功夫十足，连密友都不知情时，又面对着破案的死巷。

接着，探员陈少华拿着白案发现场找到的塑胶桶到B市的各

加油站调查，B市周围的各加油站职员都无不摇头表示未曾见过这塑胶桶。陈少华于是把调查范围扩大，调查以B市为中心，半径二十四公里内所有的加油站。奔波了三天，最后还是垂头丧气地回到警署。行凶者不曾携带着这塑胶桶向任何加油站购买汽油。

行凶者深谋远虑，计划周详，所以想从现场发现破绽从而迅速破案，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探员陈少华面对着沉思不语的罗拔李长吁短叹。

“没办法，只好慢慢调查了。”爱吸烟斗，已干了二十年侦探，年近五十的罗拔李抬起眼，对着四十未到的陈少华说，“看来，这家伙很狡猾。”

“是两个家伙，”陈少华说，“我相信至少有两人作案。”

“也许是吧，但也别先入为主而被蒙骗了，”罗拔李吐了口烟，望向天花板说。

七

行凶者如何收购到一塑胶桶的汽油？

罗拔李拿下口中的烟斗，在烟灰缸上敲掉烟灰，说：“看来，这家伙一定是从汽车或电单车的油缸吸取汽油，这才避开了上加油站购油的嫌疑吧。死者的家人怎么说？可有任何恐吓或者仇敌吗？”罗拔李望着刚录完证词的陈少华问道。

“我问了他的妻子和他那做字花的大哥。他的大哥就是张作仙，你知道的，字花生意搞得很大。”

“我知道。是亚都拉那边的人。他怎么说？”亚都拉是警署内另一部门的人马。刑事组小组长罗拔李并不想挖掘他们的事，所以在派陈少华向张作仙录证词前，他已向亚都拉警司打过招呼，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张作仙是说不可能有人向他们找麻烦的，况且自从张作桐当上了合作社金融部的经理后，他就没有实际参与他们的家族生意了，即使在这之前，张作桐也没有主理他们家的生意，别人要找麻烦，也会找他张作仙的。”

“这很难讲。据我所知，张作桐这人也算不了什么好人。死要脸，爱出风头，在金钱上却斤斤计较，说是华人社团的后起之秀，以我看来也不过是人渣一个……”

“据张作仙的说法，近几个月来并没有‘漏风’字，而且他们赔款也赔得十足，手头也很顺，所以是没有得罪过任何人。”

“他的妻子呢？”罗拔李又在烟斗上装烟丝，问道。

“他的妻子说想不起张作桐有任何仇敌。当然，他在社团和政坛上走动，得罪人势在难免，但不至于有任何深仇大恨到要焚尸灭迹。讨厌他的人是有的，支持他的人也不少。他的妻子认为可能是合作社的存款人泄恨的报复。合作社被冻结之后，很多人到张作桐的办公室去谩骂，有的甚至拉椅推桌地要殴打他。也有人恐吓要他不得好死。这几天张作桐才会避重就轻到P城的酒店去。”

“存款人采取暴力报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想想，人家就是看着张作桐的情脸和交情，在他游说下才把金钱存进Y合作社去的。突然间，所有的钱眼看就要化为乌有，不向张作桐要，向谁要？”罗拔李一直就蔑视这一帮所谓华人社会领袖的假公济私的行为。提到合作社金融部的丑闻，不禁愤慨万千。“除了合作社事件之外，张作桐是否会在女人方面惹麻烦？”

谈到女人，陈少华嘴角不禁泛起笑意地说：“张作桐也不是个正人君子。玩过几个女人，有的还是人家的妻子。手段高明，所以到目前为止，还不曾惹出事来。几宗事件，都用金钱解决了。上酒吧夜总会找妓女这些当然免不了，但要搞出这种杀身的祸事，据他的一帮朋友的意见，张作桐还没有这种胆量。我们大可排除因女色

被杀的可能性。”

“你的看法呢？”罗拔李望向陈少华。

“我看合作社存款被冻结事件才是主因。在B市，尤其是金钱上的事，一些人是不会轻易放过的。问题是：Y合作社存款人也有上千个吧，而这些人又没有前科，真头痛。”

“我也有同感。这样吧，明天我们去Y合作社调查一下，或者有意料不到的收获。”罗拔李站了起来，拍一下陈少华的肩膀说。

八

了解到张作桐并没有前往吉隆坡Y合作社总社，B市Y合作社的三位女职员感到惊讶。

说是要到总社了解实际情况，好对存款人有个交代，然而自己却不动声色躲到P城的海滨酒店避风头，让三位女职员去面对存款人的指责谩骂。陈少华对张作桐的不负责任感到愤慨，也对三位被蒙在鼓里的女职员感到悲哀。

这也证实了张作桐妻子的证词，即除了家人之外，没有人知道张作桐是躲在酒店避风头的。

陈少华于是马不停蹄地前往P城某海滨酒店调查。

张作桐投宿酒店时所携带的简单行李，早已由酒店交给P城的警署。

根据P警署内的衣服行李存单，证实张作桐是带着几件简单的衣服前来投宿的。P城警方的备案单上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或东西。唯一的疑点是，警方在他房间的垃圾桶里发现一只装有精液的安全套。警方已经检证是张作桐的精液。

陈少华为这一点而感到兴奋。

张作桐的妻子作证：为了避免引起存款人的嫌疑，她这三天内

并没有离开B市。她只是在电话上每天跟张作桐联络。

所以，除了凶手之外，张作桐先前至少还跟一个女人在一起。这个女人是否跟凶手是同一个人呢？陈少华于是在P城一位初级马来探员的陪同下，直扑P城市郊十几公里外的一间海滨酒店。

然而所得到的证词，却让陈少华泄气。

K酒店虽是间大酒店，表面上是拒绝让应召女郎上门，但由于接待的都是外国旅客，尤其是日本人，所以免不了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地让客人带女人回来。事实上，在K酒店管理层的默许下，酒店内就有侍者组成的“介绍导游”的组织，为了保持酒店的声誉，这种交易是在暗地里进行的。只要联络到“恰当”的侍者，在K酒店还是能轻易地找到女人的。

陈少华对K酒店经理说要调查张作桐在住宿期间内的“女人问题”时，酒店经理就安排他与一位侍者领班见面。

“这位张先生嘛，三天来都没有外客来访，更没有女人来找过他。”领班面对探员，一脸堆着谄媚的笑容说，“不是待在酒店内，就是到海边散步或游泳，很清闲。”

“他的房间内找到安全套。”

“呕，这个嘛，张先生的瘾头很大。三个晚上三个女人，都是我们安排的。”领班坦率地说，“他倒花得起。第一天和第二天等到晚上才叫。第三天，下午他就来电话要我们安排了。”

“这么说，这三个女人你都认识？”

“张先生被人谋杀了，这我从报纸上已知道。如果你要调查是不是这些女人干的，你就别浪费时间了。这些女人都是我旗下的应召女郎。她们不会干出犯罪的事的。我可以保证。张先生是在召了女人之后，当天七时多坐车外出的，过后就不曾再回来了。”

召女人还用安全套，这人倒蛮小心啊。陈少华离开酒店，驾着汽车付道。

看来，再一次面对绝壁了。

张作桐离开酒店，在不让妻子知道的情况下，借着夜色的掩护潜回 B 市，他究竟会见了谁？陈少华的左手不停地在驾驶盘上敲打。

九

探员陈少华与罗拔李来到林大头的住家时，是晚上七点以后。

林大头刚把载土罗里的“乌油”和电池检查完毕，洗过澡，吃了晚餐，正在观赏第三电视台的连续剧时，陈少华与罗拔李就上门来了。

他们向林大头表明了身份。林大头就把坐在客厅上的妻儿叫到屋后去。

在他们前来林大头的家之前，对林大头已有过一番调查。

载土罗里的车主，粗鲁莽动，好说大话，大声嚷，要脸，而且冲动。

坐定后，罗拔李就单刀直入地问：“林大头，你在 Y 合作社存了多少钱？”

“三十千。干他妈的，三十千。怎么？”林大头骂了一声之后，骤然想起凶杀案而睁着双眼，“怎么？你们以为我杀了张作桐啊？那死狗种。如果我可以杀人，我是要杀掉他的。可是他不是我杀的。”

“不是这意思。我们是来调查，”陈少华接口说，“听说，四天前，也就是在上星期四，你跟他吵，有这回事吧。”

“我没做过犯罪的事。我也不怕跟你们讲，”林大头粗着脖子，汗珠开始在他额头沁出，“我是跟他吵。我林大头的钱是血汗化来的。干他妈的，我的定期存款到了期，他却简简单单地对我说中央银行冻结下来，他也没办法，拿钱时他是双手从我这手上拿走，”林

大头摊开一双粗糙的手掌，“还钱时却说是中央银行下令冻结。就凭这一句话，要吃了我的三十千。”

“别冲动。”罗拔李手上拿着烟斗挥动着，“你有对着他说要他小心他的狗命。你也曾要拿椅子丢他。你也曾恐吓过他。当天在合作社的职员都这么说。”

“我也想不到会有人要他的命。”林大头不由低下嗓子，“我是有这样骂过他。我是一时愤怒冲口骂出罢了。要是我真的干掉他，我还这么坐在家里等你们？”

“这些我们知道。你曾恐吓过他，我们不得不来调查。你是如何把钱存进 Y 合作社的。”

“大家都知道，他是某政党的人。有一次他妈的载土超重，被抄了牌。我托他带我见市议员，要求协助销案。就这样，他当了合作社经理后，三天两次地上门游说，我就把银行的钱提出来存到他那里去。”林大头摇头叹了口气，“他说，看在他的脸上，而且合作社利息又高，无论如何，都得帮他一次忙。我不懂 Y 合作社的董事是谁。我只认识他张作桐这个人。白白的钱交到他的手上，还不出，我当然要他好看的……”

“你曾当众恐吓过他，而且要殴打他。现在他被人活活烧死了。”罗拔李截住他的话，“我们要你提出证明，就在张作桐被杀的晚上，有谁能证明你不在案发的现场？”

“这……”林大头咽了口气，“那晚我是跟黄本坤和苏明才他们在荣华吃海鲜，闹到十二点多才回家。你可以去问他们。十二点过后，我就回家睡觉，有老婆可以作证。”

“我们会去查。”陈少华抄下另外两个人的名字，“对这件案子，有什么情报可告诉我们的？”

“没有，没有。这种人死不足惜。只会把我们的钱送去给吉隆坡的老板用。事到临头，却闪闪躲躲。这种他妈的狗，要人存钱时

就把自己存款的存折展示给人家看，说什么他自己的钱也存在合作社，没什么好担心的。风声不稳时，他妈的自己的钱就先兑现，别人的钱就不管。这种人，死，也是没人同情的。”

“你是说，张作桐自己在Y合作社的存款在未被冻结前就被提出？”罗拔李与陈少华对视了一下，“你是听谁说的？”

“谁说？”林大头哼了一声，咕哝地说，“冻结后的第二天，人家就听到他的妻子在菜市场跟人说，‘幸亏我的作树厉害，算准了在两天前把所有的存款提出。我们家分文也没被冻结。’妈的，这种人，只为己，不管他人的死活，而我们这种看他的情面要帮他的人，就成了他的踏脚石。这种人不该打？”

林大头炯炯的双眼，瞪视着两位探员。

陈少华望着罗拔李，后者点点头。

十

罗拔李和陈少华查阅了B市Y合作社金融部在被冻结前一周的来往帐目。

他们发现了以下可怀疑的现象。

在冻结令颁发的前两天，张作桐名下的三万元定期存款在还未到期的情况下被全部提出，当天提出全部未到期存款的有合作社职员林秀美，林秀凤（即张作桐的妻子）和几位存款人。

在罗拔李的审问下，发现当天提出存款的都是张作桐的近亲。

冻结令颁发的前一天，合作社职员李少霞和他的舅父，也就是某社团的署理主席，是主要的提款人。在李少霞的指认下，当天的其他提款人，都是署理主席家属。

当天结帐，Y合作社金融部只有现款五百七十八元五角正，而银行的存额有一千零五十元三角七分。这些余额在中央银行的一

张冻结令下，被冰封了。

调查显示这是最后两天的款项，是经理张作桐十万火急以电报向总行要求电汇过来的。总共三十万元的款项，就在最后两天内，全部被人领清。

金融部的帐目和银行的支票存据也显示，在最后两天，所有张作桐和署理主席家属亲戚之外的提款，张作桐都以期票的形式偿付，并保证在期票到期之日，银行自会兑现。

消息灵通，而且有预见之明的张作桐，在山崩之前的一刹那，抽脚远逃，同时也连带把诸家庭亲属都拉上岸。在这一次的合作社风暴中，作为合作社经理的张作桐毛发无损，完全逃离灾祸。难怪乎，他的妻子能得意洋洋地对人说：“我的张作桐厉害！”

难道张作桐没有负起道德上的责任吗？说合作社的金钱已被疏导至首都总行，合作社风暴的掀起责任不在他，这也许说得过去，但作为B市的金融部经理，就像一艘正在沉落的轮船的船长，不是应该最后一个登上救生艇的吗？他私自先把自身和亲友的款项提走，不正如船长本人在晓得船已不能挽救时，偷偷地跟家人上了救生艇逃生去了？存款人就像轮船上的乘客，只有面对溺毙的命运了。

像林大头握着双拳咬牙切齿地嚷着要把张作桐干掉，这种愤怒的表现，也是人之常情吧！

罗拔李面对摊开在桌上的帐簿，感觉到一股寒意自心底泛起，而且向四肢伸延。

陈少华却涨红着脸，声调高亢地对林秀美和李少霞喊道：“你们怎么可以先把钱提掉？谁告诉你们的。”

林秀美青白着脸低下头不敢说话。

已作人母的李少霞却喃喃地说：“张作桐叫我们提的嘛，况且这是我们的钱，又没有犯法，要提就提……”

陈少华叹了口气，在椅子上坐下。

罗拔李却抬起头，双眼炯炯地望着陈华芳：“根据存款收据，陈小姐也有两万元的存款在合作社，对不对？”

站在桌旁的陈华芳微红着脸点点头。

“为什么陈小姐的两万元却分文未提？既然林秀美和李少霞她们的钱都提走了，为什么陈小姐你的……”

“张先生没让我提。”陈华芳的脸骤然苍白起来，轻声地说，“吉隆坡汇来的钱不够，张先生要我等下一批款项汇来时提。”

“为什么陈小姐……”罗拔李截住了问话，惊讶地望着脸色青白、双手扶在桌面摇摇欲坠的陈华芳，“怎么啦，陈小姐，不舒服吗？”

十一

“有问题。连张作桐在内，在Y合作社存款的四个职员，三个都能及时把款提走。我认为陈华芳有问题。我们应该从陈华芳这条线索调查。”在回警署途中，罗拔李对驾驶汽车的陈少华说。

“不可能吧，斯斯文文的一个女孩子，怎么干出那种烧尸灭迹的事来？”

“很难讲，女人的性格，很难断定。别看一个软软弱弱的女人，发起狠来，手段比男人还要毒辣。总社汇来的款项只足够张作桐、林秀美、李少霞和他们的亲戚提取，而单单压下陈华芳的款项。如今陈华芳的钱冻结了，会不会？……”

“不可能的。陈华芳一个柔弱女子，如何干出这案件？至少，也要有两个人同谋。”

“为什么陈华芳不能有同谋呢？”罗拔李吐了口烟，斜过头睇视一下陈少华，“听说合作社的经理，在招收到某个数额的存款后，超

过这个数额的存款，可以得到一定的佣金。”

“这又跟陈华芳有什么关系？”

“刚才我在查阅帐簿时，有注意到李少霞和林秀美除个人名下存款之外，她们各自的亲友也存下数目不小的款项。张作桐这间合作社在B市吸收的存款额高，而且是在最短的期间内得到的成绩，我怀疑张作桐会不会以佣金为饵，鼓励自己的职员向他们的亲友吸取存款，而这些职员为了贪这些佣金，把她们的亲戚朋友的钱都拉了进来。”

“很可能。反正张作桐要的是向总部表现成绩，分派些自己分内的佣金而争取到职员的同心协力。这是很可能的事。”

“如此推测，陈华芳和她吸收进合作社的存款额一定远超过两万元。刚才，我大略算了一下，林秀美和李少霞吸收进去的存款额都在十万元之上。要是张作桐他们三人和亲友都能及时逃避过这灾难，而陈华芳却在张作桐的阻止下，因二十四小时的时差而让她和她的亲友的钱给冻结了，陈华芳是有杀人的动机！”

“要不要回头去查问陈华芳所牵连到的款额？”陈少华放慢车速，问道。

“不必。不必打草惊蛇。我们既已认定陈华芳有杀人的动机，现在要侦查的是她的杀人手法。我们得暗地里调查才行。”

十二

在罗拔李和陈少华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陈华芳于当日下午五时，即从Y合作社步行前往B市警署自首。

陈华芳以冷静、坚毅而坦然的声言，交代了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

从我立下决心要把他杀掉起，我就抱着要进监狱面对死刑了。

张作桐是个不仁不义没有道德的人。我得面对我的父母家人亲戚朋友，我得对他们负责。他能躲避，我不能。我唯有把他拉到死神面前，让他无可遁逃。

当火光在他身上迅速地蔓延，火舌四处在车厢内窜起后，我是以轻松欣悦的脚步走上大路，而且是在清爽的夜空下步行回家的。报章报道现场附近胶园内的马来老人看到有人乘电单车逃逸，我不禁心中暗笑。我是走了半个小时才抵家的。我那时还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我在处理这个人渣之后，还能逃过法律的制裁。今天，你们提出我为什么没把存款全部提出的问题，我知道，你们必然会怀疑到我身上来。我也不愿面对任何审讯调查的折磨，所以我现在前来，自愿地把一切说出，希望社会能给我一个公道。

是的，除了私人两万元的储蓄外，我的父母、兄弟姐妹、表堂兄弟姐妹，甚至我的好友和我那高龄八十岁的老祖母，全部十二人，都在我的游说、保证和鼓动下，把将近十万元的金钱存进 Y 合作社金融部去。冻结前两天，总行汇来了三十万，我冷眼旁观，看着他如此厚颜地欺骗存款人说总行汇款未到，看着他向存款人发出一张张的期票，而私下，他却是躲在办公室内一张张兑现支票开出去，并嘱咐林秀美私下打电话给他的亲友和他的靠山（李少霞的家翁，也就是推荐他的什么社团的署理主席）尽早拿到期或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收据来兑换。甚至在存款收据还未呈来的情形下，也把支票开出，并即时由林秀美逃往银行转帐，移进他的私人户头。中央银行冻结令颁发之后的一两天，张作桐、林秀美和李少霞的亲友们的存款还是能兑现，只是由张作桐的私人户头付出。提款的手续都是冻结令颁发后才补做的。合作社的支票由张作桐和林秀美两人签署，我只能眼看着由他们胡作非为。

我有向他要求也让我我和我的亲友提款。看到他们如此的提款，我不免心慌。我得向我的家人亲友负责。我求他，求他让我们提款。

由于我的亲友有在合作社存款，我每个月都从张作桐私人那里得到分内的佣金。在佣金方面，张作桐倒不曾食言过，因为他要我们鼓励我们的亲友一直把钱存进合作社。但看到他们都没有信心了，我怎不心慌？我再三向他要求，他却再三向我保证在总部下一笔汇来的款项中，会让我我和我的亲友如数提出。于是，我眼看他与林秀美在私移款项，而我和李少霞却去面对挤提存款人的指责和骂骂。

倒霉的是该轮到 we 提款时，中央银行的冻结令颁发下来，我和我亲友的钱都被冻结了。

我找他讲道理。他却跟我翻脸，说中央银行要冻结，总行没汇款来，不是他的过错，他不应负责。

看他们都上了岸，而我和我的亲友们却被扔在海中，我再次萌起杀意。

冻结过后，在总部的指示下，合作社的金融部每天还是照常开门。在接着下来的日子里，我不只面对存款人的痛骂与指责，回家后，还要面对父母家人、亲友的追问和埋怨，那种自疚、自艾自怨的压力，几乎使我受不了。而他，张作桐，在冻结后的两天，竟常常托词有事不回金融部，避风头去了，剩下我们三个女职员面对捶桌推椅大声咒骂的存款人。

我终于看清了他那不仁不义小人的嘴脸。

冻结后的一星期，他告诉我们总部来电要他下首都去开会，我们终于松了口气，至少我们能知道总部有何应付的方法，至少我们能告诉存款人总部的意向。我深深地祈愿这场风暴早日过去。

去首都后的第三天下午六时，他打电话到我家来。我还以为他带回来了什么好消息，一阵欢喜，他却得意洋洋地说三天来一直住在P城的海滨酒店，并且很寂寞，想在夜晚来见我。我责问他为何欺骗我们和合作社的存款人，他却说已与总部联络过，有了解决方法时总部会与他联络，现在到总部去也解决不了什么事。并且说他

躲避在海滨酒店，因为他不敢面对相熟朋友的存款人，由我们女性职员去应付他们，他们就不会那么激烈冲动了。由我们去面对存款人！当他领取存款佣金时，他是理所当然地塞进自己的裤袋，发生了事故，他不敢面对现实，却要我们成为他的挡箭牌，自己躲到海滨酒店逍遥去了。

我非常愤怒。我大声地咒骂他。

而他却轻佻地说要见我，要我在家里等他。

就在这时，我又萌起杀掉他的念头。一直在脑海里酝酿着的计划现在应该付诸行动了。我终于下了决心，烧掉他！

是的，我跟他已有过关系，我是唯一没有凭着裙带关系进入合作社金融部当职员的。当初，他待我很好，彬彬有礼，而且指导和协助我解决了很多工作上的难题。

去年七月，他借口工作上有些疑问，要我在下班后帮他计算解决。就在那天傍晚，在他的甜言蜜语和半暴力下，在他的办公室，让他得逞了。

对这件事，我并不想把责任归咎于他。或多或少，我在心理上并没有坚决地拒绝他。

我是不能忍受他在得手之后对待我的态度。

他似乎认为我要在合作社金融部工作下去，是应该尽这种义务的。他完全当我是泄欲工具。

我长得不漂亮，这是事实。但我也有我的尊严，这也是个不容否定的事实。

他曾经在办公室与朋友闲聊到女人时，说过这样的话：在P市，花七八十块钱，随时都能找到比我这种身材还要好几倍的女人，而且要干就干。

我的办公桌虽然是朝外向，当时正巧我抬头望着前面的玻璃门。从玻璃的映像中，我瞥见他的手指正指着我的背影。

接着是一阵轰然的笑声，我当时僵住了。当他要我时，他是很虔诚地对我说话的……

我找他，要他给我个安排。我与他吵了起来。

他的手指戳到我的鼻尖，瞪圆着双眼厉声地说，我不过×了你两次，我就得养你一生吗？

我终于认清了这个人。我不是那种死赖乞求的人，我也看清了我面对的事实。

我不会就如此认了的。我要报复。

那阵子，报复的火焰在我心底炽燃。第一次，我萌起杀意，也酝酿起我的计划。

那阵子过后，他不再骚扰我，而且有意避开我。

这次的合作社存款风暴，再暴露他丑恶的一面。他不让我和我的亲友及时提款，却让林秀美和李少霞她们抽脚先逃。他不止欺骗我和我的亲友，而且也欺骗了所有的存款人。

我是得对我的亲友的血汗钱负责的。看到年老的父母和老迈的外祖母愁眉苦脸的容颜，我心痛如刀割，深深地责恨自己。

要是法律不能制裁他，我可要自己判他的死刑。

就在这时，他来了电话，说是在海滨酒店寂寞了三天，要过来B市见我。

放下电话，我对自己说：下决心吧！

我拿了个塑胶桶，从电单车的油缸里吸取了些汽油，然后骑着电单车上市区，在汽油站把电单车的油缸装满，再去买了些肯德基炸鸡，和两杯冰冻了的可口可乐。回家后，我再把电单车的汽油吸进塑胶桶。我在可口可乐中放了安眠药。

他如约地来了。

我算准他一定会隐瞒行踪，不会给任何人知道他潜回B市，我更算准他不敢在B市露面，所以当我拿着打包的炸鸡和可口可

乐上车时，他对我的细心安排竟大为赞赏，兴奋异常。

我们驶往市郊一个清静冷僻的树下，当然，他要的也就是那回事。

我们移到后座。我要他把炸鸡和可口可乐吃了，才好尽情干那回事。

他顺服地听从我的话。

那回事完毕不久，他就已在车后座昏昏睡去。安眠药的分量是足以让他睡上十二小时的。

我让他睡在后座，然后把车驶回我的家。

我从中偷偷把塑胶桶搬上汽车，并到厨房拿了盒火柴。

我把车驶到距我家要步行大约半小时的 B 市通往 A 市穿过校园的大路旁。时已近午夜。

从车厢钻出，我感觉到夜露已浓。

我把塑胶桶拿出。

我把汽油泼倒在他身上，泼浇在整辆汽车上。

我提起裙裾，细心地抹掉塑胶桶上的指纹，然后随脚一踢。

拿出火柴盒，我擦亮一支火柴，然后往车厢一抛。

火光，火光，火光！

我走上大路，漫步回家。

背后传来爆炸声。

我回头，只见火光。

二舅母的伤

妈说二舅自榆城来了电话。

“说是你二舅母最近身体不舒服，如果你还没有工作，要不要去他那儿，帮一下二舅母。”妈一边挥舞着双手，口中“嘟嘟”低叫着，右脚也作势摆动地要把那只带了几只小鸡跑进大厅的母鸡赶出去，“这短命鸡，出去出去，等下谁替你们收拾鸡粪……”

我放下手上的报纸，抬头望向那带着几只小鸡往外面逃的母鸡。夕阳已斜进了门槛。外面猪寮已传来猪崽骚乱的叫声，大哥大嫂许是在准备猪饲料。

“你二舅母这几天精神不好，如果你能过去帮看看，他才能放心。”妈把大门前的小木棚关上，然后在关帝爷神前的长凳坐下，“精神不好，我看啊是作款假病。”

“不是说二舅母最近才被调升光华小学当副校长吗？”我说。

“鬼知！或许就是当了副校长，才要帮手吧，鬼知什么事？”

妈是大姐。当年外祖父不知是受了谁的影响，竟把二舅送进英校受教育。妈没受过教育，所以总是在言谈上与二舅格格不入。二舅又娶了个受英文教育而且在英校执教的太太，所以无论在交谈往来和习俗上，妈与二舅家的隔膜更深了。对这里不设神主牌不

主投天公地 神牌，每逢初一十五二十九不拜神，家中大小都以英语交谈的二舅家，妈总是愤愤不悦地说：“哼，幸亏还有老大的家在撑着，不然，老爸老妈的神主牌要靠谁拜祭？初一十五春夏秋冬四祭，老爸老妈真的要在地下作饿鬼了。”

但二舅终究还是妈一手牵大背大的。虽然对二舅家的家风不满，但每隔一两个礼拜，妈还是会眯着双眼，在电话转盘上拨出二舅家的电话号码。我发觉只有大舅和二舅家的电话号码是深刻在妈脑壁上。至于二叔三叔，二姑小姑的电话号码，她总是记不起而要别人代拨。

“我说，你回来也有半个月了吧，家里这些杂工也不要你帮手，我看你啊不如就去你二舅那里走走看看。人在檳城，消息也较灵些。那些外国工厂或许来了新的工程师，你也得去走动走动啊。”

我是替人帮佣的，前些日子我的前雇主被工厂调回总厂受训，我就“暂时”失了业回到乡下平安村来。半个月下来，我也是闹得不耐烦了，况且亚才每隔三两天就会从檳城的宿舍打电话来，说些什么“思念啦、想念啦”的话，搞得我心里好不烦躁。家里那些养猪养鸡的工作妈就是不让我做，说什么“难得停工，养息养息身子”，也不想我我这二十几岁的身子，一天到晚闲荡着，到夜晚人静时，怎不辗转难眠？我本来就想在这一两天内去檳城探望在“自由贸易区”内工厂工作的亚才。

“喂，怎么没神失魂的。”妈看我没有反应，喝喊了一声，“你的意思怎样？等下我还得给你二舅回消息呵！”

我双手在椅背上一按，站了起来，说：“好呵。”

二

就这样，我住进了二舅家。

妈今年五十二岁，二舅比他小三岁，该也是四十九岁了吧。高中毕业以后，二舅在五十年代就申请进澳洲皇家空军驻防于北海的空军基地当行政文书，近几年来澳洲空军连连撤回本土，本地的文职职员不断地裁减，就连妈也不免为二舅的工作担心，“都已七老八老，三几年就要退休了。如果这阵子被裁了下来，要去哪里找份工作？”“真不明白。澳洲就那么好？儿子移居澳洲不说，自己两个老家伙也要移居？也不想想到那儿还不是一样被白皮人看低？你二舅就是‘红毛粪’吞到胸口上了。”前几年，二舅说他正在申请移居手续时，妈就发过一阵子牢骚，大骂二舅不孝，连带二舅母也被妈骂上。“都是这个衰女人，满口英文。叫她别把你表哥送到红毛国家去，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华人。不听，好罗，现在你表哥娶了个黑皮女人，好罗，那天就哭丧着脸对我说她真后悔，说你表哥即使娶了个红毛女人吧，也胜过黑人。我就说：完啦，完啦。黑皮女人，我想老祖宗们才不让你的孙子写进族谱呢。”

二舅母是个教师，比二舅小一岁，算起来七年后也该退休了。她以前执教于英文小学，英文小学改制为国民小学之后不久，她就被调到励华华文小学当英文教师。她被调进励华华文小学时，我刚好升上中学。屈指一算，二舅母也已在华文小学执教了十年。我之所以会对这件事有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在她调进华文小学之后，她跟我妈的关系才逐渐亲近起来，而且我家与二舅家也开始频频互相往来的。调进华小之后，二舅母就开始学习华文。开始三言两语地跟妈用华语文交谈时，妈竟如同捡到宝似地高兴得直笑。近几年来听说二舅母不但看华语影片，也看华语连续剧，更看华文报了。妈就很少在背后称二舅母为吃“红毛粪”的女人了。然而，妈最大的遗憾就是直到今天，二舅还是看不懂华文，写不出个华文字。在这方面，妈还是爽快地称赞了二舅母：“这女人，学什么都快，华语现在讲得不错，而且还懂得写自己的名字。那天她写了她与你二舅的华

文名字，还蛮端正的呢。就可惜她还不懂得拜神。不拜神，不拜祖宗……就……就不像是华人嘛。”二舅家不拜神，也不是基督教徒，二舅曾对我说“心诚则善，拜什么神”？

表哥占美在中学毕业之后，二舅就胼手胝足地把他送到澳洲读大学去。大学毕业后，就在当地工作，并且申请永久居留证。前几年，二舅母还满怀希望地说：“到你二舅退休了，到我退休了，我们就移居到悉尼占美那里去。那里，澳洲人是不会歧视我们的，而且生活水平高。我们这国家是行政偏差政治偏差，唉唉，只要我们领了退休金，我们就到那里享受晚年，至于莎莉，她可以留在这里，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

前年年终大假，二舅和二舅母两人到澳洲住了一个月。回来后，就不再听他们谈起澳洲的事了。妈曾跟我说：“你二舅私底下说，占美变啦。还有那黑皮女人，二舅母在悉尼跟她吵了一顿。现在他们也不敢想移居到那里去了。”妈说着时，满脸洋溢着欢愉。

至于表妹莎莉，去年理科大学毕业以后，就在吉隆坡工作。我跟她较少往来，总觉得她开口闭口挂着英文，洋腔十足，而我这个只有初三英文程度，而且又在人家家里帮佣的人，在她面前一站，就矮了一截。

我那“土种”亚才就曾对我说：“你二舅那个家，那个每个人都讲英语每个人都不懂得华文的家，噢，真难以想象呵！”

难以想象？我当时就即刻反驳了他，“是你自己少见多怪，井底蛙！”

三

抵达二舅在檳城青草巷单层排屋的住家时，是下午四点。

应该是放了学在家的二舅母出来应门的，哪知门铃才按一下，

身穿短裤背心的二舅即跑出来。二舅半年不见，半秃的头额上沁满汗珠，再配上那副已滑落到鼻端上的老花眼镜，益发显得苍老憔悴。

我拎着装了几件衣服的行李袋，微笑地喊道：“二舅，怎么你不去工作？舅母回来了吗？”

“回来了，回来了。”二舅打开前门，气喘吁吁地跑来打开铁栅，“阿莲，你来得正好，快来帮手。你舅母在厕所里，来帮我扶她出来。”

我吓了一跳，连忙提着行李跟在二舅身后跑进屋子。到厕所一看，肥胖矮小的舅母坐在马桶上，一双手紧抚着白纱布包着的右脚跟，脸上的五官却因痛楚而扭曲着。她口中还“嗷嗷”地呼痛。

“怎么啦？舅母。”我连忙冲进厕所，一手插进舅母的腋下，“二舅，怎么啦？”

“没什么，没什么。”跟着进来的二舅抹了抹额头上的汗，“她的脚扭伤了，刚才还能自己上厕所，哪知要站起来时，又再扭到患处。”

“谁叫你这么没用，一点气力都没有。”舅母抚着右脚跟，埋怨地说，“幸亏阿莲及时来到，不然看你这没用的老家伙如何把我扶出去。来，阿莲，你扶我起来。”

二舅母的身材又矮又胖，可以想象高瘦如竹竿的二舅刚才是如何出尽气力，还未能把舅母扶出厕所来。

二舅与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二舅母扶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二舅母一只手抚着脚跟呼痛。二舅连忙找了止痛药给二舅母服用。我这才问起缘由。

“唉，人的运气一不好，什么鬼事都来。”二舅母把两片止痛药和水服下，“昨天放学时，都要到家了，突然路边闪出一只小狗，我的心一慌，双手一转，整辆车从路旁的斜坡翻了个筋斗，跌到斜坡

下的草地上去。”

“还说运气不好，是命大了。”二舅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吁了口气，“整辆车翻了个筋斗后，还四平八稳地直立着，只是车顶凹了个窟窿，并扭了脚跟，这还不算是命大，没受重伤都已是大幸了。”

“当时心中一慌，我心想这一次可要死定了。我双眼一闭，眼前景物一翻，再开眼，眼前的景象还直立着，只是右脚传来一阵疼痛。”

“我都说了，别担心，别担心。学校的事教育部自然会解决。”二舅突然间话题一转，抚慰般地说，“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这是整个国家整个教育行政政策的事。你烦，你生气，你伤心，甚至你哭泣呼吁，一个人也是解决不了这件事。”

“我知道，我知道。”二舅母一手还抚着脚，叹了口气，“虽然大家没说什么，虽然大家还是照样上课，虽然校长一样把我应该做的工作交给我，但每当我一走进办公室，大家突然间静了下来，你说，阿莲，你说，你怎不心烦？”

从翻车的事件谈到学校的工作，我一时莫名地望着他们。二舅母这一声“阿莲”把我的意识唤醒：“舅母，你不是最近被调升到光华小学当副校长吗？”

“就是罗，才调升副校长，就发生反对不语华语教师出任学校高级职员的事来，”二舅托了托鼻梁上的老花眼镜，“我不明白，我不明白那些人的想法。行政的工作是靠经验，而且教育部也面试和检验了这些被调升者的工作能力与经验，大家还反对，反对什么？”

“话不能这么讲。从你的角度来看，这只是行政的问题。”舅母吁了口气，“我已在华文小学教了十年书，多多少少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一直在担心华小会变质，担心华文教育有一天会在现在的国家教育政策下被消灭。他们认为委任一位没有华文资格的教员来出任学校的高级行政人员，是华小变质的前奏。他们更怕此

例一开，以后不谙华文的他族人士就能理直气壮地出拿华小了。”

“你能理解他们的感受？”二舅母着眼，“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就这么傻，这么心烦，这么看不开。自己心烦，自艾自怨得闹到整晚失眠！你自己要是能看得开些，就不会精神恍惚到翻车。要是这样死掉了，值得吗？值得吗？”

我这才想起这几天在华人社会内掀起的教育风波。教育部调派一些没有华文资格的教师出任一些华文小学的副校长、班主任和一些课外活动主任的职位。这决策一执行，整个华社哗然哄动，反对声、对立声四起。一些被调升的不谙华文的教师前往学校报到，却遭受到坐冷板凳的待遇。整个华社都在为这件事而骚动，报章更议论纷纷。今早阅报时，我还在想华人对什么东西都可以礼让容忍，单单就在华文教育上，一丝一毫的变动，就能引发全体华人同鼻孔出气，团结一致。我可万万想不到，同一天下午，我却目证同样是华人，却因为所受的是英文教育，而被这一事件所冲击所创伤。我不禁想，像我二舅母这样的教师全国有多少个，所牵连到的家庭又有多少，这类族群又在整个华社占了多大的巴仙率。我叹了口气，手按在二舅母的手背，怜恤地说：“你学校的同事、学生待你怎样？”

“他们并没有说什么，学生也照样上课，但多多少少，我听说吉隆坡一带已酝酿起罢课。怎么说呢，整个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用不同的眼光看着我，我又怎能执行副校长的职权。”二舅母摇头叹了口气。

“我就不明白什么华文教育，社会上不是有很多不懂华文的华人，还不是一样好好地生活着。我看，我们华族最应该争取的，是政治上的权益，是经济上的公平待遇。政治与经济的大权旁落，一道纸令下来，还什么教育不教育的？”二舅父愤愤地嚷着。

“怎么啦，吃错了药？”二舅母双眼一瞪，口气却是挺温和的。

“不说，不说了。阿莲，今晚就在这里住下，”二舅穿了件衬衫，“我下坡去，看看车子修理好了没有。”

望着二舅走出大门的背影，我悄声说：“怎么，二舅没上工去？”

“替我倒杯水来，阿莲，”二舅母往椅背一靠，把被扭伤的右脚抬放在矮凳上，“怎么去上班呢？我这只脚，唉，行动不便，昨天傍晚他才万分火急地打电话给你妈，要你来帮忙，不然，他明天又怎样上班？”

“这次华文小学的事闹大了，就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我倒了一杯白开水递给二舅母，并在她旁边坐下。

“我还没有去华文小学之前，我总觉得华人社会真不可思议。就以国民型中学来说吧，为了争取来一本华文课本，就得自己出资建校舍。我进了华文小学之后，逐渐地才了解到父母家长们的苦心 and 对自己母语文化的热爱，”二舅母呷了口水，“这几年来，我也下了决心学习华文，也想作个不像你妈一直在我背后说的‘吃红毛羹’的女人了……”

我歉疚地望着她，抿嘴笑了一下。

“不要紧的。我谅解她，正如她所说的，一个华人不会讲华语，不识华文还算华人吗？”二舅母顿了顿，“这几年在华文小学的亲身体验，我发觉华文就是我们华族的一股凝聚力，所以我学华文，讲华文，现在我更能看华文报了。我自信我的华文掌握能力，已不会输给任何一个华文教师。我正想为华文小学尽份力，正想为华文教育效劳之时，这件事就这么发生了。昨晚你二舅还嘲笑我说，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学会了华文，现在人们却不要我，当然，这也是你二舅一时的气话。”

能为华文教育出力，那是每个华人分内的事。二舅母能意识到华文的重要，那当然是件好事。但这次的风波，却是关系到教育行政决策的原则问题。她虽然是这场风波中的无辜者，但这也是没有

办法的事。

“要是华文小学拒绝了你，”我说，“你以及那些受英文教育的教师，不是没有机会升职了？”

“自从英文小学改制为国民小学，英文小学实质上已没有存在，”谈到这一点，二舅母又不禁再重重叹了口气，“现在除了华小印小，全国都是国民小学了。在国民小学中，排着等升职的人一大把，而且又有政治背景，所以无论横排直排也排不到我们这种受英文教育的人。眼看着或者在华小有升职的希望，好罗，现在来这一场不接受没有华文资格的教师出掌华文小学的高级职位的风波，我看，我们这批受英文教育而且有足够资格的老师，今生是没有希望了。”

“谈了这么多，只会让我心痛，”二舅母用手背抹了抹眼角，“阿莲，还是吃饭要紧。厨房有些菜，麻烦你这几天就帮我打理这个家。”

我拍拍她的手背：“会的，你别担心。”

二舅大概是怕妈担心，才说二舅母精神不佳，发生了车祸以致行动不便，该算是件严重的事了，而在这祸事的背后，却牵连着重文教育的问题，这倒不是在我前来二舅家之前能够意料到的事。

“看来，我这一生事业的顶峰就是这样了，还能再期待怎样的调升呢？”二舅母喟叹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这时，夕阳昏黄的斜晖已自厨房内的窗栅间探了进来。

四

我的那个“土种”亚才一接到我的电话，就马上从十二公里外的工人宿舍骑着电单车赶来。他要载我出去，说是到关仔角或是植物园。我了解他，他是要把我带到人迹稀少、灯光黯淡的地方谈天。

我了解他的心理，正如我也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所引发的烦躁。

我瞥一瞥墙壁的时钟，再睨视躺在沙发上阅报的二舅母，和坐在电视机前打瞌睡的二舅的背影，只好走到铁栅门处对亚才说：“都九点半了。我不好意思出去。舅母行动不便，二舅明早又要上班，我不能要他们等门呵。”我打开铁栅门，“还是进来，我们在屋外坐坐算了。”

亚才百般无奈地把电单车推进屋外的草地。我们在草地上的石椅坐下。

清静的夜晚带来了沁人的凉意。亚才坐下后的一句话，却是：“我好想念你。”说着，右手就向我的肩膀探来。

我把他的右手扫开，嘴巴向屋内努了努。他这才收敛坐下。要克制他的冲动，唯一的武器就是撩起他谈政治的兴趣。我这“土种”亚才，就是这一点怪，只要一提起政治，他就会什么都忘记，滔滔不绝地发起言论来。我深知他的个性，而且屡试不爽。我只提了头：“怎么，你可参加了咨六拜的区会？”

“参加了，”亚才听到我这么一提，精神不由一振。他是我国反对党的党员，没来槟城“自由贸易区”工作前，他是我们平安村反对党领导人之一。他总是对我说人类不可没有政治，唯有政治才能带给全国人民自由和平等的生活。他说槟城“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就是一种不平等和剥削我国人民劳力的经济政策，他说归说（因为这些都是反对党在他们的集训上的演说），第二天还是照样骑着电单车到“自由贸易区”工作去。我嘲讽他时，他竟然涨红着脸：“这没什么不对？理想和现实。这是理想，这是现实。”他右手握拳，左手也握拳，瞪着我：“这有什么好笑的。”亚才就是这一点够性格。提到政治，他是“执迷不悟”的。

“参加了，”他再一声强调，“而且我们昨天还出席了槟州几个

华社会团体和政党主办的‘抗议大会’。”

“‘抗议大会’？什么‘抗议大会’？”

“你还不知道？唉，你们女人！”亚才斜视我一眼，“昨晚在华人大会堂，举行了个‘抗议大会’。今天的报章来不及报道，明天的报章一定整版刊出。”

“不会是什么不谙华语教师被调升华文小学高级职位的事件吧！”

“噢，你怎么也知道？你不是说讨厌政治的吗？”

“这不是政治，这是华人教育的问题。”看他一脸轻蔑的眼色，我不由没好气地说，“别以为只有你才注意华人的处境，我也是有看报的……”

“这，唉，我倒失敬了。”亚才不无揶揄之意。

“也就是因为这场风波，我才会在今天来到二舅家的。”接着，我即向亚才解释了二舅母的调升遭遇，和她发生车祸的前因后果。

“这么一来，你二舅母的处境倒很令人同情。平时看他们这一类人，嚟里巴啦地满口英语，威风十足，这一场风波可要他们有得受了。”亚才听了我的解说，沉默了一会儿，说。

“问题是，像我二舅母这样年龄的人，在教育界拼了几十年，眼看就有机会升职了，这一场声讨，可就断送他们的希望了。其实，不论在教学经验还是教育后代方面的热诚，他们都绝不会输给任何一位华文教师的。刚才听二舅母一说，倒觉得华社对他们这批受英文教育的教师很不公平，至少华人社团政党一直以来就忽视这批人的存在。”我想到二舅父一家的处境，不由滔滔不绝地说。

亚才注视着我，然后望向屋外车辆飞驰而过的街道：“但这次的声讨是关系到华人整个种族的母语教育的原则问题，和华文在教育方面的未来，我们不得不力争……”

“但他们不会这么想，”我打断了他，“华文在他们来说并不代

表什么，他们从来就不曾期望华文能给他们任何实惠，在华人最需要团结一致以便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取公平待遇的时候，另一批华人公然排斥和断送他们职业上的前途。华人怎样团结？”

亚才转过头，半开玩笑地说，“怎么啦？今晚我的阿莲竟能雄辩得像位律师呵。”

“不是这么说，”我咽了口气，“下午看到二舅和二舅母的处境，给我很大的感触，使我觉得我们不该忽视这批人，尤其是大家在声讨这声讨那时，多多少少也该考虑到他们的感受和处境，不该只凭一时火气而排斥他们。我相信很多受英文教育的人，他们一定不明白为什么整个华人社会会这样对待他们……”

“但这是原则问题呵。这是针对教育行政政策，而不是针对他们。”

“我也不知如何说，”我叹了口气，“或者这次风波之后华人社会应该开始向全体华人解说，并且指出唯有所有的华人学习共同的母语，华人才能团结一致以争取公平待遇。言语是我们的一股凝聚力，而所有华人都该认识到这股凝聚力的重要。”

“语文真的是股团结的凝聚力。”亚才肃穆地说，“我从来未曾幻想到华人的执政党与反对党能够一起坐在台上，而台下的听众更是来自各阶层抱着不同政见的百姓。在华社领袖的领导下，大家向同一个方向发出抗议的声音。”

“会不会是暂时性和表面上的呢？”

“或者只是形式上的吧，”亚才回过头睨视我一眼，再望向满天星斗的天空，“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一个崭然全异的姿态。我们不能期望大家的步伐整齐一致，但能朝向同一个方向，能够抛弃大家的成见，至少，一个新的形势就能如此建立起来。”

“你看，整个形势将如何发展下去？”

“我不知道。现在整个社会都沸腾了起来。‘抗议大会’就已决

定呼吁家长们罢课；另一方面的人又逐渐兴起激烈的，而且被人扭曲了的反应。其实，如果大家能够理智些，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听亚才这么一说，我倒感到诧异。亚才的看法向来是很激进的，但刚才那段话中，我感觉隐藏着不安。会不会也是因为英文和华文教育问题而在他的党员中产生分裂的现象。受英文教育的从政者不少，身受这次风波波及的党员也必定很多，那些在洋行银行工厂工作，那些整个家庭都以英语对话，一个华文字都不识的人的反应又如何呢？

“党员间当然有些人对这次的行动感到不以为然，但这次是原则问题，所以大家都尽量向他们解释开导。”听了我提出的疑问，亚才沉默了一阵子才回答道，“我们倒不是担心党员间的反应，而是担心，担心另一方面的反应如被人操纵了的话，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种紧张的形势不能任由它如此发展下去的。”

被亚才这么一说，整个空间的空气似乎突然间凝固了起来。我们相对无言地坐着。夜色更浓了，我不由感到一阵寒意袭来。我站了起来，全身打一阵冷颤，似乎要抖落心灵上的暗影。

我无奈地说：“亚才，夜已很深，你也可以回去了。”

夜确是很深了，而且满天星斗的夜空，霎然间被堆云层遮盖，天上的星光突然间都黯淡了下来。

五

槟州几间小学响应华社的号召，决定罢课抗议。

二舅母也在罢课的第一天回到学校去。

前一个晚上，二舅还规劝地说：“明天学校都要罢课了，你还回去干什么？一旦发生什么事，要知道，你是孤立的。”

“不会有事的，”二舅母拐着脚艰难地从厨房走出来，我走前想

扶她一把，她推开我的手，“不必了，不必了。”然后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对着二舅，“不会有事的，况且要是我不去上课，对教育局来说，我有参与罢课的嫌疑，对学校家长来说，我却是不敢面对现实。”

“你可以拿医生病假证明书呵。”

“没用的，”二舅母笑了起来，“你又不是不知道学校当局是不接受中医师发出的证明书的。”

这两天来，二舅请了个跌打中医师来推拿按摩二舅母扭伤的脚盘。几次的推拿按摩之后，二舅母已能拐着脚跟走路了。

“我要回到学校去。其实，校长同事们对我都很好，我就是不明白为何非要把事情闹成这样的地步不可。”二舅母叹了口气在沙发上坐下。

“这是关系到原则的问题吧。”我想起亚才的话，不由脱口说出。一时之间，他们两人都以不解的眼光望着我。

下午二时许，二舅母搭乘同事的车子回来，下了车，一拐一拐的，我即刻跑前扶她进屋。一坐下，她就深深地吐了口气。

“怎么啦，学校真的罢课了？”我倒了杯水递给她。

“就是啦，真令人伤心。早上还有十几个学生来上课，然而不久之后，一个个的家长又前来把学生领回去。唉，最后全校的学生都走光了，只剩下教师们如常地走到教桌前空对课堂。”

“这倒是我国独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罢课吧。”

二舅母斜着头思忖了一阵子，“真的是第一次罢课啊。唉，论教学经验，除了我没有一纸华文资格外，我哪一点比不上那些华文教师？是的，这是关系到教育政策的问题，但我们的感受呢？眼看着整间闹哄哄的学校，由于我一个人的出现而搞成静悄悄有如坟场，阿莲，我心里不好受呵，我感到对不起大家，又不知如何解决。今天是第一天，明天还有一天，我走进学校，感觉上我是孤独一人，大家

都静悄悄的似乎不知道要跟我说什么好。阿莲，早知道会出现这种局面，不要调升我算了。”

我同情地望着一日之间似乎老了十岁的二舅母那憔悴无奈的脸：“别想太多了，事情总会解决吧。”

二舅母静默地从我身旁走过。我侧过头，只见她那蓬松霜白的头颅轻微地晃动，受伤了的脚也似乎不胜负担地拐移着。

六

集会。抗议。声讨。

反集会。反抗议。反声讨。

取消任何形式的集会。

“大逮捕！”

事发后，亚才来了电话，第一句话是：“完了。”

“不会吧，”我说，“这或许是一阵急雨，让热腾腾了的气氛平和，让大家能更冷静地思考。”

“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亚才的声音沙哑，从电话筒处倾出百般的无奈。

我默默地把电话挂上。

二舅母的脚复原了，职位会不会调动，尚是未知数。而我还是不能在檳城找到份帮佣的工作，所以两星期后，又回到胶林深处的“平安村”。

困 境

我的新“波士”是布朗夫妇。这是一对西德人，就住在槟城“花地园”。这对夫妇刚来槟城不久，是近年来在槟城所谓的“自由贸易区”内兴建起来众多的外国电子工厂中一间西德工厂的技术人员。

这所谓的“自由贸易区”嘛，据我的那个亚才说，是贱卖我国劳工资源给外国人的地区。亚才会这么说，相信是他参加了他的党的什么课程或训练班，他才会有这种想法吧。亚才常说：人是“政治”动物，应该加入政党关心人民。所以他早就加入了我国的一个反对党，而这反对党曾在报章上批评过政府，说“自由贸易区”的设置，是旨在出卖本地的劳工，让外国人以低廉的工资来奴役我们的工人，让外国公司来剥削我们的人工资源。这些，我不懂。我只发觉，自从“自由贸易区”设立以来，从家乡——平安村，跑出来槟城工作的少男少女突然间多了起来。他们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好像我一样，在一些外国技术人员的家里当女佣。就拿亚才来说吧，在这以前，他总是在家里长叹短吁地帮兄长养猪喂鸡的，但在我出来槟城工作之后，他还不是一样投进一间在“自由贸易区”的工厂去？所以，人就是种奇怪又可笑的动物，他可以在晚上跟我脸红耳赤地争论说“自由贸易区”是个人工资源贱卖区，然而，明天早上他又骑着电单车到“自由贸易区”上班去了。他很矛盾，很苦闷，他的政党向他灌输这是政府错误的政策，然而现实的压力迫使他去接受那份工资。所以，我说我不懂政治，甚至对政治感到厌恶。但亚才说：只有通过政治的力量，才能为全体人民带来平等和美好的将来。“美

好的将来”？我对他说，我手上的四百元工资才是最美好的。而他，顿时乌黑着脸，凶巴巴地瞪着我！

这些外国工厂的技术人员似乎比北海那些澳洲驻军的军人出手还要大方些。在来布朗家之前，我也曾在北海的澳军基地当过女佣，三四百元请个女佣人，这份薪水在“自由贸易区”出现以前是不敢梦想的。而今，布朗家除了给我四百元一个月的工资外，每个星期还给我一天的休假，一年之内又有七天的有薪假期，再加上年终又有一个月的花红，所以那晚我站在猪栏外兴奋地对亚才说，我要到那个外国工程师的家里当女佣人时，他顿时涨红着脸，怒瞪着双眼，似乎要把我吃下去似的。但当我告诉他我将得到的待遇时，他的脸色立刻缓和下来。他说他只是担心我又会再给人“毛手毛脚”了。

我父亲是养猪的。他生下了八个儿女，而我排第四。幸亏我大姐嫁到大山脚去，所以在平安村读完六年级后，在大姐的支援下，我才有机会转进大山脚的一间英文中学读书，并且寄宿在大姐的家里。中学的政府会考失败，我退了学，但至少，我已能以浅白的英语与人对话。回到老家后，家里的杂务由于有众多弟妹承担而轮不到我，再加上母亲认为我是唯一能讲“英语”的高材生，所以一些家务也就支使别人去做了。我一直在家里空闲着，直到有一天，有人跟母亲说北海的澳军基地有个机师要找个会说英语的女佣人时，我才离开平安村，住进空军基地内的军人宿舍去。那也已是一年前的事了。

我在军人宿舍工作了三个月。那是个飞机师的家庭。提到这对宝贝，想起那不愉快的事，到现在，我还恨得咬牙切齿。他们的观念不同，这我得承认。他们可以赤裸着上身穿着内裤在家里走动，可以在打情骂俏时动手动脚，甚至在客厅里无视我的存在而干那回事，我都可以为了那份工资而闭上眼。我一直提防着那全身毛茸

茸的乔治，然而还是免不了在一个晚上被环腰抱住偷袭了胸部。幸亏我那一声杀人般的喊叫，保住了我的贞操。当晚我也就离开了澳军基地。这也就是为什么亚才担心我被人“毛手毛脚”。除了吃这么一个大气之外，我还是能从他们那里学习到西方食肴的厨房技巧，而这，对我再次能为布朗夫妇当女佣，不无帮助吧。

说起这对西德布朗夫妇，人还挺不错。男的叫约翰，四十一岁，人瘦高健壮，也没有留起西方人的一股大胡子。说话低声细语，文质彬彬，与其说是技术人员，倒与行政人员的身份才相配。在他家工作这么久，就不曾见过他的手有污秽，或是衣着肮脏什么的，总是一身长衣裤明亮鲜洁。我的那个亚才，他说他也是工厂的技术人员，然而每次我看到他那堆油渍污秽的衣服和那双黑黝的手指甲，我就不免想到清洁爽畅的技术人员约翰·布朗。这也许是所谓的人同命不同吧。人家可能是高级的技术人员，是金发白皮肤，而我的那个亚才，是土种。亚才说技术人员就是照顾机器的。想来约翰是照顾机器的人啦。

至于南施·布朗，已三十七八了，满脸雀斑，身材高瘦平板，与一般外国人迥异地前额平坦。说话挺和气，半生不熟的英语嘴嚼吐吐（与她先生半斤八两），倒教我这位受六年中学英文教育的女佣，在运用语言方面趾高气扬。跟她相处下来，我倒发觉她与一般妇女不同，蛮有学问似的，尤其对分析时事，颇有一番见地。一天闲聊，我才发觉她是西柏林某间大学的毕业生，主修的是社会科学。难怪乎在空闲时，她总喜欢拉我下城市，而且逛的地方竟多是如菜市场、小巷、寺庙、回教堂这类的地方。起初我还不明白，暗骂她发神经去那种脏兮兮的菜市场。但看她拿着个相机东照西拍，并要我作为中间人向各形各色的人物谈话，我才明白过来，她是在做学问呢。

在布朗家做女佣，该是最舒适的了。除了一天照料三餐，和用

洗衣机洗洗衣服之外，我总是陪着南施闲聊。布朗夫妇是我看到过的外国人中最保守的了。这总让我联想到欧洲的清教徒。他们谈吐斯文，举止高雅，绝没像以前澳洲基地那对夫妇那样把“性”挂在口上，表现在众人眼里。我跟我的“土种”亚才说，亚才却瞪着大眼说是天大的笑话，而且还再三逼问我是否得到了男主人的什么甜头。你没看到他说“甜头”时那种猥亵的眼色，好像我是条谁都可以爬上背的母狗。虽然亚才的态度令人反感，但想想还不是他自私地深爱着我这个人，所以我也就不去计较他那眼色和口气了。我把亚才介绍给布朗夫妇。布朗夫妇是健谈好客的，几次交往之后，亚才也能操起“土种”英语应付。这确实出乎我意料之外。更令我心中暗喜的是，亚才竟在他政党（反对党）活动之外，也愿参加每个星期六晚在布朗家举行的集会。更令人高兴的是，亚才的“愤怒”逐渐消失，不再对什么事都反对，不再说什么“剥削”劳工之类的话，而且对我也较温柔了。

布朗夫妇很好客。每个星期六晚上，约翰总会邀请他工厂的一些职员，如工程师、技术人员、行政书记，甚至机器操作员和女工来他家集会闲聊。当然不是一大班人，每次总是五六个人，而我就得准备茶点水果之类的东西招待他们。他们就坐在大厅上闲聊。举凡天下的事，不管是时事、政治、文化、音乐、风俗什么的，南施会滔滔不绝地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而他们总是细心地听着。

我也不笨，我知道南施的目的。她是搞社会科学的，所以对我们的社会心态和民俗文化抱着很大的好奇心。她是想接触各阶层的人物，挖掘各族人民各阶层人物的心理意识。这可从他俩邀请的各民族的同事看出他俩的目的。他们分批邀请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而且每次都能跟他们谈得很融洽。这，我不得不佩服他们夫妇俩的交际手段。过后，我才从南施口中知道她是在为她的一本叫什么《东南亚文化研究》的书收集资料。原来她还是个作家呢。

一天下午，她把我从厨房召到客厅去，并要我在她前面的一张沙发坐下。她微笑着说：“厨房的工作，迟点做，我有些问题要问你。你是华人，对不对？”

我点点头，我当然是华人。我父亲是一九四七年从广东省南来的。我母亲虽说是在本国出世，但外祖父外祖母却也是较早时南来的一百巴仙的华人。

“少有的一种现象，我发现这里有种华人，却不会讲华语。我是指你们的共同语言，就是那种中国大陆和台湾都用的华语。我知道，他们会讲各自的方言，但他们却不懂得书写自己的语言。约翰跟我说时，我还不相信，以为两个华人在外国人面前讲英文，是种礼貌的表现。今早我到约翰的工厂去，发现那两个华人交谈时，却不用华语。我好奇地问他们，他们竟说不懂得讲华语，而且又不懂得对方的方言，又不懂得写华文字。你说，他们是华人吗？”

他们是华人吗？他们当然是华人。他们的穿着都与所有华人无异。家中有华人的神明，而且还供奉着祖先神牌，一切风俗礼仪，更是十足华人化。他们是华人吗？他们当然是华人，虽然他们的思想西洋化，听的音乐看的电影都是西方的，虽然他们在家里的共同语言是英语，但他们还是黄皮肤黑眼睛。他们是华人吗？当脑海中第三次提起这问题时，我不由迟疑起来，不敢肯定。于是我唯有喃喃吐吐地说：“他们应该是华人，怎么解释才好呢？呵，就以我为例吧。我受过华文小学的教育，所以我能讲、能写华文。但在受中学教育时，很多中学同学从小就是受英文教育的。他们一句华语、一个华文字都不懂。我想，在我们的国家，是不能以华语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华人的？或者说，他们是华语上的文盲吧。”

“但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当然是知识分子。我该怎么解释呢？或者从教育制度这角度来看吧，英殖民政府或者是为了容易分化奴役和统治我们华人，所

以在殖民地时期，就制造出两种迥异的教育制度，并给予受英文教育者较高的权力，作为他们治理的工具来统治另一群华人，这也是我们华人在目前政治结构中先天不足的悲哀。”

“呵，你讲得不错呵！”南施圆睁双眼，愉快地望向我。

我脸红了。但私底下，我可心花怒放。我那“土种”亚才还有些料。不是吗？以上我给南施的回答，就是前个晚上我和亚才在树下谈天时，他向我分析当前我们华人所面对政治困境的根源之一。他说华人之所以不能团结，除了种种的劣根性外，所受的不同语文教育该是最大的阻碍。不论是在执政党还是反对党，总有两股不同势力的斗争存在，那就是受华文教育者与受英文教育者间的不协调。两种教育教导出来的华人，在价值观上就有很大的迥异。对某些问题，总是不能采取共同的步骤。还没有共同向前跨步，就总是先乱了阵脚。

究其原因，就是英国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教育制度的恶果。

记得当时亚才跟我“细说”时，是多么痛心疾首地握着拳头。现在，我随口拾人牙慧，竟令得南施对我“刮目相看”，怎不叫我心花怒放、面颊发烧？

“就是罗。约翰跟我说，在工厂内的华人，无论是知识分子的技术人员或是生产线上的女工，隐隐约约总是分成两派。他们之所以分派，并不是因为工作上的不同见解，行政上的方便与否，或是其他什么利益关系。他们分派，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同。他们互相鄙视对方。即使邀请他们来我们家闲聊，他们也是分批而来的。”

说得也是。来布朗家的客人，要不是叫乔治、东尼、约翰、苏茜、茱丽的一群，就是叫李华龙、张大发、陈秀兰、林雅妹的另一群。

从小小的工作同事间，到治理国家大事的政党和领导华裔的社团，无时无刻都受两种不同教育者的不同价值观所带来的阴影所笼罩。如果不从根本的教育制度寻求统一的基础，如何能用共同

的语言共同的价值观去争取共同的利益呢？即使一时能同心协力，那也是在利害权益受到蚀食时所调整的步伐，但是基本的价值观还是迥然相异，这又如何去寻找永恒的团结？

以上这些见解也是亚才的“牢骚”。这是亚才的看法，还是他的政党的见解，我不得而知，但我是想不出这种论调的，所以在此声明。亚才的话在我脑海中流动，但我却想不出如何向南施表达。

倒是南施，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亚才所说过的话：“如此说来，在当前你们国家政治构造上，你们华人这一缺陷，倒是另一族人最好利用的武器了。约翰说，你们不止在政治上闹分歧，就是在信仰上也是多头的。你们有玉皇大帝的天堂，同时也有如来佛陀的极乐世界。从长久利益的角度来看，这该是你们华人的悲哀。”

她这么说了，我只有笑笑。我如何去反驳，有什么可反驳？这虽是不愿承认的事实，但也距离事实不远。

我只有“哎哎哎”地支吾几声，然后站了起来，一脸颓丧地说：“南施，我得去做饭了，以后再谈。”

她却不理睬我，埋下头，手上拿了支笔，在一本笔记上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

几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晚上，布朗家来了两个客人。这两个人都是布朗工作的工厂内的工程师。一个是研究室的乔治李，另一位是生产部的张大发。从两个人的名字，人们就能一目了然地知道他们身受的教育背景。他俩以前都曾来过布朗的家，所以我还认识。

那晚布朗夫妇都在家，四个人在客厅闲聊着。

我替他们送上了啤酒、冰块和一些花生鲜果。南施拉下我的手，要我坐下，参与他们的谈论。在布朗家工作众多好处之一，就是他们并不把我当下女看待。

这时约翰正一手拿着啤酒杯，一边说着：“最近，我们收集了些你们国家当前教育的资料，我发现你们华人家长也分成两派，一派

把孩子送进以华文为媒介语的华文小学，另一派却把孩子送进以马来文为主的小学。以我这个外国人看来，这种教育制度与以前的殖民政府的政策没有两样。最终还是制造出两群价值观不同的华人来。也就是说，一群是不认识华文，只懂英文的华人。另一群是，可能懂得华英至文的华人。我觉得，华人不懂得华文，就缺乏一种凝聚力，人与人之间，总会存着某种隔阂，这，对你们华人还是不利的啊。我这么说，乔治，你别见怪吧？”

“没什么，这只是在小学的教育而已。我是认为，既然已认同马来西亚的公民，最主要的还是要懂得马来西亚语。这不只对未来生活有利和有保障，而且也有利于全国人民的团结。至于华文，老实说，我父母一代都未曾读过，他们还不是一样生活得很舒服。就拿我们华人执政党的总会长来说，他还不是不懂得华文？”

我向张大发睨了一眼。他正低着头盯着双手捧着的啤酒杯沉思。这就是我国华人社群的真实写照。当一大半的华人在推动着讲华语运动，争取把舞狮、跳红绸舞列入国家文化的同时，却有另一小半的华人在仰慕英国皇室的婚礼，或者聆听震耳欲聋的西方音乐，当华人社会领袖在欢宴上大声呐喊“饮胜饮胜”或“孝亲敬老”的同时，另一群华人却在酒家吃着西餐，以英语谈论着扶轮社狮子会或青年商会的会务。把这两群人集合在一起讨论要争取华族的利益时，最先发现的难题就是：要争取什么。两群人眼光望着两个不同的方向，还未起步，裂痕就已在心底蔓延伸展。“土种”亚才总是对我说：华人，难啊，难啊！

“但是，”南施插了进来，“我也注意了你们中学和中学以上的教育政策。我觉得，无论是国民中学还是华文的中学（不谈独立中学，这是我以后还要研究的目标），他们所授的课程还是一样的，而且都是以马来西亚文为主要的媒介语。作为外国人的立场来看，这种政策，倒有利于你们华人的团结。几十年后，至少不会看到有不

懂得华文的华人与不懂得英文的华人在交谈时摆手舞脚的情况，”南施说到这里，不禁笑了起来，同时望着张大发，“原谅我，张先生。我这么说，你或者会以为我漠视了你们华人的尊严，抛弃了你们的母语和你们的根。但老实说，从功利论上说，不容忽视呵。”

“这就是我们华人的困境，”张大发抬起头，眼神阴郁地说，“自从我们华人接受马来西亚语为我们国家的国语，我们就得接受国语教育的事实。马来西亚语将是我们语言的主流，这不必去争论。我们只希望保留我们的文化，我们华人的思想，我们的根，所以我们尽量让我们的子女接受华文教育，即使是六年的小学华文教育，我们也不容放弃。”

“你所说的华人困境，或是保留文化思想和根的愿望，”约翰微笑着瞥一下乔治李，“我想这只是你们这一半华人的困境吧。至于乔治他们另一半，我想，他们的困境是在于经济政治教育方面的平等。”

约翰说的也是。像乔治这种人，经济政治的蛋糕分得均匀才是主要的问题。

“老实说，”张大发叹了口气，“从长远的时间来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一代二代三代之后，我也不敢乐观。船已航出大海，而手执轮盘的不是我……”

“土种”亚才说过：今年进入华文小学的人数略为下降；相反的，国民小学的人数相对增长。亚才说过：华人社团领袖在华文报章高声呼吁，英文报却只字不提。亚才说……

“喂，你，做梦呵，”坐在旁边的南施推了我一把，“说说你的看法。”

“说什么？我什么都不懂！”我耸耸肩，我想起亚才。如果他这时在场，他会说些什么？最后，在我脑壁上映现的，还不是他右手握成拳头，狠狠地向左掌痛击，然后，低下头，长长、长长地吁了口气

的形象。所以我说，“我不懂我不懂，还是谈些更有趣的题目吧。”

他们四人看着我发窘的颜容，不禁哈哈地大笑起来。

“好吧，我们就谈谈别的，”约翰边把桌上的啤酒斟上，边说，“据我们的观察，无论在政治或经济势力，华人都在走下坡，若不振作，前途可就坎坷多舛了。”

“这倒是真的，”南施接过酒杯，“每当我与你们年轻人接触交谈，总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即是在谈到未来国家前途时，一班有思考力的马来年轻人，无不抱着满怀的信心，兴高采烈地期待美好前景的到来，反而是你们和印族子弟，总是对未来抱着怀疑的态度，有的更颓废丧气。”

“凭良心说，就以你们外国人的眼光来评估，你们会不会承认政府在执行任务时存在偏差，”乔治李咽了口气说。

“这倒是事实。我们到这里来设厂，在劳工的问题上就面对‘固打’的限制。但反过来说，重组社会的经济结构，总不免有感到被‘剥削’的一群，和受惠的一群，也免不了有苦闷的一群和振奋的一群。”约翰回答说。

“问题是，当某一群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占了优势后，他们会不会心甘情愿再去寻觅平衡的均势？我们都是抱着怀疑的心理。”张大发抬起头，眼光炯炯地望向约翰。

“这就有待于你们国家领袖的素质和你们本身的奋斗与争取了，”南施接口说，“以历史的观点来看，社会结构的重组是免不了的。问题是在重组的过程中，必须有勇气，无惧地纠正。纠正偏差的力量掌握在你们手中。所以人才素质的塑造，才是你们社会当前的急务。从我收集的这些资料看，很显然地在这些年来，教育政策和学额的偏差，确实会伤害到一些人的感情。但一味自艾自责，也不是办法。”

“谈起这些，实在令人丧气，”乔治李叹了口气，“我们的就业或

创业的机会每一年都在萎缩，我真不敢想象……”

南施的眼光又望着我。

她又期待我发表意见了。但我又能表达出些什么？我本来以为他们会谈些更有趣的问题的，哪知他们又谈到经济政治的领域去了。要是谈音乐谈文学，谈电影谈服装，不是更有趣？其实也不尽然。我了解布朗夫妇。只要有他俩在，他俩就忘不了提出我们大多数人丢在地毡下的问题，然后就是一番探掘发问。他们的目的是在于写一本社会研究的书。如果谈到音乐、文学或者服装，他们一定会聊到我国文化争论的课题。而这些课题，是多么的令人颓废、苦闷和沮丧。

一时之间，我感到无比的疲惫和厌倦。

我抱歉地对南施说：“你们继续谈吧。我感到不舒服，想先休息了。”

我可以感到他们的视线射在我的背上，但我这时想到的是亚才那苦闷、悲哀的面容，和无数无神失望的眼睛。

那晚他们谈到凌晨二时。

三个月后，南施告诉我，约翰在下个月就要调回西德总厂去了。

在饯别晚宴上，张大发悄悄地告诉我，约翰是因为在工厂内表现太差，被董事经理炒鱿鱼炒回西德的。

外国人也会被炒鱿鱼？我从不曾想到这点。

其实，约翰和南施的兴趣在于社会文化的研究。张大发悄声对我说：“他们人不坏，很关心我们的心态和困境。从他们那里，我看清了不少的问题，也学习到不少的知识。离开他们，实在很可惜。”

当然可惜！虽然他们付给我三个月的遣散费，但我终究丢失了一个月四百元的好差使呵！这当然是很可惜的！



马来西亚卷

- 责任编辑 谭斌
- 装帧设计 魏献忠
- 策划 杨振

云碧孟马马驼曾李甄陈
里 忆 政
风澄沙荅汉铃沛蔚供欣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ISBN 7-80610-172-1



9 787806 101728 >

ISBN 7-80610-172-1

I·49 定价:13.20元